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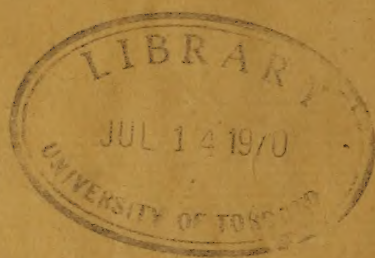
BJ

1568

C5K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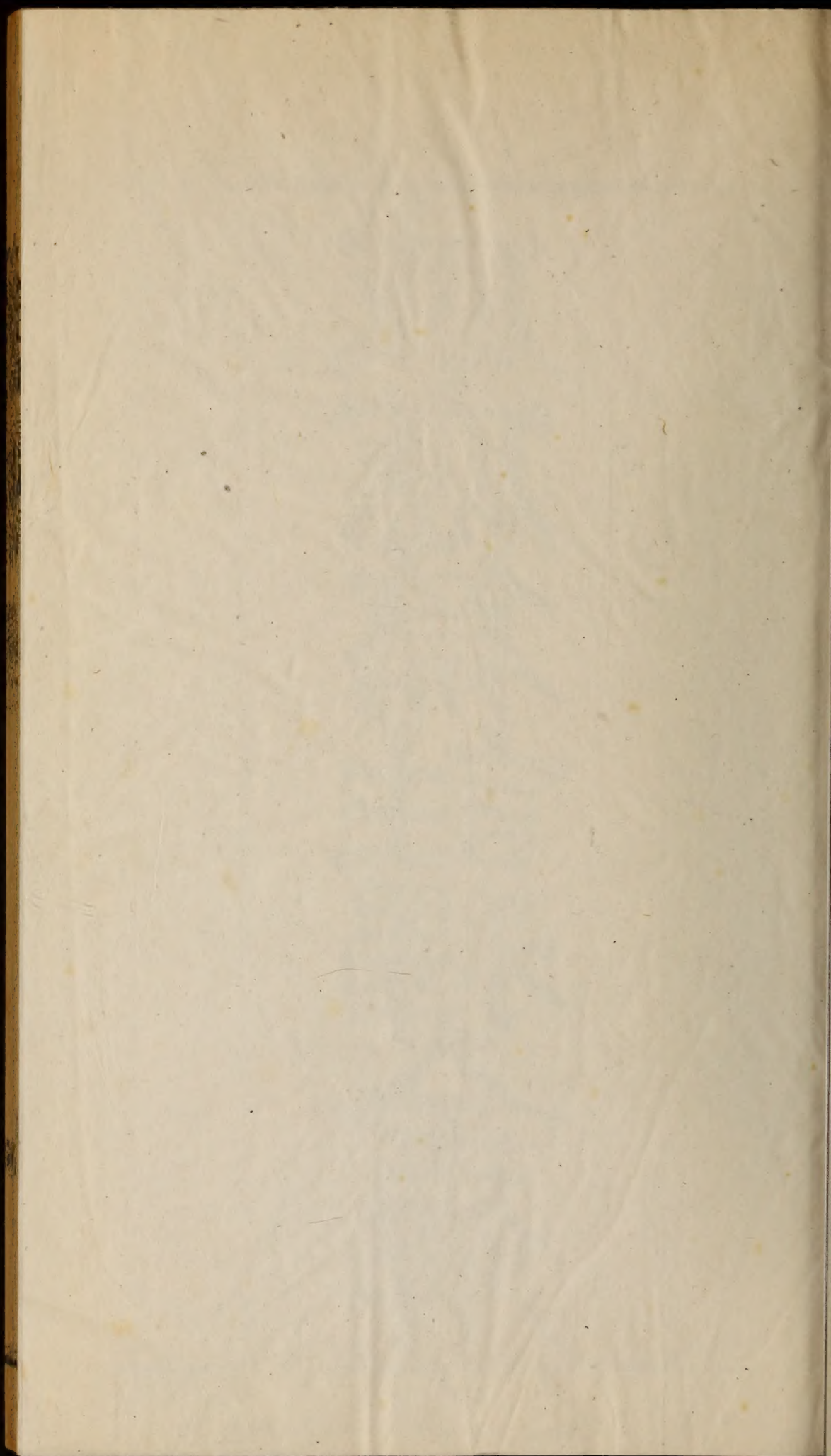
1740

v. 1













瘋癲爲言醫藥全稱



感應篇註釋全解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  
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  
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  
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  
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  
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天則奪紀  
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  
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  
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  
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  
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  
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  
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僊可異  
欲求天僊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僊者當立三百



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  
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  
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狼戾自用是非不當  
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  
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  
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爲  
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爲  
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訕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



螫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  
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  
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  
助人爲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  
富而驕苟免無耻認恩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貯  
險心挫人所長護已所短乘威迫脇縱暴殺傷無故剪  
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衆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



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  
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  
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  
能可稱而抑之埋蠱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  
兄強取強求好侵好奪擄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  
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鬪  
合爭訟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  
心非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

直罵神稱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鄙懷引  
神明而鑑猥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  
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餒人左道惑衆短尺狹度  
輕秤小升以僞雜真採取奸利壓良爲賤謾驀愚人貪  
婪無厭咒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  
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妒忌無行於  
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爲無益懷挾  
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



胎行多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  
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入節行  
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  
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  
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  
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  
火盜賊遺忘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值又枉  
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

救饑饉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感應篇終



太上感應篇彙纂句解註釋集美大全

天部

註感者我感人也應者人應我也感以善則善應感以惡則惡應善惡感動天地俱有報應也故以是名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註太上者至尊之稱即北極紫微帝君也此文昌帝君所降乩筆宣傳太上御

旨以勸示世人貴在心慕身行或未能純全即行一二事亦可由淺入深以造於至善若僅口誦而心不悟行不力是謂瀆天其罪尤重此二句合下二句為一節乃一篇之綱領也蓋言天地無私因物付物是以禍之福之常因人之善惡本無一定之門今人求福則萌僥倖之念而不知福緣善生遇禍則起怨尤之私而不知禍因惡積善惡實由人自作則禍福豈不由人自召乎太上恐人不肯反求諸己故首揭自召二字以示人大抵一念起處即分善惡善惡既分禍福即殊又曰禍能生福福能生禍禍能生福者以其處危之時切於憂患深於求理能加祇畏敬謹故生福福能生禍者以其居安之時縱其奢慾肆其驕淫尤多輕忽侮慢故生禍然禍福相尋吉凶同域敬肆之由豈非人之自召乎古人所以晝勤三省夜惕四知不睹不聞戒謹恐懼此功過格所以必參觀



而並行之庶乎其不差矣

經引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善報漢鄧禹字仲聲事光武爲將軍時赤眉殘掠禹行師有紀所至卽停車勞來之童叟莫不感悅嘗曰吾將百萬衆時時注念不敢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後封公侯者三十人大將軍以下十六人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郡州邑尹不可勝數孫文和帝后曾孫女桓帝后凡行兵若能注念不妄殺亦可享鄧禹之福矣

○宋衛仲達初爲館職被攝至冥冥官命呈善惡簿比至惡簿盈庭善簿方如筋小索秤稱之小軸反壓惡簿官喜曰君可出矣衛曰某中年安得過惡如許官曰不然一念不正此卽書之不待犯也衛曰小軸所書何事官曰朝廷大興工役修三山橋君上疏止之此疏稿也衛曰疏不從於事何益官曰君此念已及萬民向使聽從則善力更大奈惡念太多善力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吏部尙書噫仲達止是惡念善卽減半况本自福薄又多實犯者乎凡當道者當力行善事以爲召福之階也

○紹興顧德謙妻張氏夢神告曰生前造業明日雷斧斃汝張懼然



自思曰死固當受柰姑老驚恐何更爭衣出門立杏樹下聞空中有聲曰善念上帝已知特赦汝矣遂獲免此轉禍爲福一念之自召者也

###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註自召之端始於善惡善惡感也禍福應也此感彼應毫髮不爽如人有形則有影也佛說造

業受報有三一現報今生造業今生報二來生報今生造業來生報三身後報今生造業後生報此通三世論也今人謂顏子歿而盜跖壽某人善而得禍某人惡而得福豈通論乎曰然則形影之喻其說何也曰此言其必然也非定言其速也卽影之肖形亦有遠近影遠則大影近則小報之遠近亦然速則報輕遲則報重或惡業多則先受惡報或善業多則先受善報或善心退轉則因福而得禍或惡念改悔又因禍而得福雖種種不一總之一定不移故曰如影隨形

### 經引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論梁武帝蕭衍廢齊王寶融自立令伯禽以生金進齊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飲醇酒足矣帝使伯禽相殺之後侯景困臺城武帝求蜜水不得遂餓將斃侯景進土囊勒死後人贊曰蜜水醇酒土囊



生金各以類報

善報明太祖破蘓州常遇春入齊門所過屠戮殆盡徐達入閫門不殺一人至卧佛寺兩人相遇達始戒遇春勿殺全活甚多常封開平王而爵不續徐封中山王世襲與國同休

○秀水姚思仁萬歷間巡按山東河南持法太嚴犯法者處死甚多姚病夢爲羣鬼所攝索命甚急冥王曰汝爲御史何嗜殺耶對曰御史爲天子執法犯法者當死於我何與王曰居官宜體上天好生之心不加矜恤草菅民命罪所莫逃姚曰某當河南凶荒疏請賑濟活數千萬人獨不可以相準乎王曰此汝幕賓賀燦然所爲已註其中年富貴矣姚曰稿雖賀作疏由某上獨不可分其半乎王依言叱去羣鬼令送還陽陞其職延壽二紀賀亦秀水人少貧作姚幕賓作賑饑疏稿勸姚上請後賀中進士官吏部尙書姚亦工部尙書

○徐性善與楊宏爲友有高僧善相云楊當登樞要徐當極微賤是夕楊思邪色拉徐同往徐力阻之乃止次日僧復來駭曰一夕間如何便有陰騭文滿面二士當俱顯果同登進士

○吉州城內徐姓遣婢送還金釵婢插頭上墜失城卒李姓者拾之因隨婢行婢入人家倉皇卽出至江邊欲投水卒急呵之婢曰主



毋性酷命送釵還人中途失墮必遭筆斃不如先死卒卽還之婢  
感謝後婢嫁與梅林渡口民爲妻值卒持公文將渡力挽至家款  
酒食聞渡口喧噪出視之舟已覆舟人俱死李免

**兩報**陳玉筍濟寧州人州有關夫子廟廟後係回教清真寺崇禎  
癸未秋八月玉筍與諸生歛貲重新關廟旣折郢回教楊生花謀  
占廟拓寺糾黨數百折基毀木訟於官廟工遂廢神人交痛玉筍  
義形於色率兄弟諸友鳴官斷令速蓋還楊懼持金三百餽送筍  
正色拒絕楊遂起害筍之心矣時冬十月楊等乘郡新破鳩黨百  
餘截筍毒打髡其鬚糞其口劈其面其一日扶其目爲廢人終莫  
予毒遂剗雙睛其一日未也鹽以灰其一日搜歸陳家卽死猶疑  
案也仍謀預買瞽者詐稱劉回回誘至陳家撲殺之指陳殺回回  
欲盡滅陳氏陳知揭家先避得免然家資抄掠已盡筍已斃矣家  
人擡至炕上灌以湯夜半忽甦見一大人繡衣金黼持玉卮酒命  
曰我來救子飲此可活強飲咽下有聲遂下血盆餘神少定次夜  
見一藍衣唐巾飄飄若仙入曰吾來治汝腦死血遂擊其腦雙目  
噴血如注而頭痛頗止次夜又見一老嫗授以兩羊眼命吞之忽  
兩目漸明越數日瞻視如故州里駭異楊亦驚服請罪筍置之不  
較明年甲申生花等以乘亂弄兵伏誅一族十三人俱戮於市剗



眼剖心碎屍計陳被害時越八閱月耳玉笥兄弟乙酉登鄉試前夢關夫子語之及覺有書投案上曰東畔方生耳草頭八皿全一夕三人卧門內隱入天老翁成羽化黑犬右人牽耳邊絲亂墮禾斗永相連後人解曰陳益修關公默佑聯科玉笥諱益修丙戌聯捷後任戶部主事子孫世世富貴

無錫王家臣吳晟比隣有德叟顧松巖夢見二童子各騎一鶴分至吳王兩家夢覺猶聞空中有樂聲及往兩家詢問知各得一子王名政吳名學有神相李公見之曰兩君皆當貴顯王君耳及玉枕更勝必登一二品成化庚子秋同應南京鄉試俱下第王以此惱怒成疾父力爲醫治不效聞鎮江道士朱玄淡善請仙延至家扶乩書曰我往朝泰山神也汝子王政爲故仙吏以汝祖父五世修德故降生汝家他日當爲天子憲臣生時已顯其祥矣柰何生子後不務修德日營營於利方寸純乎人欲更無天理發見汝兄死薄殯欺嫂侮姪多分其產上帝怒已削汝子政官五階矣汝又謀買隣人田產俱尅其價又謀娶富家寡婦爲妻而利其有又以小忿致租戶徐堪于法汝既有千金舊產猶日取昆弟朋友之利而無濟貧周急之心上帝怒甚奪子政科甲併餘階政復恃才傲物仗勢報仇近復逆父母上帝奪其壽十餘年今死期至矣大抵



上帝付生人富貴榮壽皆祖宗積德所致承之者當行孝弟仁厚謙謹宐戒暴富高屋美產嬌妾俊婢而舉宗不可藉勢作惡庶幾可保祿壽苟一作罪過上帝必隨其惡業大小稱其福量輕重而奪之未嘗爽也卽如爾庭中杏樹固爲嘉種然不灌以水澤而沃以湯油雖欲不死不可得也爾父子何以異是如邑中諸生李麟陳炳章皆科甲中人也近以所爲不善天故奪之雖負高才終當老死時大儒黃豫卿作歌以紀其事與王政同時生者吳公也二十七歲登科聯第任繡衣使者父晟享榮貴二十年見其子巡按兩省大臺令終吳公仕三品致仕歸因思松巖公之夢自號爲夢鶴道人亦享高壽視王公夭折子嗣不延其形影之報爲何如耶惡報商鞅相秦定變法之令論囚渭水水盡赤秦孝公卒太子立有人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遁至關寓宿舍人不知其爲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嘆曰立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內之被秦卒車裂

侯鑑爲江夏令與僧居約友時往訪之每至必先具盛饌一日又至延待殊缺私問之僧曰公每至土地必先報今日不報是以失禮侯大驚托僧問故是夕僧夢土地曰侯鑑當作宰相我受統攝故報今爲受胡氏銀六十兩枉斷其事天曹已削其爵命亦不永



鑑愧悔過數月死、

○杜凝納一妾貌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簾讀之、凝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聞凝、乃嚼吞之、凝疑情人所寄、命剖腹出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凝看嘆曰、吾不意忽忽如此、傷天地和氣、其能久乎、夜見妾寃、旬日而卒、

○秀水屠戶潘奇、多行不義、唆人鬪訟、攘人財物、淫人婦女、忽死、經夜復甦、呼親隣曰、吾見冥司謂死者受苦、生者不知、受者極苦、作者仍熾、今潘奇極惡、暫假此人以告萬衆、觀者盈室、遂操刀自截其手、左指曰、此宰殺性命報、自割其陰曰、此姦淫報、自剗雙眼曰、此覘視父母報、再剖其心曰、此陰險暗害報、後斷其舌曰、此欺妄咒罵報、遠近來觀、甚衆、妻子恥之、閉門不容人看、奇尙不死、含糊呼曰、我受冥司命、借我示衆、汝何禁焉、延轉六日、體肉落盡、乃死、康熙五年、永年縣舉人李鑑司、手勒死妻王氏、又打死妻李氏、又唬死妻張氏、自認抵償、往縣聽鞫、過市中、奪屠刀、往城隍廟戲樓上、口稱城隍罰汝不該聽信邪言、令割去耳朵、卽自割兩耳、擲樓下、又責罰汝不該詐人錢財、令去其指、卽截左手五指、擲樓下、又責罰汝不該淫人婦女、令割去其陰、卽割腎、擲下、遂昏迷死、事見卹報、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人之一身日夜時刻上下四傍

皆有鬼神鑒察也蓋神居幽暗人居顯明神嘗見人人不見神因人之不見神而遂謂無神可乎中戒經云皇天雖高其聽在下后土雖卑其應在上人處其中凡有言動天地皆知故天有三官五帝地有五嶽諸司日夜巡行察人過犯又有舉意司專司人之事始事始人之起念處也凡此皆謂之司過之神不言司功言司過者非不紀功以人所為過多功少故止言司過也聰明正直謂之神聰明則無遺漏正直則無委曲是以輕重各得其宜犯輕者奪算亦輕犯重者奪算亦重算壽數也五福壽為先故罰過以奪算為首

經引

詩曰上帝臨汝曰鑒在茲書曰作不善降之百殃

論趙業被攝至校勘之所見冥吏呈生人錄首開姓名後橫列六十甲子每日功過皆書其下功則延年增福過則減算加禍分毫不爽業還陽述之可見功過格人人當日書精進日省以祈功多過少可卜休咎若已不書而冥間詳列已炳若日星矣

善報崇德縣談經貝瓊友善洪武八年秋闈不第泛舟西湖談吟



曰挾策龍頭數載遊于今始悔覓封侯年華流盡惟湖水自古英雄幾到頭又曰袖刺無投世路艱功名塵裏老人顏岳墳試與孤山較仗劍何如放鶴閑未幾談病沒後貝偶寓於硤石紫雲山麓雨後散步忽聞呵聲如官府至貝避道左視專車者談生也談卽下車攜貝手步至葛洪井邊坐而道故貝叩所以致此之由談曰上帝嘉吾心行簡爲督巡都統使君秩上城隍一級一州善惡皆屬廉訪貝曰素聞冥法森嚴今以州人萬狀責于君之一人用何術以周之曰陰律甚嚴然豈人誅而家罰乎其有惡卽以法處他如欺罔等事則五祀之神月奏於天帝遊巡之役時報於監司論法原情禍如其罪或勅雷部或付火部或下水部或發瘟司至於微疵小過則亦寬之而已又有冀其悔悟者有俟其惡積者有姑縱其身禍其子孫者彼蒼用意之巧在進退遲速之間錯綜顛倒以御凡情此其所以爲天也言訖不見

惡報宋光孝安禪師住清泰寺定中見二僧倚欄相語初有天神擁護傾聽久乃散去俄而惡鬼唾罵仍掃腳跡及問故二僧初語佛法次叙間濶求談利養夫談及世事尚被鬼神嗔况造污穢書詞乎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註自此至算盡則死皆實言奪算之事財祿自有消長歷境常有安危無非鬼神主之既

已奪算祿寧得豐故貧耗憂出於已患生於人多逢言不善之事接踵至也

經引

洪範曰威用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

曰弱論語曰小人長戚戚

改悔報樂陽尉郭鄩困甚窮年無一善狀親友漸疎嘗有二物如猿猴跳躍其旁數年莫能絕之乃悔過行善二物來相告別曰吾乃帝命主世之消耗汝今修德吾當別往修善若能精進天將福汝嗣後無貧耗之患也遂去

惡報奉符縣令錢若愚早年得官奸險萬出晚年困阨子女淪喪衣食不給因投詞龍虎山祈禱一夕夢神謂曰汝以罪惡奪算死期至矣尚苦貧耗也未幾果死

人皆惡之

註惡者為人所厭棄也既為減算之人則必為人所厭惡王樞經曰人不修善天必為之斬神除魄人所厭惡然人但

恨人之欺已豈知天奪吾鑒令不逢辰乎



經引

論語曰屢憎於人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兩報寇準與丁謂同在政府天下聞準名即稱其忠蓋聞謂名即斥為奸佞有一善必歸之準聞一惡必歸之謂未必皆謂所為也然惡盡歸之其素為人所惡也

善報又有為人所愛者錄之使人知所從杜祁公知乾州歲未滿改知鳳州二州民爭于界曰我杜公也汝曷奪之一曰今我杜公也汝何有焉

惡報宋任伯雨為右正言疏議章惇云臣聞之北使去年至遼遼主方食聞中國黜章惇放箸而起拍案稱快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又問比使朝廷宜正惇罪為何只此流遣由此思之如惇者人皆惡之矣

刑禍隨之

註刑是官刑禍是天殃隨者跟定不離之意諺云人無欺心不遭官刑人無隱過不遭橫禍彼奪算之人能免此乎

經引

大學曰菑必逮夫身易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

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惡報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後夢神人告曰雖幸朝廷不從陰府已錄爾過爾今欲以刑毒人將來爾子孫皆被刑歟後二子果歿非命至孫冀竟滅族

○唐武后尚嚴酷周興希旨殘酷嗜殺或告興與丘神勣通謀武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對飲謂興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取大甕以炭火四周炙之令囚入內何事不服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言因云奉上請兄入甕興叩頭服罪流嶺南中途被仇家殺士民賀曰今日眠之始帖席

○宋王安石與子雱私議請復肉刑疏未上雱歿其友病攝至陰司見雱扭械地獄問曰元澤何罪被此雱曰以議復肉刑故子歸爲語吾尊人亟行善事解之安石未幾亦歿父子舉念欲害人適以自害刑禍之隨信不爽矣

吉慶避之註惠迪乃吉積善斯慶一經減算則吉化爲凶慶化爲禍若或避之也

經引書曰天棄我不有康食

惡報范仲淹鎮鄱陽有貧士獻詩甚工自言平生未得一飽時士紳雅重歐陽修墨刻薦福寺碑尤其妙品公爲備紙墨欲使匠摹



千餘張，俾售于京，可得錢百萬，無何雷擊碑碎。

○憲宗時趙涓樓得之，二人皆以棋知名，得入侍。上命二人對奕，每以金盒貯銀一錠，勝者受之。樓每不勝，私謂涓曰：「吾等以棋取寵，今君屢勝，名已著矣。若屢敗，將獲罪，計盒中賞銀不過三兩，願奉此為壽，乞詐敗何如？」涓許之。明日對局，涓詐敗，樓叩頭謝賞。啟盒中，乃補錦衣衛百戶，空名御札一張。帝因歎曰：「樓命如此，孰謂天子能造命乎？」

### 惡星災之

（註）人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皆有星主之，為善則凶星退度，為惡則煞曜來臨，蓋惡自人為星，因災之，非星惡也。惟修德可以弭災，世人不明，徒仗師巫禳解，愚甚矣。

### 經引 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論）戰國之兵，彗星迭見，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度，荊卿之入，白虹貫日，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弗于河。太白經天，啟禍博望之苑，蚩尤旗見，召亂立武之門。天人相感之際微矣。○齊有彗星，景公坐栢寢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間彗星見，君當其災，是以悲也。」晏子曰：「君固無德于國，陂池欲其突也，臺榭欲其

高賦斂如奪誅戮如伏自嬰視之字將至矣况彗星乎公將禳之晏子曰無益也徒取誣焉天道不誦不貳其命公欲禳之莫如修德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子韋曰禍當君可移于臣公曰臣為吾治國家也曰可移于百姓曰百姓死寡人誰君曰可移於歲曰歲饑人必餓死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眷君矣是夕熒惑退三舍

**算盡則死**

註自依人所犯輕重至此句皆太上苦口垂誠之詞言減算不已必竟至此真可哀也夫浮生短世人壽幾何今日

以某事減算明日以某事減算減之又減以至于無則死期至矣死後更有三惡道或為畜生餓鬼地獄又非一死便能了帳也

經引

**論語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易曰既辱且危死期將至**

**惡報**李登年十八魁鄉薦自謂狀元不難後竟阻滯因請靜法師問終身事師為登上章適天門未開見諸判官皆森列門外以登事叩之一曰李登初生上帝賜以玉印年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宰相緣魁薦時窺一鄰女事雖未偕而繫其父于獄坐此降為二甲後又橫占兄屋基降為三甲又于長安邸中淫一美婦懼夫知先陷以罪坐此削祿籍今又挑一室女已除盡壽算



矣尚望登第乎師還悉告之登愧遂歿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註此言人之一身行住坐卧皆

有鬼神鑒察也三台星也上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錄主人生歿壽夭人有三魂上應三台每台二星三台共六星也北斗亦星也乃紫極帝星精應玉清尤位之至尊者在人頭上其人爲善則星光大而明爲惡則星光小而暗然則爲惡者爲人不我知乃舉心動念天已聞之若雷矣安能逃衆星之糾察乎玩又有二字言不但如此而已又有可畏者在也

經引

中庸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體物而不可遺

善報武功伯徐有貞生平努力行善奉斗極誠每日必向北四十  
九拜寒暑無間後因罪下獄時刻誦斗母咒一夕朝廷親審必欲  
置之死地命官嚴刑有貞持誦斗咒忽風雷大作平地水高數尺  
殿上燈燭俱滅承天門災帝懼而退貞得免歿

惡報婁師德永和間破番八戰七捷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全才  
故授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一日晨起入朝忽見星官謂曰汝曾  
誤殺二命罪當奪紀星光盡矣卽神昏不能入朝因曰我一主謹

慎只因誤殺二命今奪一紀未幾德果卒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註此言人之一

心幾微萌動皆有鬼神鑒察也三尸上尸青姑名彭躡居人首令  
人多思妄想眼昏髮落中尸白姑名彭躡居人腸令人嗜食多忘  
好作惡事下尸血姑名彭躡居人足令人耽色喜殺肢臟擾動三  
尸利人速死即出作鬼享受血食故於庚申日乘人之寐上詣天  
曹言人罪過學道之人有守庚申之說庚申屬金乃天曹斷決之  
日故修真之家遇此日則守夜不寐令三尸不得出久則相化于  
善若未能省身克己寡慾清心徒恃道家守庚去申之法為斷三  
尸入告之路抵增罪過耳抑知念慮苟端鬼神自當退避又何患  
乎三尸之出奏也程子霄詩云不守庚申更不疑此心常與道相  
依帝天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

經引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善報京師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母年九十四性皆嚴急居先夫婦  
侍奉勸謹孝行克諧每夕焚香為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帝遣飛  
天大神每日鑒察見其心誠行孝賜七子三壻皆列顯官居先身



證仙果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註此節言人一家動靜居處皆有鬼神鑒察也月晦月盡也月大三十日月小二十九日是也

竈神號曰司命以其司一家良賤之命朝夕善惡無微不察至月盡日上詣天曹奏聞帝於每月十齋日御善法堂照驗人間福善禍淫各隨其輕重以為賞罰

引經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祀竈祭法曰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

竈

改悔報俞淨意公江西人諱都字良臣多才博學早泮家貧授徒與同庠結文昌會惜字放生戒殺戒淫及口過行之有年七科不中五子四歿次子聰俊左足底雙痣八歲不知所生四女止存一妻因哭兒女兩目俱盲公潦倒終年貧甚自反無大過慘膺天罰每年臘終寫黃疏禱竈求其上達如是數年至四十七歲除夕夜與贅妻并女寂坐蕭然忽聞叩門聲秉燭視之見一角巾皂服美髯進揖就坐口稱姓張聞君悲歎獨來相慰公曰生平積行苦甚已焚疏告之張曰予知君久矣但意惡太重專務虛名南氏

尤竇陳上帝恐汝受罰尚多公大驚曰聞冥冥中纖善必錄予誓行善事恪奉規條久矣豈盡虛名乎張曰卽君規條中惜字一欸君生徒多用文書舊紙糊窓裏物甚至拭棹君親見不戒一語只遇途中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又如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諸人不舉君亦浮沉而已實慈悲真念未嘗動也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庖彼非生命乎戒殺謂何若夫口過語言敏妙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觸怒鬼神陰惡之註不知凡幾至於邪淫雖無實跡君見美女必熟視之只無邪緣相湊若反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遂謂可對天地鬼神真妄矣君之規條誓行如此其他可知君通歲所焚之疏悉陳于天帝命巡使者察君數年無一善狀可記但見君貪淫念妬忌念禍急念高已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怨讐報復念種種惡意神註已多天討日甚逃禍不暇何猶祈福公驚愕伏地流涕曰君旣通幽事定係尊神願求救度張曰君讀書明理亦知慕善爲樂但善念旋起旋忘信根原是未深恒性是以不固故生平自謂善行都是敷衍浮沉何嘗一事着實君從今後凡貪淫戾氣妄想諸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一個念只會善邊若有力量能行的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實實耐心行之若力量不能行亦要勤勤懇懇使此善意完滿第一要忍耐心



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自欺、入久行之、自有效驗、言畢進公內室、至竈下、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卽焚香叩謝、於次日元旦、禱告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欲堅除前念也、於是矢志精修、初行時猶有雜念紛乘、乃於家堂觀音大士前、叩首流血、益滾誓願、倘有絲粟自寬、永墮地獄、每日清晨、虔誦大悲寶號、一百零八聲、以祈默佑、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傍、凡一切濟人利物、事之大小、身之忙閒、人知不知、力繼不繼、皆歡喜行之、必委曲成就而後止、且敦倫勤學、謙恭忍辱、與因果報應、逢人化導、唯日不足、每月晦日、卽計一月所言所行、具疏告之、如此掄持、以至三年、方五十歲、萬曆二年會試、張江陵爲宰輔、撤闈後、訪諸同鄉、爲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赴京師、公挈眷以行、張敬公德品、爲援例入國學、丙子附京鄉試、遂登科聯捷、偶謁內監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覓諸四方、以娛老者、內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問其籍、曰江右、少時悞入糧船、猶依稀記姓氏、問里、公甚訝之、命脫左足、雙痣猶存、公大呼曰、此吾兒也、楊亦驚愕、卽送其子還公、夫人抱子大慟、血淚加流、子亦大哭、捧母面而舐其目、母卽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爲官、辭張回籍、張高其義、厚贈而還、爲善益力、其後生七孫、悉嗣書香、公因書遇竈神

記併實行改過人力回天事以訓子孫以垂諭轉禍為福之妙驗  
享壽八十八功名子壽皆行善之報云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註此一節總結上文言鬼神鑒察如是是以大過小過皆不能掩而奪紀

奪算確不誣也十二年為一紀百日為一算人之受生所得之算  
皆紀在天太上勅諸神巡行考校三日一言十日一奏百日一結  
善則延年惡則奪算

經引

中庸曰傾者覆之書曰天難諶命靡常

改悔報王璧如大師諱立輶萬曆丙辰鄉薦授新淦令幼受殺盜  
淫妄四戒後居官而廢戊午入覲舟泊蕪湖夜夢三人攝至一殿  
一王二官呼名叱曰汝命該盡於丙辰八月所以延至今者齋戒  
力也汝奈何棄之取簿以示見名下年月日皆有註至丙辰八月  
輒空輶覽畢叩首曰居官勢不得不爾王曰固然奈陽算扣盡何  
遂驅入獄即有惡鬼來作縛紐狀左官即起請曰試取破戒事稽  
之須臾擡兩大箱至皆新淦卷宗也凡一柬一揭及平日戲書寸  
紙俱在皆有氣騰上其色有黑青赤白命各檢一處先檢黑青堆  
聚次檢赤白成聚青者隱黑者縮小如箸而赤聚赫然獨盛王從



旁睨視見所刻金剛經氣馱上騰謂左官曰是知植德尚有生理損其五官全其軀命可乎命獄卒挾其目粘柱上炯炯有光輟自惴目已被挾安能復視忽然昏黑一無所睹有一人拍其背曰速去一跌而寤彼時目痛即瞽乃棄家修道後以禪悟兩目復明歷遊雲棲博山之門真修實證兼行大悲懺法成善知識再生者又二十年錄此見積善精進可補算也

**惡報**宋符信富而好施年三十五因病入冥有吏謂曰豈鼎州符仲信乎眾曰然此人本合飢歿以好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九以不燒香睡起遲今皆削盡有人曰此二事小過何遂至此吏曰不燒香不敬神祇也睡起遲多淫慾也何謂小過眾相驚顧曰厚德如符公猶以此奪算况人有過者乎

#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註**此節承上文而言過大奪紀過小奪算是過

無大小皆害我者也過即不非義而動至歿亦及之是也人無日不在過中太上特為世人指出避字能避過然後可立善若過不能避善何由生先須二字又破下文千百善之義欲求長生者當空一切妄念纔明即覺纔覺即除務十二時中淨如明珠心安而虛道自來居延年益壽理有固然也

經引 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事之書曰夭壽平格

論仙女揚正見登真有日上帝譴其少時曾擇父母輸稅錢一文名曰隱藏官物從此後更謫人間一年

○旌陽許真君以符水治病救世最有大功上帝猶譴其不祀祖先且有貪罔惡三種之罪必待赦然後拔宅飛昇觀此二事紀過者自當嚴刻不立少寬也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註此節是綱不履邪徑下是道之目非義而動下是非道之目道猶大路順天理合人心平坦

正直即道也逆天理拂人心崎嶇險巇即非道也則進則退有詳審決定無一毫遲疑意

經引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論趙清獻公嘗曰吾晝之所為夜必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為每夜焚香上告自少至老無間嚴自刻責以明是道非道之防東坡公曰吾晝所為必書於紙夜必告天不可書者不敢為也

○徐文靖公溥嘗效趙康靖公以二餅置黃黑豆每行一善事記一黃豆一惡事記一黑豆始黑多黃少久之黃亦多終身行如是



○沈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曰晝觀諸妻子夜徵之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夫夢寐神所不及檢之時也何以得無愧然物不妄交而魂不妄引夜氣清明夢覺如一所謂頭頭是道欲進道者當以此爲法矣

不履邪徑

註邪徑者不正之路也世情陷穽隨在有之視聽言動之間此心稍失謹持卽爲情欲所牽而履於邪矣

引

論語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

論李退求隱居南嶽求師未得忽聞空中奕棋聲舉頭見二人奕於樹杪退夫侍側拱立致敬方動問間忽有田婦趨旁退夫張目反顧二奕者失所在此反顧時雖無邪念而求道不專已失之千里邪徑固可履乎司馬溫公云吾無過人處但生平所爲未有不

可對人言者此便是守正處也

善報楊震性廉郡守門生王密懷金夜餽震以四知辭却客愧而出震子孫嘗蔬食步行或勸拓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足矣後官極人臣

○董朴家居楚省直指使者公門生也是秋主試密封試題呈公公覽畢焚之曰上欺吾君下妨人才不可爲也其子是年中式東夏

謨遊學廣德本庠掌教謂公曰歸安武大尹今秋必然入簾吾引汝往拜塲中自然留意公唯而出私念窮通有命進不以正識者所鄙托辭不往是歲恰中武公房內假使當時一拜彼此難明此未履邪徑時能一念自持者也夫邪徑二字所包極廣始念畧差便至大錯一事失足千古遺恨可不謹哉

○楊忠襄公邦乂少入庠足不履茶坊酒肆友拉飲托言朋家實娼邸也娼出公趨還舍解衣冠焚之悔過自責此惡邪徑嚴於自責者

○趙抃帥蜀時有妓戴杏花公戲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答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至晚公使老兵呼妓有頃公忽大呼曰趙抃不得無禮急令召回老兵老兵自幕後出曰某實未往某事相公最久從來邪徑不染此念不過一時便息此不履邪徑而見信於僕從者皆人所當法也

**不欺暗室**

註暗室人所不見不知之地經云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孰謂暗室可欺乎然不欺全從慎獨中

出來

經引**大學曰毋自欺也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聞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

○論宋查道赴任從者摘路棗以獻道受之仍掛錢于棗樹而去

○元許文正公衡過河南道上有梨衆爭噉之衡獨危坐自若曰非

其有取之不可也或曰世亂此無主也衡曰吾心自是有主

○明楊尚書翥夢遊入園林誤食其二李覺而痛自訟曰是我平日

義利之心不明故至此也於是爲之累日不食此乃真不欺者

○善報宋黃靖國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冥官曰卿在儀州有

一美事知之否取簿示之醫主聶從志某年月日在華亭楊宅行

醫楊妻淫奔從志志力拒得免上帝勅志延壽一紀子孫三世登

科靖還說與從志志駭曰此事妻子亦未嘗與言不意已書陰籍

○餘姚王陽明先生父王華館一宦家妾多無子夜溪一妾奔公公

力拒妾曰此主人意也出一帖示曰欲求人間子公續曰恐驚天

上人遂辭去次年宦室設醮道士拜章久不起後醒曰適至天門

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回遲問爲誰答曰不知只見馬前彩旗上

聯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人華果狀元及策生陽明先生伯爵世

○何澄以醫術顯同郡孫家久病不愈召澄數次乃至其妻曰登快

語曰良人久病典賣殆盡願以此身酬藥值澄正色曰娘子胡爲及此若以此相污不惟使我永爲小人娘子亦失大節縱免人責難逃天譴其妻慚退夜夢神謂曰汝行醫不於急難中淫污人上帝賜汝官錢五十萬後東宮病詔宣澄一劑卽愈勅太醫院賜錢恰如其數

○江陰徐晞爲縣吏因提補戍絕軍丁誤及其人不能自白求晞方便晞爲解脫後過常家遇雨借宿其人認是徐晞夫婦歛留妻艾美至夜令妻告曰吾夫沐德貧無以報願以妾陪枕席之歡吾夫已宿鄰家矣公大驚曰鬼神森列徐晞安敢爲此遂欲冒雨而行婦牽裾固留曰君旣秉正絕妾君閉戶獨宿可矣公曰汝召夫回婦出公闔門自宿次早責其夫慰諭再三別去後晞官至戶部尚書此暗室不欺色者

○施玘治身嚴謹嘗書暗室虧心等語以自警保安寺僧素與玘交僧病篤出私積託玘敦後事玘令僧手識之及卒爲殯殮外悉歸所寄于其徒封識如故玘年九十終子孫貴顯

○常熟吳文恪公訥乃先賢子游後裔仁廟時以醫舉拜御史巡按貴州還三司賫金百兩送至夔州府文恪不啟封題詩壁上曰蕭蕭行李不艱難便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賍私併土物河神不許訥



生還前任南京官舍民房隣有娼婦少而美夜踰垣奔公公冒大雨而出翌早即遷他所後官至都憲配享

○蒲州楊溥父忠信不欺業商淮揚一日有陝客事急回家密以千金寄公三年不返公將金埋花盆中植時卉於上遣人關中訪之本商已歿止有一子公呼至以金與之子疑不敢領公曰此汝父所寄汝何必辭其子叩謝携去後生溥為太子太師孫俊民戶部尚書曾孫元祥亦翰林檢討此暗室不欺人財者

○王梅溪詩曰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謂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

### 積德累功

註存諸心曰德見諸事曰功由少至多曰積由卑至高曰累德不積不崇功不累不大須以恒為主勿滋罪過以虧

損之漢先主戒其子曰勿以小善而不為此正積累之說也今人不肯行善動輒云做好事那得錢使豈知積功德有不必用錢者乎昔宋時有人於京師見一靴是父殯時物詰之鋪翁曰一官人携來修整有頃至果其父也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去隨之一二里力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相教父曰汝但學葛繁足矣時繁為鎮江太守其子謁之因問何以見重幽冥繁曰吾自少每日行一二利人之事或二或三或數十今四十年未嘗少輟問何為利

人繁指模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觸人足我爲正之若人湯與之  
盆水皆利人事自卿相以至行乞皆可行之惟久乃有益

經引

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論溫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些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

善報東漢陳重在郎署有同舍郎負錢數十萬債主索迫重密以錢代還同舍郎知將拜謝重曰非我所爲恐或同姓名者此積德不欲人知乃陰德也

○同仁榮築室方落成友人楊公道病篤輿疾造門曰願君假新宅以死榮歡然允諾讓正寢居之楊歿篋中遺金數錠未有人知持楊弟求分仁曰汝兄寄歿于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我自任之終不敢有利心乃對衆封固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之新屋歡然寄歿遺金原封付還可破俗人鄙吝愚蒙此積累榜樣也

○儀真縣金姓開典舖嘉靖初江寇橫發劫掠富家獨金典無事有司疑通盜後盜獲詰何故不劫金典盜云屢次往劫見屋上金甲神無數故不能犯地鄰皆言金某積德各典出輕入重惟金出入公平估物甚寬限期又遠果係貧老更破例免息冬則免寒衣息



夏則免夏衣息歲以爲常想天佑善人故命神擁護耳尹上疏嘉表

○雲間陸平泉好行方便至老不倦待佃尤厚每誠子孫及童僕曰農夫辛苦舉家勞瘁宜浚體恤租斛公平看米寬一分凡遇水旱多給工本不責償冬間免荒米務厚凡佃有獄訟疾病必多方調護五旬免壽米始得一孫加免租米若干公八十五歲病困衆佃爲禱于廟一老友忽眩去經宿方甦云見老農百餘人伏堦下求保哀切城隍奏聞忽天使駕鶴下降神上殿開讀曰陸樹聲加惠佃民積德四十餘年增壽一紀後九十七歲卒

○宜興吳頤山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曰方今歲荒殆天假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兩數以下代完二輕犯追贖罪者代完三各城門設粥廠四族屬姻黨貧者不時餽遺五村落窮民給粟六施藥療病七掩骸八造橋修路九置義塚十助學田十一濟孤貧每月給錢米冬散棉襖十二每月出銀隨買魚鰕禽鳥等物放生吳公欣然行之後連舉三子此又富貴家所當取法者也

○宋竇禹鈞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又乏壽宜早修禹鈞素行善由是行之益力每歲量所入供應用外餘皆濟人舉家儉朴無金玉之飾衣帛之妾凡親明有喪不能舉者爲資妻之女貧不

能嫁者爲治粧嫁之知交困窮者多方周之賴公活者數十家賴舉火者不勝數有門下客盜用錢二百千遁去有女十五歲寫券繫女臂上賣女還所負錢釣憐之焚券囑其妻曰善撫此女及笄備厚粧奩嫁之又於延壽寺拾遺金二十錠三十兩候三日有一人涕泣尋至見其言相符遂還之又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師凡孤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厚之廩餼以故由公門貴顯者甚衆公名登天曹延壽三紀五子寶儀儼侃偁僖禮部尚書學士八孫皆貴公八十二歲談笑而逝

○韓魏公琦考祖考睦宗族恩及戚屬教子義方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或捐服飾玩好及脫室中簪珥與之依以治生者數十家所歷之地皆留遺愛爲潞州安撫使時大飢荒題請蠲稅糧多方勸募納粟歸常平倉十六萬石逐貪吏革奸役委任誠實有道念人煮粥活飢民一百九十餘萬知并州俗用火堊公買隙地爲義塚使得安土知大明州事皆親視或以公過勞勸委屬佐公曰訟獄人之大事死生決於一言自鞫恐有不盡况敢委於人乎有寮屬路杯呈事狀尾失寫署名公視狀已以袖覆之語畢狀還杯退而覺且愧且懼歎曰古今盛德人也又有人獻二玉杯公以百金購極珍愛每宴客捧出特置一几貯杯覆以錦一日宴客小吏觸几二



孟俱碎吏伏地請罪公笑謂客曰凡物成毀有數復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神色如常其度量人不可及帥武定軍夜作書令卒持燭誤燃公鬚公以袖拭鬚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卒矣公慮王吏行法亟召還曰勿易令供別役卒有私逃數日至法當斬訊之曰老母病久恐不復見誠知擅去必死今得見母死亦無恨甘就法公惻然核實釋之軍中感愴俱爲泣下公勛極高位有五子忠彥官僕射封康國公端彥贊善大夫粹彥吏部侍郎純彥學士嘉彥駙馬孫多俱顯貴公九十五卒卽補仙階

○明江西吉水羅循官副使無子夫人賢行富貴而親織紉勉夫子以廉愛見寺有七棺憐其頽敗捐俸命僧塋於寺側夜夢神人送一子遂生洪先公字達天號念菴中狀元

○弘治呂琪郊行遇已故府隸出紙示曰我充東嶽差役奉提七十二人君名在內當速料理我往浙江等處提完一月後卽至矣琪歸語諸子曰吾心中三事未完某五喪未塋待塋一也某女二十未嫁待嫁二也某路經年傾頽待砌三也命諸子亟出資財畢此三事杜門俟死至除夕復遇前卒揖而言曰卒至中途忽見免提牌云呂陽世三善增壽二紀牌內人盡提到獨釋汝一人琪果越二十四年卒

丁清惠公賓樂善好施萬曆丁亥大水米貴公以米千斛石易布  
戊子歲饑設粥廠每日就食千餘人另給之弱不能至者凡九十  
餘日秋苦旱又賑冬苦寒公遍訪單赤者編籍給票屆期候領出  
前所易布佐以棉花每名給布二疋棉花四觔前後共散米一萬  
二千四百餘石布三萬四十疋花六萬八十觔戊申大水公合臺  
省疏請賑貸復捐已貲廣賑甲子淫雨公又發粟施濟散米三千  
餘石共四賑矣時淮改折計合邑小戶止田二三畝者共該輸銀  
三千兩公悉代完自置田產銀必足色一併交訖三年後請加必  
應曰范文正公三買田地吾愧不能效法何忍弗應其求同族有  
以田求售客爲慮產恐滋後累公曰祖宗一脉卽不得產亦宜周  
急吾正欲借此伸義容何傷有進士門生刻薄好謀人產公貽書  
訓之曰產業將貽子孫須得之光明方可永遠若以產業爲寃業  
非惟陷子孫爲馬牛直陷子孫爲蛇蝎耳戒之又以扇寫詩  
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  
人在後頭門生慙服又自置田三百畝內荒墳數畝家人以荒糧  
故請退還公曰我得二百九十畝利代賠數畝糧甚易彼旣棄產  
又累賠糧于心何忍又買房屋原主竊去門窓裝修公曰吾正欲  
易以新者併不追究所行所言皆有仁愛長厚之風量大福大可



爲萬世法後享壽九十八歲子孫榮貴

○有陳元潤金壇人無子康熙八年值歲饑元曰吾徒守此不堅之財何益乃于各處多設粥廠全活多人又廣置空地收斂遺骸有投水死者撈瘞之安埋甚多有江旂崩出朽棺三具見髑髏元易新棺移塋內岡夢數百人踵門拜謝衆爲禱神賜二子廓公度公相繼爲監司孫仕宦不絕

## 慈心於物

註慈者萬善之本誠欲積德累功不但親親仁民猶當及物第物類至殊易于忽畧且世人動輒曰天地生物以養

人殺之何妨獨不思天地好生爾若不殺他是爲汝自己造福大藏經云人能戒殺得長壽報又云人家小兒頑戲凡蠅蝶鳥雀之類切宜禁戒不惟傷生且熾其殺機長大不知仁恕便傷造物之和致損折其壽算又云人于行住坐臥間見一切衆生投身死地當方便救護

論物雖頑蠢亦有靈性如唐玄宗之馬不肯爲祿山上壽唐昭宗

之猿不肯爲朱溫起居宋少帝之白鵬殉帝于海是物知有君臣

也蜀州之猿子被害死而腸寸斷柳州之猿持抱母皮而死是物

知有父子也房氏之雞能以死殉其雄武后之秦吉了能念其配

燕柳氏有貞燕淮安鹽城有烈鷺是物知有夫婦也中覺寺之鳥

能代鸛殺蛇大庾氏之猫能哺他子是物知有同類也隔山之鸛  
鷓能思上皇清溪之燕能殉王女陸機之犬能郵書劉承節之馬  
能訴冤王成之駒能殺賊是物知忠于所事也魯山之鸛能啣衣  
而訴京兆之鴉能觸鈴而訴是物知賢守令也物亦何異于人而  
固忍傷之乎

經引  
**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善報唐文宗嗜蛤有一大蛤不得開帝自劈之中現觀音盤坐蛤  
中帝召惟政禪師問焉對曰啓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菩薩身得  
度者卽現菩薩身而爲說法帝永不食蛤

○楊寶年九歲至華陰山中見一黃雀爲梟所搏墜地又困螻蟻置  
衣笥中歸飼以黃花百日羽毛成飛去後數日有羣雀飛繞寶室  
是夕夢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遭厄感君拯養茲以四白玉環  
報君及子若孫位三公潔白如此環後四世三公清白無比

○宋蔡襄嗜鷄一夕夢褐衣老人告曰從公乞命公問是誰卽誦詩  
云食君數粒粟充君庖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箸猶未足口腹須臾  
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覺而異之詢廚中有黃  
雀數十令放之是夕復夢老人曰從公得生爲公禱上帝註公高



爵矣公舉進士官吏部

○里老陳元植好行善惠及禽鳥每將食百鳥遙見必飛鳴而前毫不驚懼再閱十年賑禽不倦一夕夢玄衣人長三尺告曰汝多陰德活一切生命汝本壽促以此功德乃延九十九歲晝坐又見三尺玄衣人曰上帝命我護汝壽今已百歲辭歸復命忽不見元植述于子孫占墓地越月無疾而逝

○荆南俞一郎專好放生後病被二鬼攝至冥冥王命判官云此人贖物放生已得受人身者三十餘人合增壽二紀命金童送回宋諸暨令潘華依普賢懺法禁不得捕魚後奉詔詣闕夢億萬魚泣云長者去吾衆命天矣哭聲沸天華因作夢魚記遺新令後官至尚書

○宣城漁人劉成李暉販魚往丹陽日暮舟泊下浦暉登岸成在江邊忽聞舟中大呼佛號成視之見大魚口動俄而舟中萬魚俱躍佛聲大震成盡投魚于江頃刻暉至暉不信成無以自白罄貨償之後改業販荻薪載荻金陵值大風將簞篋漂散成隨水足下如有所履得棲洲渚天已昏黑愁悶涕淚忽荻叢中有光以手摸之獲一布袋貯金二觔俄而星光中見一白衣人向波心湧立謂曰頃者得金乃所放諸魚來報汝者言訖不見

○太湖居民多事網釣獨沈文寶闔門好善用錢買放生魚衆笑其迂沈永行不倦後值疫疾有病人昏寐間見瘟鬼執旗一束相語曰除沈家放生修善之外餘排門插旗未幾染疫者三百餘家死者過半獨沈文全家獲免

○會稽陶石梁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載鱸魚一船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不能兄爲倡募成之張遂先出銀一兩衆湊共八兩買而繞所放之陶夢神人告曰汝不該中因汝放生功大此科登榜秋闈果中因自念曰那時舉事有賴張友總成之力我獨登科心生慙愧越日南京錄至張亦中矣

○長洲韓太史世能世居陸墓貧甚祖永椿每早起持帚掃兩所螺蛳以入中流脫漁人之取有時枵腹掃及數里丁卯鄉試夢神告曰汝祖父功德大矣當令汝入翰林官一品後仕至侍郎使朝鮮賜一品服俸

○杭州蔡市橋醫生某買螺蛳命僕挑放西湖僕竟烹食之數日僕遍身生螺蛳眼瘡百方療治不效主疑問之曰汝所放螺蛳或有烹食否僕愧悔主展衣視之乃再爲設道場懺悔仍倍買放之方愈

○京師酒房王五釀酒蒼蠅甚多五以刷帚扶起全活無數後被陷



官議死，執筆欲判。羣蠅擁筆，逐去復來，難下筆。有冤，覆審實釋之。  
○徽州陳氏嗜蠶，得巨蠶，令婢烹治。婢不忍殺，私放池中。主索蠶，對以失走，遂遭痛責。感疫疾將死，家人移至池畔俟命。忽有物從池中出，負泥塗婢身，含水灌婢口，熱退病愈。婢以實告主，主至夜潛窺，卽前巨蠶，誓不忍食矣。

○長洲劉公錫立創一放生家會，每月朔日舉，每一分出錢三十文，合父母兄弟姊妹夫婦子女及內外親眷三十二人，計月錢九百六十文，年計錢一萬一千五百零，約一文可活一命，十年可活十萬命。且許僕婢隨會付數文，或二三文，後公老年爲僧，成善知識。錫山縣李燠次子埴，年五十無子，結友立放生會，每友每日議積一文，數雖少，而友衆，錢亦易起。間遇螺螄船，糾友買放，友亦踴躍爭先，恐再罹漁人之網，各爲持往生咒，超度埴至五十二歲，遂得一子，此其報也。

○有屠牛戶將宰牯牛，偶以事他言，其犢遂啣刀去。隣人見藏灰堆中，後屠戶尋獲，感悟，物有靈性，畏死如此，且愛其母如此，遂改業，并永不食牛肉。後與販糧食行，致大富。

○有屠猪戶每早宰猪，聽隣寺鐘聲爲度。忽一日鐘無聲失宰，怒問寺僧，僧曰：「夜夢十一人跪求乞命，但謂不鳴鐘，則得生矣。故是日。」

不鳴鐘張歸見所欲宰之猪生十一子遂感悟棄屠得歸佛教成道

○北直交河孟兆祥萬曆壬子中舉病攝至冥王曰汝祿遠大但殺生過多將折爾算今釋回當戒殺將此語廣播人間孟甦傳冥語刻真戒夢覺篇徧勸戒殺全活無數時曾試下第友邀會飲天晚留寓是夕邸中棟折臥榻擊為粉碎後壬戌進士官吏部甲申年舉家殉難臨死時公望見半空中金童玉女幢旛寶蓋旛上大書金字接孟兆祥補登仙階遠近皆聞樂聲

鉤簾歸乳燕穴牖出癡蠅為鼠嘗留飯憐蛾不點燈此坡公語讀此可悟慈字之義

**忠孝**

〔註〕立善多端莫先忠孝成仙作佛亦何嘗不根基于此東鄉司命曰人雖有應仙格然必純修多歷年所始得積累而成惟大

忠大孝謝世即補仙階釋迦佛曰皇王水土不敢忘也又謂人不先供養父母而布施者名為惡人孰謂二氏之學為不談忠孝者也然所謂忠孝在隨分自盡不必犯難死節然後為忠不必割股剖心然後為孝居官與士庶富貴與貧賤俱有各當自盡之忠孝

〔經引〕論語臣事君以忠又曰弟子入則孝



論南陽李善李元家奴也元家染疫死盡止遺一孫名續未週歲諸奴欲謀殺分其產善乃負續潛入山中親哺養辛苦倍常續雖穉事之如長君每出入必跪告乃行至十歲外負續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捕諸奴悉殺之朝廷聞之拜續及善俱爲太子舍人復遷善爲日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卽脫朝服衣故衣持鋤去草叩墓奉饌哀哭數日曰主君大人善在此後乃去

(一)

楊一武進人也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奉親然後敢食有酒則跪進唱山歌以娛之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爲傭曰吾親安可一日忘也後父母相繼死乞得棺脫衣殮之雖炎寒弗恤也塋後露宿塚旁日夜哀泣歲祀無缺夫以厮養而忠行乞而孝如此彼少知自愛與少能自給者又可自恕乎故先錄此凡有君親者各當自勵可奴乞之不如乎

善報衛懿公好鶴慢民臣弘演遠使狄人攻衛民不戰曰君使鶴懿公被殺于熒澤盡食其肉獨舍肝弘演歸報命于肝畢大哀哭乃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則亦無不是底君王懿公暴虐猶故主也民不知義而不戰君弑國亡弘雖死無益然臣請爲表之勿使天下後世言一國之中遂無一人殉難而正綱常者乎遂自剖其腹納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

不可不存也遂爲復衛

○漢成帝時槐里令朱雲因安昌侯爲帝師位極人臣雲上書見帝公卿在前雲曰爲朝廷大臣上不能匡君下無以益民尸位素餐臣請賜上方劍斬佞臣一人以勵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命斬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如聖朝何有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忠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亦當容之母塞言路臣敢以死爭上意解釋之及後將修檻上曰勿易以旌直臣

○唐顏杲卿玄宗時安祿山聞其名表爲常山太守後祿山反杲卿起兵討賊不克被執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爲判官卽超太守何負于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小兒天子擢汝三道節度使何負于汝而反我受唐恩雖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將斬汝首以報上何謂反也罵不絕口祿山怒縛而劓之鈎斷其舌含糊而死

○宋呂公誨爲御史中丞忠直傾朝野一日獨坐忽見一青衣人授一丸曰此清涼丹也上帝卽日南遊炎州以子志忠特命糾正羣仙彼州大熱先以此賜公再拜吞之如冰雪下咽未幾終公跨一角鹿擁衛甚盛道由湘江時朱明復初及第偶到某處遂與公遇



見誨公非復人間儀衛謂公曰君已仙乎公曰蒙上帝命仙童接誨相侍南遊及口占一詩曰功德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壙塵埃我今從帝爲司直更有何人掌栢臺言訖不見此忠卽補仙階之一証也

○宋文天祥德祐間被圍詔命勤王文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撫使人衛拜右丞相辭不拜涕泣進勦屯潮陽元大帥張弘範破之被執至燕京留禁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世祖遣王積翁諭旨欲用之詔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一死足矣帝乃詔有司殺于燕京柴市死時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向南再拜就死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明劉理順甲戌狀元甲申闖賊破京師烈皇帝崩公從容正衣冠自縊書衣帶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既忝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公旣歿賊登堂羅拜泣下

○嘉靖壬戌興化被賊惟忠孝世德三家保全○魏益公也不要錢不要命不要官人號爲三不要○孝子名闕疑親病眠不得無養眠不得居喪眠不得人號爲三不眠○又有世德之家好施濟恤孤造橋修路戒殺放生施粥施棺其家于壬戌春有少婦失金環

答婢逃城隍廟夜聞神接玄女至城隍問曰興化將陷娘娘救之否答曰天家事難救吾來護三家耳忠臣孝子與世德也俄頃婢出叩以環故玄女曰環係吾吞之此小事速告汝主全家八仙遊可免婢歸告宰豕得環信之遂避海賊入城遍掠惟相戒不入三家

○晉蘭期家世孝弟聚口百餘上和下睦略無間言一夕有神降自北斗曰吾乃斗神註孝弟籍者夫孝通于天日月爲之明孝感于地草木爲之生孝盡于人王道爲之成子能孝弟不久度世矣竟登仙果

○晉王祥至孝母早喪繼母朱氏不慈由是失愛于父祥愈恭敬父母有疾衣不改帶親嘗湯藥母嗜生魚天寒水凍解衣臥冰求魚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食黃雀祥禱天求雀雀卽羣飛入幕備取供母

○晉顧恂年五十生子鼎臣臣克全孝行稍長撰一表文每夜必焚香告天祈延父壽願以已算益親一夕夢黃鶴自天飛下至前乃已所焚表也末有殊批云鼎臣減算益親出于至誠父壽延二紀鼎臣狀元及第後恂享高壽子登第受封

○晉徐一鴻至孝授館一夕夢覺語主人曰吾父有恙急馳歸夜過



育王嶺遇虎。鴻祝曰：吾爲父疾馳歸，卽剝虎牙，吾何怖焉？虎聞之，曳尾而去。抵家，父果病。鴻至，復甦。問曰：兒途中得母遇虎乎？余頃至一公署，見緋衣人曰：爾數當終，但爾子純孝，格天。虎且遠避，今延爾壽二紀。王命岳曰：孝行紀冊，亦難盡述，惟蘭期下斗神，願恂益親，算一鴻。虎遠避，彼亦人子，取而純孝，格天。人當效而觀感之。○漢趙至早起讀書，聞父耕叱牛聲號泣。師問，答曰：白傷不能致榮華，使老父不免于勤苦，後官至節度使。

○唐許坦年十二，隨父入山，父爲虎噬，痛號以杖擊之。虎走，父生太宗聞曰：坦雖幼，能致命救父，深可嘉尚，賜絹五十疋，授文林郎。○宋姚棲雲生二歲，其父爲兄無子代之，遠戍遂死于邊。棲雲旣長，迎父魂，瘞廬于墓側，終身號泣。縣令蘇輒捐俸買田刻石，以表其事。府尹渾瑊列狀以聞，有詔旌賞，名其鄉曰孝弟里。曰：愛敬自棲雲始，後子孫十五世同居，丁口千餘，歷三百餘年無間言，經五代離亂，其族猶盛焉。

○宋趙女字娥，父爲人所殺，娥弟兄俱故，懷憤備刀候仇家十餘年。後遇亭刺殺之，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縣尹嘉其義，令去。娥不肯去，曰：怨報身死，妾之事明，因罪治獄，君之理當，何敢苟且偷生，以枉朝廷公法。遂自投獄，後遇赦免。

○明武義王世名年十七、父爲人殺、恐殘父屍、不忍出埋、故與息至三年後、遊庠生一子、語母曰、吾往殺讐者、殺訖、投縣請死、邑令欲全之、世曰、國法也、不可廢、自入獄、數日不食、乃死、李燠曰、世名趙娥、一女、一男、人不同、一宋一明、時不同、其報父讐同、詣縣請死同、不聽縣令廢法苟免、又同、二人剛烈、天地間三綱五常、藉此節孝人扶植、然一死一免不同、其心則一、故並列之、以垂不朽云、

○晉劉殷七歲、能盡孝、養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薑、已不食矣、一夕殷乃號泣于澤中、哭聲不絕、仰冀皇天普垂慈憫、忽若有人言止止、殷收淚視地、便有薑、持歸奉母、又夜夢神謂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果得十五鍾、銘曰、七年粟以賜孝子劉殷、使得備養、夫祖遠而孝衰者、情也能孝曾祖母、可謂孝矣、

○天下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曰老、曰病、曰癯、曰貧、之、父母壯時起居猶自能支、至老扶杖恐仆、寒夜凍冷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難起、遺溲積穢、茵蓆可憎、親所賴子、惟此時、子當盡職、尤惟此時、又如晚年失偶、寒煖自知、在丈夫猶可、娶婦奈何、即使兒孫滿目、各成配偶、或相笑語、燈前或共酣吟、月下堂上老人、伶仃孤苦、浩歎長吁、漏聲長處、不堪聞、枕邊隋淚、誰人問、少年時珍寶、此一點骨血、到老來僅博得、永夜淒涼、又有婚男嫁女、財力罄盡、徒少



年經營肥暖老窮漢搔首踟躕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食而忍餓爲子媳者誰獨無情須及時行孝古云但看簷前水點滴不差移孝人者人恒孝之此之謂也

○彌勒偈曰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彩裝成非是梅檀雕刻卽今現在雙親便是釋迦彌勒若能誠敬得他何用別求功德

**友悌**

註兄愛弟曰友弟敬兄曰悌兄弟情同手足卽有繼庶堂從其原只是一人薄待兄弟便是薄待父母薄待堂從便是薄待祖宗矣禮曰父母所愛亦愛之真知重父母者固未有薄待兄弟者也兄弟不和有三一曰言語忿二曰財產爭三曰婦女間有一于此必至參商絕滅天理傷敗人倫爲男子者當明鑒此

引**論語書曰惟孝友于兄弟詩曰因心則友**

善報北魏楊播世敦義讓子椿津兄弟友恭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飲津事椿如事父並登台鼎津同子姪侍列皆下椿不命坐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必候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椿命食乃食津仕肆州椿在京邑四時佳來因次附之或未寄不敢先入口一家男女百人總服同費

累世無間

○會稽許文長幼孤父遺田數畝有二幼弟文長日則躬率童僕耕種夜則挑燈讀書耕種時二弟雖幼必使從旁觀看讀書時坐二弟子旁親切傳授細爲講說教以成人之道稍不率教切自跪于家廟云自己無德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啓牖二弟直待二弟號泣方肯起身併不加以疾言怒色

○漢江伯淮與弟仲海季江友愛每共被寢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舍淮嘗與季江同詣郡夜遇盜欲殺之淮曰弟幼未娶願殺身釋弟季江曰兄任家政江願受戮以代兄盜義之俱釋

○上郡王密嘗與弟儁子元植因年荒覓糧弟儁爲賊所掠元植逃免密同元植追賊叩頭曰人情自愛其子但弟爲家君遺腹密撫養至今請以元植易儁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釋之同回後密亡儁痛傷水漿不入口八日雖服喪期月而心喪三年

○晉延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長兄毗復危時氣方熾父母俱避袞獨不去父命避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復殯殮二兄過七八旬疾勢旣歇家人乃返毗病得痊袞亦無恙

○廣漢汝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幼孤嫂兄貪吝敦所受田三百餘畝悉以讓兄自留地園數十畝耕作土中得金一窖敦以示



妻妻曰汝素讓先祖之所有也此獨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遂持金赴兄其嫂謂叔窮乏欲來借貸不意送金至喜出望外兄感悟棄妻還金

○趙彥霄兄彥雲好遊蕩產霄諫不聽遂求折箸五年兄產盡廢至除夕彥霄置酒語兄曰弟初無意分爨以兄不節故爲兄守先業之半足以供用請仍主家政卽取分券焚之付以筦鑰更出所畜與兄償債次年彥霄同子俱登科

○吳興富翁莫氏老年私一婢有娠懼內遂嫁賣羹者已而生男甫十歲翁遂死里中羣小唆其婢曰汝子誰不知爲莫氏子應與分產不聽則訟之因作一孝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至靈前拜畢卽出我輩在外候汝卽告官其子如教入詣靈哭且拜家內駭然嫡母罵欲逐之莫長子亟前曰不可遂抱持問曰汝非賣羹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吾長兄汝當拜遍指家人曰此長嫂此次兄次嫂當拜又指云此姪此次姪汝當受拜拜畢曰汝常在此執喪勿去卽命櫛沐去故衣換新衣與諸兄同寢處又呼其生母至許以月廩歲衣群小俟久不出計阻各散夫莫氏子一敦友愛內全先人之體外息群小之禍不可爲分別異母者勸乎

○歐公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爲嫡子謂宜厚之公妻馬

氏請於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差等否舅曰無焉曰三子皆舅所出服無差等財產其可異乎舅曰善哉汝婦人能見及此從之子孫累世簪纓

○隋時吏部牛弘弟弼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回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曰作脯妻又喊曰叔殺牛大異事弘曰已知婦人何多言讀書自若後爲名相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因婦言議分產堂前紫荆樹議截分爲三常曰其樹卽枯死真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木同枝聞將分砍遂卽枯焦是人不如物也兄弟三人悲淚同拜樹謝罪樹應聲而活兄弟感悟復同居累世茂盛

張誠田家子也自祖瑄至誠六世同居歷二百餘年丁口數百餘內外和睦一德一心衣服之類皆無常主子弟各受其職罔不祗勤誠夢神人謂曰以汝敦倫名列天府久矣今特徵汝越旬日無病卒殯殮及舉棺輕如蟬蛻遂仙登矣

○明胡惟庸叛旣敗挾讐報怨者皆指爲胡黨坐重獄有鄭湜兄弟交遊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羅刑乎獨詣吏請法仲兄濂先有事寓京都迎弟至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伸弟當服辜三人爭入



獄明太祖聞之、俱召至廷策免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詔賜酒食、擢爲參議、

箴鄭湜苟不生於明太祖之世、則以胡黨服罪、弟兄斃桎梏喪溝渠已耳、安敢望圭組之榮哉、此太祖代天報施善人、又可見爲善最樂、爲善時未遑望報、然果報亦自不爽也、大抵忠孝友弟、爲人根本、先能此、然後親親仁民愛物、皆由此心而推、苟根本不立、則良心已喪、何以植於天地間哉、世人兄弟不和、祇因爭財產、信婦人言耳、夫財產乃身外物、婦女乃異姓人、安得以此而離骨肉、張公藝九世同居、只一忍字、鄭公濂十世同居、惟不聽老婆言、可不戒哉、至於前後嫡庶、尤當加意愛敬、去嫌忌、歸太和、根本既敦、福祿自綿、

○法昭禪師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事故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此語當玩、

正己化人

註表正影直、已正人化、正乃行己之極功、立身之要法、未

已化人俱有工夫、正則工多、化則工少、正己是修己以敬、克己復禮、此視聽言動無一毫之不正、動則萬善相隨、靜則一塵不染、人

見之心悅誠服方謂之正化人者感悟有友忠告善道旁引曲喻浸漬優游自然默化也若以我之正形人不正未免絕人於善不得接引化導之方是謂正中有偏終不得爲正矣善正已者省此自不履邪徑起至此皆正已事自此句起至與人不追悔皆化人事

〔經引〕

# 孟子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善報〕漢陳實修身砥德平心應物鄰有爭訟輒求判正論斷曲直退無怨者且云寧爲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貶嘗有盜止樑上實覺夜起正衣襟呼子弟訓曰人不可不自勉若不善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樑上君子是也盜愧投地請罪實徐訓之遺絹二疋令其自吹自是一郡無盜實卒聞訃弔者三千餘人子孫貴顯

○王烈正直善教誨有盜牛者主得之盜曰刑戮自甘乞勿使王彦方知之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之烈曰彼懼吾聞其過是有羞惡之心與布勸以自新也後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來尋得劍怪之訪求姓名乃先盜牛者陳白沙直行著聞舟行遇盜盡劫財物白沙立舟尾呼曰我尙有



行李在此可併取去盜問爲誰答曰我陳獻章盜訝曰小人無知冒犯君子舟中人卽公友也忍取其財乎悉還而去

○海陵王心齋從王陽明先生講學以良知爲宗一日盜至其家公亦與之講良知羣盜譁曰如我輩者良知安在公曰汝試去衣良知便見盜因去衣惟一小衣相顧不去公曰此卽良知也汝不去此是有耻心此心本有謂之良知因爲反覆曉諭羣盜感悟拜首謝罪而去夫難化者莫如盜而兩公俱能格其非心豈非正已化人之驗耶苟不能正已而端務化人是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矜孤

註孤者未能有成親已早逝或母死而父娶或父死而母嫁或父母俱亡孑然獨立人生不幸至此安得不矜

經引 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

善報鍾離瑾爲德化宰將以女歸舊友隣縣令許公一日置婢有老嫗引一女問來歷嫗設詞以對女受嫗戒隱不敢吐後鍾視事畢遇女泣屏間鍾問其故曰吾父亦曾宰是邑不幸與母俱亡時年五歲育於胥家今明府置媵妾故以某應命頃見明府治事因憶先人愴然酸心懇恕罪戾鍾大驚以書投許氏曰近買妾乃前令女當用女裝先嫁之求緩婚期許復書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

公能抑已女拔人之孤予有季子願以爲配遂分奩以歸二女於許瑾夢一綠衣人謝拜曰不圖賤息過蒙君愛今得請帝益公十任守上官特來致命後果十任太守壽八十八子孫世顯於朝

○唐劉弘敬淮淝人巨富有神相者曰汝三年必死能勤修德猶可延年言訖去敬有女將適人訪女奴資行得一女名蘭孫風骨獨異詢其氏曰河洛人父官淮西以吳寇波及同姓父死妾湮沒久之弘敬嘆曰汝衣冠之女又抱此沉寃忍置使令之列乎遂收爲女以粧奩先女嫁之是夕夢一人謁拜曰子蘭孫父也感君厚德君壽將盡爲君請於上帝勅延君壽二紀子孫殷富後復遇相者曰君壽延矣殆有陰德上動於天者弘敬因以蘭孫事告相者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後十世位公侯以有陰德故也况蘭孫已無家身流賤隸公能賑恤之豈非惟德動天者乎爲天眷也固宜集美并錄此二事後有踵事者其受福亦如二公云

○樞密院判花雲守太平爲陳友諒攻破城雲死夫人郃氏殉節存三歲孤兒煒託孤付婢孫氏氏負煒渡江被兵置煒於水氏入水持之得斷木桴入沙洲採蓮蓬飼之全活逢一老者自稱雷老挈詣見朱太祖孫氏抱煒伏地泣太祖抱煒於膝泣曰將種也賜雷老衣忽失所在授煒指揮封孫氏爲恭人食二品俸卽勅子其煒



享年八十餘

○呂充爲滄州節度劉宇文判官作亂充族被害子琦方幼將就戮趙王者時之義士也久遊充門冒鋒刃給監者曰此子弟非呂氏子幸無濫及乃引去琦病足玉負之行逾境外變姓名乞食於路琦長玉遇疾琦親爲扶持供藥食玉卒爲殯塋玉子文度尚幼琦誨之甚篤後登進士皆琦力也琦子呂惠公端又優恤文度孫紹宗視如已子表奏賜進士出身范端曰趙玉以呂琦子遺孤幼而矜以存呂宗祀繼而琦以玉之子文度幼而矜之又琦之子端更以文度之孫紹宗爲幼而復矜之在當日玉有此義舉後遂兩代蒙庇天之報施如此然則人之孤子可坐視其斃而不矜哉

○無錫莫氏孟澤民之妻也少寡子泰甫三歲莫矢志不嫁其媵談氏年十七莫泣謂曰我爲人妻義不再適汝婢也服闋當嫁談曰主母欲爲貞婦妾願輔之日閉門紡織共撫其孤及泰長家稍裕泰事談如事莫曲盡孝養莫年七十有九談年八十二俱無疾終尙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感疾沉疴霖問所託尉託以老母少女及卒霖割脰送其母女及骸骨歸河東且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泣拜曰云命無子鑄感恩力請於帝今爲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每遇難險必見尉隱隱在旁如指掌扶牀家又夢

神曰李尉明日託生次日果生名曰穎官至大理丞

恤寡

女幼兒小，而百事無託，此所謂窮而無告者。

孟子曰：老而無夫曰寡。

論漢孟常會稽人，為縣刑曹吏。上虞有寡婦養姑至孝，姑年老壽

終，夫妹多忌刻，誣婦為其母訟之郡，竟擬以死。吏言其枉於太守，

守不為伸。吏謝病去，婦冤處死。自是郡旱三年，後太守殷丹到任，

吏俱陳婦冤，曰：「宜戮刑者，庶可時雨。」丹核訟果誣殺妹，祭婦墓，天

大雨。夫天為冤寡婦而旱，又為祭寡婦而雨，寡婦本當恤，而況此

孝寡婦者乎？天且恤之，而況人乎？

善報：明金陵杜環，重然諾，好周人急。父一元有友常允恭者，以兵

部主事沒於九江。母張氏年六十，無歸，至金陵訪一元。元已死，惟

子環在焉。張氏見環，環呼妻子出拜，奉食設寢，為製衣衾，戒家人

奉承，惟謹。張病親為煎藥療治，及卒，塋祭盡禮。後環仕至太常，

敬老。故天與之壽，天眷之，吾安敢忽之？又所當敬，且人年老氣血

衰，而形容瘠，咳喘盛，而疾病多，向人前可憎。細思我若到此時，有



人憎我慢我亦似難堪思及此是老當敬然世亦有垂白在堂不知尊禮而漫言敬老祇成悖德此敬老正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

引經論曰老者安之

善報元周司敬前輩老人有如父母一日過江風波大作舟幾覆忽定抵岸一漁翁云昨日江邊有人言當覆一舟溺二十人以有周不同在其人素能敬老今得免豈有其人耶詢孰為周不同答止有周司曰是矣司字乃不同也

○原穀有祖年老父厭其苛命穀作一輿送祖別室穀泣諫不聽隨收輿歸父曰汝焉用此曰留此以待吾父老耳父感悟迎祖歸養至孝盡禮此能挽親於孝者

○鄆州盧縣尉許永詣闕進狀言父瓊九十七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永七十五願得一近便差遣以就榮養太祖命名其父至闕敷奏詳敏詞氣不衰太祖敬嘆曰卿一門如此必有過人瓊曰無他但累世義聚不分耳太祖曰此即卿大過人處詔賜榮歸就養張良於杞橋遇一老人墜履橋下令良拾履良納之老人曰孺子可教也約明日五鼓授書良至老人曰與汝期而後至可也再約

明日良往而老人又先至仍責其後期更約明日乃先老人待於  
圯上老人喜授以書曰熟此可爲帝者師矣良拜受之後佐漢定  
天下封留侯

○隋時有僧惠向解法華深義年百餘顏色猶壯至揚州衆請講經  
偶見少年欺侮一老因告衆曰貧僧見老人敬如父母今生得通  
佛法享年久遠皆敬老所致汝等不可輕侮老人以損福壽  
惡報楊大年弱冠登策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公皆老楊輕侮  
之周曰君莫侮吾老老終輪到君昂搖手曰莫與他恐後人侮之  
楊果方壯而歿

懷幼

（註）幼者指人之幼而言年方童穉未有知識固當矜憐之也况  
幼者分卑力弱卑則易侮弱則易摧苟或挾長陵之彼口不能  
辯是非力不敢較勝負尤爲可憫至於利其貲產欺其昏昧誘之  
爲非乘機侵占迨其年長悔悟必然深恨斯足懼矣懷之不止恩  
惠而已彼有患難遇卽救之彼有過差見卽教之彼欲向上而苦  
無資藉必多方以成就之纔是體天地之心今人於自家幼稚多  
少憐愛而待他人之幼率與相反則於見孺子入井怵惕側隱之  
本心不旣亡乎太上言懷幼正是聖賢推廣仁心所謂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也



經引論語曰少者懷之

○尙霖爲巫山令尉李鑄病劇霖請所託尉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爲割俸送其母及函骨歸河東嫁其女於士族

○王僧虔到郡兄子儉中途得病僧虔至廢寢食曰馬援訓姪無異於子鄧攸避難棄子留姪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儉疾尋愈

○元德秀貧時兄嫂早亡遺孤期月秀哀號抱兄子以已乳含之乳竟有汁兒得長大

○蜀漢張裔少與楊恭友善恭卒遺孤未及數歲裔迎恭母事之爲恭子娶婦買田宅與之人重其義後爲益州太守

○劉彛在虔州民飢棄子彛出榜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抱至官府看視細民利二升之粟爲收撫養一境保全甚衆

○柴夢得在許昌歲大水流殍無數奏發常平賑濟活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法救之偶問左右無子者何不收養曰願子者固有

頗患歲豐而父母來認耳因立法凡災傷遺棄小兒爲人收養者父母不得復認作券數千印給人得兒者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

略爲籍記收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量給貧者爲資事定稽券凡二千八百餘人又兵興來盜賊肆行大置木索系多日已常皮

害於是避賊率棄嬰兒深可悲愀後爲設法以什草木鋪於棉爲  
毯預貯及有警時用水畧濕置元口雖畧滿口不致閉氣口中有  
此自不作聲棉軟又不傷口因設板以揭道上已酉賊自江西犯  
饒信空城迹山嬰兒用此法全活甚多此遇變者所當知也

○楊翥官宦僚出入只乘一驢驢翁老而得子聞驢鳴驚悸公遂賣  
驢徒行懷幼如此何分人我取由此推廣撫字則仁滿寰區矣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謹前言慈心於物意已盡矣此二語起下愛人  
之意昆衆也草木物之無知者存心愛物者猶

不忍傷而况人乎高柴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宋哲宗戲折柳枝程  
頤諫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抑真仁人之言也猶字可味已揖  
下七個人字

經引

**中庸萬物育焉禮記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善報宋郊宋祁同在大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魁天下大宋亦  
不失甲第越次年僧復遇大宋於途大驚曰君丰姿頓異似活數  
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士何力及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郊  
憶云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見羣蟻危急穴傍吾用竹橋渡之  
豈謂是歟僧曰是也次公今歲當首唱公亦可與並肩及唱名祁



果第一、章獻太后謂弟不可以先兄、拔郊第一、祁第十、此昆虫之報已昭然矣

○胡僖字伯安、生平所活龜鱉無數、蚌螺之類甚多、當鄉試、謀徙靜地、得潘氏苑、蟻羣聚於室、數十萬計、童子將焚之、公急止曰、以吾一夕之安、致傷億萬性命、不忍、亟還故里、迨入試、窘思甚急、忽蟻集筆端、不可逐、少頃退、思泉湧出、七篇立就、得薦房主、謂公文藝有神、公知爲蟻報、後留心物命、官至觀察

○郭暉性剛直、而愛物有惡、少每至夏、買藥毒魚、名雷公、藤水流二三十里、魚鰕盡斃、無遺、公歷年見藤、卽買焚之、曰、吾力微、不能贖買放生、惟焚此、每年亦可全活數億萬性命、後壽八十九

○危素未仕時、舘會稽張氏、張氏欲伐杏樹、以廣家塾、夜夢一人告公曰、吾杏神也、主人將伐、願參政生之、公卽造張力解而止、後公作參政、享高壽

○吳世澄與朱廷珮友善、成化庚子年、吳夜夢叩門、長髯者六叟揖曰、余陸槐等也、久隣朱氏、邇欲見害、願爲全活、至旦爲力、請朱以無其人爲訝、曰、吾門前槐六株、將伐以作室、旣有神靈、安敢言伐、集美曰、廣活物命、祿位嗣壽皆響應矣

惡報已五市矣、鰕鰻最佳、每滿置甕中、投以鹽鹽、令咀炎就斃、使

味漬骨始舉火炙肉酥味美買者甚衆一日胸腹燥渴思鹽醢以  
孟置床時時食之遍體腫痛難忍令家人代爲轉炙日夜數十次  
賜漬而死

空憫人之凶

〔註〕空字直貫下十六句至與人不追悔止凶字謂人遇

災凶如死喪疾病鬻兒賣女棄妻蕩產遺失賊盜水火  
刀兵非災橫禍種種凶事尤所當憫恤爲之周旋其間豈但憫恤  
已哉

〔經引〕易曰吉凶與民同患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論〕唐太宗罷朝曰會殺此田舍翁文德后問故帝曰魏徵每廷辱  
我后退而朝服立於階帝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直今  
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敢不賀帝喜而釋

○明洪武時上怒宋濂使人卽其家誅之馬太后是日茹素上問故  
后曰聞今日誅宋先生妾不能救聊爲持齋以資冥福耳上悟卽  
馳驛赦之此憫殺戮凶

〔善報〕蜀建州章太傅夫人練氏性慈憫太傅出兵二將後至當斬  
練氏恐不能請密使二人亡去俱奔南唐擢爲將領命攻建州時  
太傅死矣城將陷二將遣卒授以白旗令植太傅門首戒士卒勿



犯也。練氏不受報曰：二君幸念舊德，乞全此城。必欲屠城，請先衆死不願獨生。二將同心，全城得免。太傅十三子，貴八人，皆練氏所生。至宋子孫茂盛，及第甚多。

○張慶汴人，爲司獄吏，矜慎自持，日躬親掃滌，暑月尤勤，毋戒其徒曰：人罹於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責，若不知憫恤，則罪人向誰赴訴？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好言勸慰，教囚果有罪，當自供。毋累良善，以重已過。故不考訊，疑獄常決。妻年四十八病死，官語曰：汝夫陰德浩大，上帝勅汝子貴顯，命放汝回。亟去，後與慶俱壽八十餘。六子皆貴，號世族。

○歐陽觀廬陵人，有學行，爲泗綿二府推官，留心訊獄，惟恐冤屈人。夜秉燭判訟，屢廢而嘆。夫人問故，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故愴然耳。夫人問曰：生可求乎？曰：可求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時子修三歲，乳者抱立於旁，因指嘆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死，不及見兒成立矣。後當以我言告之。明年庚戌果卒，及修長，毋嘗訓此語，後修官參政。

○韓琦買妾張麗珠，至家淚下。公問其故，張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妻，夫爲湖南部使者，被誣犯罪，今秋高歲晚，恐盡室餓死。姑鬻妾以活兒女。公問之，即遣張氏持錢歸，以語守義，果無辜受罪，可白。

於朝事釋汝却歸吾公爲周旋守義果得瑞雪再補淮右張氏回  
應約公不令至前遣人謂曰吾爲宰相豈可妾仕人妻前費諒盡  
再贈二十金取前券付歸公子孫名位世顯

宋袁韶父爲郡吏五十無子妻助之置妾妾有憂色袁問之曰妾  
乃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且貧鬻女爲莖計袁卽日送回其母  
泣曰聘財不足給費且用若干將何以償袁曰不然賤吏不敢辱  
貴子聘財非所敢問卽不給吾當罄囊助之袁歸以故告其妻且  
曰無子命也若或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乎妻曰君設心如是  
當得子矣明年妻生韶韶相理宗贈父太師

○隋開皇中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病一人病衆皆避去死者  
甚衆公欲變其俗因遍訪病者悉命至廳寢處暑月疫氣盛行病  
者數百堂廊俱滿公獨設一榻日夕對之判押理訟俱在其處捐  
俸市藥親視飲啖病者多起因召其親屬語曰死生有命豈因傳  
染汝輩棄之所以死耳病家子孫叩頭慙謝合境呼爲慈母俗爲  
一變公名壽俱尊

○唐裴度家貧相者謂曰公形神稍異不貴必餓死一日遊香山寺  
有婦人置橐於欄上祈禱良久卽去公入見所遺物追之不及待  
又不至明晨復往候之見婦哭來曰父繫獄昨購得玉帶一犀帶



二求樞要豁罪忘失於此父無生理矣公舉還之婦願謝半公不受後相者見公大驚曰公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所能知也公官柱國封晉國公壽七十六五子皆貴

○明羅倫少礪聖賢郡守張瑄惜其賢命有司周之謝勿受三年登榜赴禮闈宿山東旅舍僕拾一金釧不以聞行兩日曰去京尚遙費盡可奈何僕曰無慮出釧示公公大怒欲親付還僕叩頭曰如此往還恐悞試期公曰此物必婢僕遺失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咎歟寧不及試毋令人死於非命也竟還轉至寓所果係婢潑盆水釧在水中棄地主入笞婢數尋死夫又訴大喧鬧公出釧與之全活二命舉家感激街隣觀者如堵皆嘆服至京已二月初四矣倉皇投卷是歲狀元及第

○宋朱軾鄉薦後家貧設教里中歲暮歸家途見農夫械繫問之曰春月貸青苗錢限滿未償官司鞭責愿尋死耳朱問所負幾何曰三千五百朱以束脩代完釋其人後軾登第

○邑士劉徹屢舉不第祈之神夕夢神曰汝陰德有虧汝弟欠官錢不能相助致刑死徹曰弟不才神曰路人不忍况同氣乎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後獲報軾與子登第徹因訪之軾告以故徹悔無及

○明費文廣信人年逾五十無子授徒楚之蒲折二年方歸登岸散步聞婦哭甚哀問之曰夫負官錢將鬻我以償我去幼兒失哺必死是以悲耳公曰負幾何曰十三金公曰同舟皆我江右人各捐一金足以完爾夫之事勿悲也登舟募同行者皆不應公將兩年束脩盡與之離家三日糧盡衆鳩買米公無錢衆皆詆之或憐招之食公不敢飽至家語婦曰速爲炊吾忍饑二日矣婦曰顧安所得米乎公曰隣家借婦曰借貸已多侯汝回償歸而復借可柰何公告以故婦曰極妙總成人好事我夫婦卽受饑亦甘心矣如此則有家常飯可充饑携筐登山採苦菜煮爛舉案一飽就寢公熟睡婦念明晨又匱展轉不寐忽聞窓外呼曰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婦語公曰此神告也夫妻同起盥嗽焚香拜謝明年果生子宏十九登科二十成化己未狀元官至宰輔公生封吏部侍郎○浙有士人館於富家歲暮得束脩十兩歸至渡口見夫婦赴水者士止之夫言歲暮債迫欲賣婦婦不肯行故相率就死士惻然十金與之其人泣謝爲負擔而歸至家妻問束金幾何士言遇貧人赴水事妻曰胡不周之士曰悉與之矣妻喜曰此事極善至除夕妻治鰕酒少飲士占云紅鰕糟汁煮清酒水來濁次夕夢至瓊樓玉宇見除夕韵有續其句云門關金鎖鎖簾卷玉鈎鈎士覺而書



案頭族人笑其命薄故爲此言欺人明春赴館主人延地師塋母士以二親未塋屢嗟嘆主人囑師爲卜穴至一處見鹿踞其地人至奔去師曰此金鎖王鈎形吉地也士憶與前夢合但未知誰氏地適遇前與金之人至見士曰先生得非某乎吾自沐恩還債今稍溫飽常念未能報德今到此何事士言求塋地指鹿眠處民曰此吾山也卽邀至家厚款書契與之且爲助工營塋後士聯捷登第官至都憲

# 樂人之善

註人行善事天神恭敬人發善願天聞若雷諸佛護念上真主持奈何人不體天好善之心而妄行妬忌甚至陰計

謀害以毀其成惟恐彼之善彰在朝奪已之權柄在野奪已之聲聞嫉惡善人于已何益徒壞心術爲神明呵責耳苟能樂善誘掖獎勸播揚推引便是與人爲善功德

經引

## 論語曰樂道人之善孟子曰樂取諸人以爲善

論何龍圖曰樂人之善則人我同得如或妄分彼此高者惟欲善自己出卑者亦不欲善自人行甚則誣詞詆毀陰計敗美不過少快妬心耳夫使妬不行而彼之善自若即使妬行而彼之善愈高走自取不祥之實自造不解之惡則可中樂人善者爲心公而里

得哉樂善者不獨誘掖獎勸善自我行者爲吾善也。自完滿吾能播揚以發潛德之幽光，否則薦拔亦可開錫類之雅化。凡有善者，固可因而堅信，雖無善者，亦可聞而起悟。卽此便是與人爲善大機括。

○楊一清樂與賢士大夫共功名，朝有所知，夕卽登之，薦剡使得以展布其才學，以是桃李遍天下。

○龐統勤於養育人才，每稱道過其實，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雅道凌滅，惡人多，善人少，方欲興風俗，培道德，不美其談，將爲善者少矣。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之士自勵，不亦可乎？」

○善報陳瓘性謙和，與物無競，對人議論，多稱人善，雖短未嘗面折。微示傲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勵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卽譽美傳揚，以稱人善。謂已不能，後官宰相，謚文肅。

○杜正獻聞人有善，喜若已出。劉集賢聞人有善，稱道不已。文潞公見人有善，惟恐不及。韓忠獻聞一小善，必曰：「琦所不及。」四公名位隆盛。

○珠崖令死，前妻之女名初，十三歲後，妻生子九歲，相携扶襯歸，法帶珠入關者死。繼母有珠繫臂棄之，其子拾而置母奩中。及至海關，吏索之，得珠曰：「嘻，死矣，誰當坐者？」初恐毋服罪，對曰：「父亡之日。」



母棄珠、初心惜之、取而置之鏡奩、母不知也、繼母亦以初爲實、然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勿劾初、初誠不知也、夫不幸拾珠、置諸奩中、妾當坐、初固曰、毋哀初孤、而強活之、初當坐、毋無與也、相與涕泣、哽咽、送喪者皆哭、路人莫不淚下、關吏執筆垂泣、不能就一字、乃曰、吾寧坐之、不忍刑慈母孝女也、吏往服罪、主關者俱釋之、後乃知其爲男所置云、范端曰、母不忍女坐罪、女不忍母坐罪、或亦情理有然、至於後母不忍前母之女坐罪、前母之女又不忍後母坐罪、各爭一死、固情理所難盡矣、若夫關吏據法定罪、卽母子亦何辭、乃竟不忍刑此慈母孝女、遂寧以已身坐之、尤難、主關者俱釋之、以全其善、非真樂善者未易語此、

濟人之急

註人之急不一、疾病以藥、饑急以殯、殮急饑寒以衣、食急、婚嫁以奩、橐急、外而官稅私逋、及一切急事、皆當隨力方便濟之、

引論語曰君子周急不濟繼富

善報、馮商中年未子、如京師買一妾、至問所自、涕泣曰、父因綱運負欠鬻妾以償、心傷難折耳、商聞亟送還、父焚券不問取值、歸告妻、以教妻曰、用心如此、何憂無兒、居數月妻孕、將誕之辰、里人告

夢鼓吹送狀元至馮家次所生卽馮京後聯捷三元拜相加太子太師

○真州巨商販貨至杭州有相士名鬼眼者多奇中忽指商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大數至矣商懼歸舟至楊子江見一婦仰天大號問之曰妾夫有貲本五十緡買鷄鵝過江販賣歸則將本授妾持餘利易薪水率以爲常今妾偶失所授非惟舉家待哺無措必被箠死不如自溺商嘆曰我厄於數彼乃自歿其生如授金或可代吾命吾亦不妨行之遂贈錢一百緡婦叩謝歸商亦抵家悉以相言告父母召親友永訣閉戶待命至期無恙得以不死復之杭舟泊向贈錢家登岸值婦抱兒婦叩曰自蒙恩救援後產得兒吾母子沐公陰德所致圖報有日商至杭復遇鬼眼驚曰公在耶詳觀形色笑曰公必救一老陰少陽命商異其說厚金贈之○朱承逸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下有夫婦小兒哭聲甚哀詢之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數倍督責無償將溺水死朱慰之許以解厄卽往勢家勸曰翁以三百千錢將令致死三命於心何忍彼旣無償吾代還本翁如言朱如數還之其人感恩願爲僕婢朱不聽復以二百千給之營生是歲生孫朱服熙寧甲榜次孫肱亦登第爲吳興望族



○馮琦號琢菴父隆冬晨出路遇一人倒卧雪中捫之半僵矣解裘衣之扶歸救甦向因無子禱於東嶽是夜夢神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當令韓琦爲汝子後生公名琦少年甲第年三十六陪點相位

○毘陵錢長者名貴甲行善乏嗣里有喻老爲勢所索械繫連歲妻子凍餒求貸於公公如數給與事白挈妻子踵謝公妻見女殊色欲置爲公生子喻夫妻欣然公曰乘人之危不仁本意作善而以慾終不智急還之是夕妻夢神語曰汝夫陰德浩大當錫汝貴子妻果孕生子名天錫十八歲鄉會聯捷○集美曰憐貧求貸如數給與人或能也家有賢妻喜爲置妾女父母樂從其理順其勢便公獨不肯乘人之危不肯善以慾終此仁人之言千古不朽人所難能也○謝氏曰克己偏從難處克去此聖賢地位也人當以希聖希賢爲念又何嗣之不續哉

○常熟徐翁好善樂施貧者濟衣食病者施藥餌死者具棺觀婚嫁助壯奩十年不倦夜有鬼呼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中了舉人郎其子斌果登鄉榜翁積德愈厚鬼又歌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斌登第官兩浙巡撫

○河南劉聖順久不第讀書二部廟聞哭聲甚哀問之乃一人小兒

七年不歸。母年老甚貧，欲出媳以圖兩全。嫁遠商十二金，晚卽歸。商南去，姑媳不忍分離。劉聞急呼僕取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極，止有納糧銀十二兩，明早卽交糧。」劉曰：「爾取與我，糧候再借。」因作一書，言兒自離家七載，已獲利五百餘金，月餘便歸，先寄銀十二兩等語。覓人送至其家。姑媳得銀及書，以告遠商。商知其子尙在銀竟不取而去。越月其子果歸，所得之利與書一字不差。母携書語子，子駭甚。此神人不折散我夫妻耳。每日合家拜祝。劉公是年鄉試廟祝，夢二郎神親送往省，果聯捷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咏，知銀與書出公所爲，舉家往謝。公推不知。

○前嘉靖間，台州應尙書壯年肄業山中，夜鬼嘯聚，聞鬼相語曰：「某家某妻，夫久客不歸，翁姑迫嫁之。明日縊死，吾得脫矣。」公潛賣田得銀肆兩，僞作某書寄銀回家。父母見書，以字跡不同疑之。旣而曰：「書假銀不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越數日，夫歸，聞此駭甚。但不知何人爲此陰功。朝暮祈天福之，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柰此秀才壞吾事。旁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帝嘉乃好心，命作陰德尙書矣。」吾安敢禍之。公益努力爲善，賑饑扶急，卑以自牧。官果戶部尙書子孫貴顯。

○咸寧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兩淮，見竈丁貧而鰥者二千多人，比及



二年俱與完室及去淮人咏曰客邊檢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

○張彥明善醫貧者不受錢反周之富者以錢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藥人有請者必速往不計遠近嘗雪夜赴人延請家人止之曰彼病輾轉床榻可緩須臾乎一夕城中火起周遍燒盡其家獨存子孫貴顯

○于鳳精於醫存心中厚有輿夫病乃失銀成鬱也默以銀入藥中囑其自煎啓藥得銀甚喜病頓愈如此濟貧以爲常孫登明進士世之醫者若能盡心子孫必昌

○郭元振年十六爲大學生家佃送貲錢四十萬忽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喪未塋乏資財願假以治喪郭悉與之以車載去畧無難色不問姓氏十八舉進士官吏部尙書○李燝曰四十萬錢助喪無難色世所罕見也麥舟之助庶幾近之

○劉岑守維陽有故人子以父未塋請誌所費幾何子直陳岑曰且留相半密使賣金往辦之吏回始言曰喪已舉子可以歸岑語人曰此子氣太爽得錢不以喪爲事留此以畢之而先友之志酬矣○浮梁竇崇禮常造棺櫬施人享年八十沒後託夢與家人曰我生平濟人之急積累善功夢流子孫十四郎明年發解女可與說須

繼先人之志濟急勿怠自此相續科甲不絕十四郎名謙光明年果發解嗣後無虛榜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施錢五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施錢冀得福耳佛心慈悲孰若以錢爲獄囚償還釋數百人枷鎖之苦佛亦喜汝現身說法福不更大乎富人諾輸官子孫累世科甲孫覺引進作福仕至相

○趙抃知越州吳越大旱抃爲書會屬邑被災者幾何處窮乏者幾何人溝防城池官舍及民間當興築者幾何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能出粟者幾家僧道所食餘粟可發者幾何彙計老穉窮病望濟者共一萬一千九百餘人計富民所輸及僧道餘粟共得四萬八千餘石自十月朔日起計日授粟二升幼者半之復憂其衆相蹂也男女異日分給日給五日之食且憂其流亡也於城於野爲給粟所五十七計發粟官不足取吏之不在職者給其食而任其事示富人無遏糶他州皆榜定米價有米者照時價糶民爭發粟公乃出官粟五萬二千餘石平價予民爲糶所十有八以便買者又傭民修城四千一百丈令之傭日給工皆現身說法爲民全活計耳又有民取息錢者令富人縱與之待熟官爲追償明年春疫行造病坊樓疾病之無歸者募僧多人爲視醫藥飲食勿



令失所有死者、在處收瘞、事有未經奏聞者、委曲行之、一以自任、不累其屬、有上請、卽便宐行之、全活億萬、官節度使一品服俸、累朝貴顯

○富弼鎮青州、適河決八州、民俱徙京東、多方設賑、勸民出粟十餘萬斛、結廬舍十餘萬區、明年麥熟、各計遠近、授糧護歸、生全五十餘萬、公位極人臣、子孫綿遠熾昌

○范純仁知河中府、秦饑、公擅發常平倉賑之、郡屬皆言須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死、奏豈能及乎、諸君勿憂有罪、吾當自坐、後登相、壽七十五、謚忠宣、父范文正公知邠州、與寮屬載酒登樓、初舉觴、見衰經者往來倉皇、遣問之、是一流寓官暴卒、棺殮不給、公卽爲罷宴、周之父子相承、且有麥舟之助、世德濟美、貴顯奕代

○陳堯佐知壽州大饑、自出米爲糜、吏書土庶皆爭出米、活數萬人、佐曰、予一人力有限、蓋率人不若身先而樂從者衆也、後爲兩浙轉運使、錢塘壞、佐命築土堅固、爲利奕世、後遷并州、又爲築堤、給錢傭工、植柳萬株、民永賴其利、後拜樞密知平章事、壽八十九、謚文忠

○鄧元發知鄆州、時淮南京東大饑、元慮流殍日聚、必且蒸爲疫、先度城外空地、諭宦家富室出力爲幕舍、一日或二千五百餘間、

甕器用皆具民至如歸遇疾自治全活五萬人後爲龍圖閣學士  
享耄壽

○新城王翁鬻水爲業晨起至市拾金三千兩携歸復往市伺遺者  
數日不至因自念曰吾挑水度食安能享此多金因投枯井中明  
歲大饑邑令募百姓煮粥翁疏出三千金令疑其妄謾罵之曰若  
終身賣水不能自活安得此金若誑言定笞汝翁固請因遣吏往  
遂出三千金于枯井中後子孫累世簪纓不絕

○無錫尤翁晉高祖於洪武十三年七月建書院後開小池啟土未  
盈尺有黃后覆其上命止工至夜啓之有白金兩小罈抱石覆之  
至洪武二十年大旱尤曰藏金可用矣乃出一罈衡之百兩悉買  
米麥散之仍煮粥供不能舉火者銀盡麥熟乃止至二十五年又  
飢復啓所存金數踰前罈散米煮粥如故兩次所啓之金公未嘗  
用一緡鄉人感如生身父母後生晉公貴顯蟬聯

○黃兼濟每歲成熟罄家所有數百金收糴糧米來年新陳未接糴  
與細民價雖騰貴止照原價後慶紫府真君請去命坐曰子功德  
大上帝錫汝子孫富貴汝享高年後果八十八終子孫科甲不絕  
○蓋苗爲濟寧判官會歲飢白郡府自至戶部請賑部難之苗伏中  
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况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



視不救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王質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有婚約愆期者民言貧無以辦故違約質問費幾何遂出私錢以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盜因飢寒所迫故如此質命取衣衣之而遣去

○韓樂吾家素貧適歲飢與質俱盡一日止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欲分半以贈妻曰如明日何樂吾曰吾等是明日死彼却是今日死遂分濟

○范永曰以上皆濟人者然喪病獄縊離溺亦人所間有惟飢歲兩字到處不免誠使牧民諸君深體古聖王飢渴由已之意更以富范諸公爲法居下位者更以王公諸君爲法卽或有天災流行亦可以全活多命所謂以人事而補天道之窮也其福報豈可量哉集美曰吾願世之有權位者行濟人之事無權位者存濟人之心濟人時未遑思報而冥冥之彰報自不爽也

救人之危

註危者死生在於呼吸性命懸於俄頃如水火盜賊爭鬪刑獄或爲人傾陷或誤羅不測皆當隨力救援解免

經引

小雅六月棲棲戎車旣飭玁狁孔熾我用是急

論玄帝垂訓曰凡人生顛而患難中喜用一言改解上貧祖考下

蔭兒孫又曰推人與扶人都是一般手陷人與讚人都是一般口  
寧使扶人手莫開陷人口若能依此言前程永固久又曰危難中  
救人一命延年一紀救善人又倍之

善報衢州貧士范淇之拾遺金一袋歸語子曰世人以財爲命往  
往殉財死匿之不忍明日往候見一婦哭泣來言夫久繫獄將死  
棄產得金謀出夫之急遽亡此夫其休矣淇之驗實還之次年父  
子登第十餘世皆顯宦

○劉留臺少極貧偶於浴堂中拾金一袋托病不去明早有人至自  
言爲商十載積金一袋至此亡失劉問實還之人曰何不資此營  
生答曰我若掩人物爲已有必災况彼辛苦所得失去則不能還  
鄉恐陷非命吾何忍此一夕夢神告曰汝安分不貪帝錫汝榮後  
父子聯捷孫貴者二十三人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相者言十月必有大難王因急往蘓州斂  
貲回見一婦投水王急取二十金呼漁人救之問故曰夫傭工度  
日畜豕抵租昨賣假銀夫歸箠楚且無聊生王倍周之婦歸夫不  
信偕婦至王寓詢之王已寢婦叩門呼曰投水婦來謝王曰少婦  
孤客昏夜豈空相見婦曰吾夫亦在此王乃披衣啓門牆忽傾倒  
碎卧榻王歸相者大驚曰子滿面陰德勿憂無子且延年後生三



子兩子登第果高壽

○廣東王韓二舉人同北上會試江中遇盜衣裝盡劫去兩人欲赴水死舟人薛臨慰曰相公何輕棄其身倘前途乏用某以十金相贈兩人泣謝登程詢姓氏曰我薛臨也後富貴勿相忘遂別去到京俱高第因念曰我兩人非薛臨何得有今日乎後韓官戶曹王出爲節推臨別韓囑王訪薛王遍巡不獲後出巡鳳陽審囚見有薛臨姓名明晨老嫗訴陷盜詢之乃薛婦也王疑卽前薛臨詰以兩舉人被盜贈銀往事婦悉始末曰贈銀者妾夫也今被陷王命將此婦帶至後宅曰吾卽王某立出薛獄中親解桎梏薛因問韓起居王曰與吾同登第今湖廣副使薛至韓待之如王與之千金王贈百鑑薛言於王曰某一舟人蒙公全活已出望外今在宅內心悶求出自便王爲謀市地房屋薛不可願置一小舟復故業足矣王謙於韓各出百金造一大舟容萬斛名其船爲報恩船

○高郵張百戶由淮安歸遠望一舟遇風將覆一人踞舟背求救張出十兩呼舟船救之至則其子也

○無錫華公麟祥持千金爲商至京口見數舟盡爲風覆公急呼習水人救得一生者予十金得一死者予三金千金立盡索手回家夫人問之公告以故夫人抵掌稱善甚喜後長君韓雲卒正佳士

鄉科庚辰特用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語伯曰吾且死矣子可去伯曰遠來視子遇難而去豈伯行乎賊至謂伯曰汝何戀此而不去耶伯曰吾友疾不忍委之寧以身代友命賊異之相謂曰我等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乃率衆而退郡得以全

○無錫朱仲南少孤貧爲刑科吏廉慎景泰末吳越大饑湖民無以爲生群往大家強貸大家縛之送官指稱大盜郡守信之邑令不能庇朱獨執法爭焉屢受杖郡守罪及朱囚商議不可移累朱君擬各誣招朱涕淚嘻之曰我卽死獨不願以一身活數十命乎復往爭之遂持其獄又受杖歸明年爲天順改元赦死罪人得脫環拜終身如事父母嗣是家稍振生五子俱孝友孫曰袞曰絃俱登第絃仕至御史

○附救人說匹夫存心愛物必有所濟特衣食自足者不知饑寒之苦蓋因饑得病者不過三四升米調護之便有起色如此則富人過宿一費足救十命矣千金籽粒十捐一焉歲時飲食衣服十嗇一焉足救千命矣若得數人結此勝會置一空屋積草薦鋪牀以貯貧病使免風殮露宿之患則調養易愈寒天尤急須得一赤心



行善者照拂之方可四門有此則殃扎鮮矣蓋人當豐亨富厚時又欲爲子孫計長久眼下救人一錢尚不肯捨不知水火盜賊病訟橫災能令我傾家一旦無常來到祇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何如救人積德于冥冥中爲子孫昌大之計也哉

○昔賢云事當窘迫忽有人焉死力護持遠負之而趨近匿之而避濟天地父母之不逮而後知俠烈之道尊語多喧囂忽有人焉鎮靜主持小言之不驚大言之不怪導仙佛聖道之難通而後知沉默之體重惟救危者足以當此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註〕得失如己平心爲主世人忌得幸失止緣地心不

平抑思人所得豈分之我而有忌心人所失何益于我而有快心總之自生煩惱徒增罪孽耳○王命岳曰此二語乃格天要訣是篇中要緊金針兩言當千萬言何者以其誠也而篇中行善大君子大抵皆與二語相符世有號稱長者而得天譴豈非中藏與二語反人不知而天知之歟

引

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

之也易曰吉凶與民同患書曰疇庥乃身

善報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園林陰陽家謂此地當踵生公卿公曰吾家獨貴孰若使吳中之士咸教育于此遂奏以其地爲學宮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迎母俱往不可請于朝願以柳易播

○集美曰二公之德不可草草略過見人得如已得謂人已得到手我真實能爲他歡喜是無我無人者二公以已物推讓于人等而上之堯舜之禪天下不過此至誠爲公之一念耳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有意行此篇者當以二公爲憲章云

兩報王立本云某爲書生時于歲考後適有分守行縣諸生謁見後問及考事止問案首姓名幫補進學人數而止餘不問越數日分巡某至縣亦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人數而止餘不問諸生私訝曰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曹誌之觀二公去得失何如未幾分守公官至戶部侍郎子且登第分巡公陞陝西副使遇安化王作反腰斬之吁豈一問遂能致禍福哉言者心之旌而行之表也存心仁厚則一言一行依乎厚焉存心刻薄則一言一行依乎薄焉君子以厚德載物彼殘忍刻薄之人豈享福之器哉然則見人



得如有所失見人失如有所得皆殘忍刻薄之人也受惡報不亦宜乎

○李琮爲湖廣觀察使漁戶呈巨鯉宰人剖魚得印篆曰衡山縣印琮因索衡山近日文書視印似新鑄者乃召衡令攜印閱之果新鑄也琮屏人究之令伏罪曰舊印被偷去某憂刑戮與吏潛命工人爲之惟俟死而已琮爲祕其事碎新印令賁舊印回併無知者論何龍圖曰虛願無當須求其實如還遺金拒奔女救生命濟孤貧拯患難賑饑饉乃爲積善之實其大則法制以造萬民之命謨猷以禔百世之福幹濟以解億兆之危乃爲達善之實然凡此殊不易辦亦不易遭或限于勢絀于力殫于財萬鮮一就茲有無藉勢力不假才能而所就有加于積與達焉者祇爭人一轉念間亦曰得失如已而已夫人得而有忌心人失而有快心俗情盡然賢者不免若夫存心不分人我見人憂樂悉如已則一存心之微而獲報已無量矣

不彰人短

註短如才技之拙聰明之鈍暗中之慝過惡之非皆是短處豈但不當彰之且宜曲爲掩之不爲掩與彰同矣

經引中庸曰隱惡而揚善

善報曹參爲相國見人細過輒掩匿覆蓋

○韓魏公爲相每見人文書攻人隱惡者卽手自封之不使人看

○歐陽公所書以唐李肇爲法而小有異者不書人過

○馬援戒子曰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楊龜山曰口固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聞也更于伏波之說有進焉者

○文徵明不喜聞人過有談及者必巧以他語更之先輩用心之厚古今同轍如此茲數公者皆名將相卽諱惡一事可以通治體可以著家箴可以泯樹怨其受報已位極人臣矣

○羅狀元洪先公父循會試寓京失去裘褐同舍生訪得之欲循恥其醜對面舉褐示循循急趨出語生曰我失褐無大損彼得惡名尚得爲士乎生謝嘆服

○徐文貞致仕歸里燕客一人取席間金杯藏之帽公適見之席將罷主者檢器失一公曰杯在我貯一其人酒酣潦倒杯與帽俱墮公仍納諸帽爲整冠令人扶至彼家

吳賀母謝氏一日賀與友言人之短母于屏間聞之怒答賀一百或謂臧否士之常議之何妨忍答若是夫人曰愛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必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不受吾誠



豈可久之道乎因涕泣不食賀叩首改過方就食汪廷納曰賀母可謂知義命矣出語傷人是謂忘親由是賀得不彰人過可謂仁人又可謂孝子聖哉賀母方之三遷之教可擬倫矣

○楊鐵崖避地松江有一貴遊子破產流落踵門一日竊其書盡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與以書畫爲進見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羅可性寬弘有盜刈其園蔬者可遇見却避草間以俟其去

○韓康隱伯陵山中桓帝備玄纁安車聘之使奉詔聘康康乘柴車先使者至亭亭長以朝廷徵韓君過此方發人修道路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遂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使者至曰乘牛翁乃徵君也使君欲奏殺亭長康曰愚老與之亭長何罪○世人平地風波者固無論矣卽少知自好者至乘權攬要時安能如韓公以牛與人而反與之委曲方便此聖賢佛菩薩心腸所以爲萬世可師可法者也以此証不彰人短奚翅不彰人短已也君子曰此不彰人短而充類至義之盡也如此方真實能不彰人短也

○王曙治蜀有謗其大苛者會劉燁召對真宗問曰凌策與王曙治蜀孰優燁曰凌策值歲豐故得平易治之王曙值歲歉慮民爲盜

○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內出婦人對理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有褻朝廷大體且帷閨之私或偶爾有過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曾二君之不逮乎上寢之○集美曰彰人短在閭巷不過失忠厚許陰私而已在朝廷則一言而死生安危係焉魏徵此諫不僅于存寬洪嚴治體且與大臣出生死警過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世之職言路者皆能倣此則申錫無疆慶流孫子矣

○段邁過黃坑從者拾枯骸一片隱隱有逃奴字蓋黥踪入骨也夜夢一人以手障面索骨且曰懇爲我深藏毋令人見從者爲瘞之後又夢是人來拜謝曰蒙君惠及枯骨且爲藏羞吾得叩于帝錫爾子爲武職叅軍其子食糧營伍後果爲叅將○夫死骨黥踪尚羞人見則人短固可彰乎埋骨猶能食報則不彰人短其報爲何如乎願讀是篇者深留意焉

**不衒已長**

註人有才能不如學術有功業不如器量有文章不如受用凡人苟有所長卽當善藏其用故上而聖人則

若無若虛次而君子則不矜不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聖人大智若愚纔欲見長便是短處如龜以智自燃翠以羽被殘丹以含



色而磨肌石以抱璞而碎質象有齒以焚其身物尚如此況于人乎每見少年英異之士露才恃能往往兀兀窮年而潦倒終身者非其器量淺薄銜玉求售自少受用地乎

經引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

論人病在好談其所長談其所長不若養其所長談則人多忌之養則人多敬之困天下之智在愚窮天下之辯在訥服天下之勇在怯彼銜長者能以智智未能以不智智也故歐陽修長于文章對客多談政事不及文章蔡襄長于政事對客每談文章不及政事二公皆善于居長處

善報李泌七歲能文嘗賦一長歌見志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歌成莫不稱賞獨張九齡力戒曰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君今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況童子乎泌泣謝再三後為一代名相

○范文子暮退朝父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腴詞于朝大夫莫能對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懷文之也

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學以校後文子謙謹自持  
明哲保身而厥後克昌焉

# 遏惡揚善

註遏字有兩講一說謂遏惡于未萌化誨之勿使漸滋也

一說遏止也如以遏徂莒之遏人之造惡有明知故為者有無知誤為者然惡易熾勢如燎燃必婉轉開導之隱藏之使其改行勿令潛滋暗長以遂其過人有善言善行當誠心好之然善易微機如伏火必極力表彰之誘掖之以成其美令為善者益加精進聞善者相率感化以廣其善

經引

## 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論太上云遏惡揚善佛家云止惡揚善儒家云隱惡揚善三教總是一教○明黃仲昭為吏部文選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需才如農之積粟今士大夫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每客至即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雖小官不敢忽謂揚一人即揚千萬人之法也○呂公蒙正嘗謂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四方無事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用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能用人則有善而無惡耳



感應篇言角力全 卷之一

四

善報麻城劉公仲輔乃莊襄公燧父自少仁恕與夫人董母初婚之夕家尚貧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族人子想以貧故爲此卽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囑曰汝卽改行爲善我終不言汝短夫人常問其人公曰已許不言矣及公沒有一族子哭甚哀人始疑爲昔偷兒而時已有善行矣公後子貴享高壽曾孫玄孫登甲第○閩春元林某謁杭州府房師司理某有窩主在獄願以千金爲求釋司理屬意林林謝曰縱虎傷人于心何忍更許言一事乃富家妻以孕亡岳翁誣以人命出二百金贖罪林訪知事果誣且結訟三年產已盡林曰仲冤理枉正吾輩事何必言謝卽白于司理釋之止覓些小事資車馬入京途夢神告曰君却非義之財救無辜之命上帝已令某總兵厚贈汝林覺而異之比臨塲報母憂回訪二大老皆年伯也時吳下友人王某在坐二老謂林曰年姪遲留三日當有三千金爲贈此天定也頃有某總兵失機求解我兩人屬意于王王夢金甲神告曰此係福建林舉人物實非汝所應得特來報知今適遇年姪豈非天定乎林因述杭州事併夢中語王與二老奇之林獲厚貲歸來科及第○集美曰窩主欲以千金贈乃言不肯縱虎傷人則窩主金無所用

憐其貧却其金爲之釋豁則富翁非殺妻之惡人乃無辜之善人也善人固當救之救之乃所以揚善也故上帝命總兵以三千金贈來科又登策則遏揚之報如此百爾君子凡臨財必勿苟得也多今日取少豈遂爲少究竟能弊虧者未嘗不是討便宜處也凡交財利皆當如是至于兄弟產業俗情爭多較少小是忿爭大則搆訟同歸烏有是未鑒此也

**推多取少**

註推多者以多讓人取少者以少自予推多則人不爭取少則人不妬大抵人生貧富天已註定今日取多豈遂爲

經引

**禮記曰分無求多又曰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

善報薛包與諸弟分產田廬處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也奴婢取其老劣者曰我與其事久汝不能用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後諸弟屢破敗包復賑之

○陳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日不畜僕妾惇睦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開寶初競一家千口嘗苦食乏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競死弟旭每歲止受貸之半會穀貴或勸全受可售善價旭曰朝廷賑恤安得見利忘義爲罔上之行乎太宗嘉其廉遣中使賫御書仍賜給二千石



○徐積與叔分產讓叔恣取惟餘一筐圖書兩間敝屋略無愠色

○張士選幼寄養于叔叔有七子一日叔謂選曰吾與汝折筭產分爲二選曰不忍諸兄弟止共一分可分爲八彼此固讓卒如選言選年十七鄉薦入京一術士相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文章非吾所知但少年滿面陰德紋是年果第

○蕭修撰公與成弟光祿公與潔友愛甚年五十猶同爨二公所入俸及財帛俱公用併無私後折筭弟曰兄子六人已子只二不欲以二人均六人之產辭不受兄曰先君愛若猶我也兄弟一體應均分相讓不決請于母太夫人命以十之四與光祿乃止後二公俱防顯位然則推多取少不獨兄弟處君親世人皆然又不獨財產凡事皆然明中讓去暗裏補還幽冥中妙義巧于福善而懲姦分毫不爽只要人能大喫得虧依此誠心行去勿望報報難述也

○汪一麟以知州陞刑曹給銀十兩令州民趙鏐修船北行修完公攜家登舟見繕治堅好問所費鏐對十兩公細訪用二十兩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把墨三觔折四兩喚鏐曰吾知爾賠十兩今以此償值鏐勉受退夫人語公曰既知十兩卽當償足以扇酬勞可乎公亟補四兩鏐愈不敢受公面發赤曰是使我不如婦人矣不許

○此以多作少止佳多反少皆更進一筆

○欽人吳少亭年未冠自至州初姓一而家焉翁屬志清苦內子亦以少君自待靜好白首如新先人遺產悉以付兄俱置不問又友寄八百金友歸途病故翁訪其子與之原封如故後壽九十七子科甲蟬聯

受辱不怨

註凡人辱我定非無因但思我有可辱何怨于彼我無可辱彼自妄爾我又何怨

經引孟子曰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

有容德乃大

論譚處端勸聞被打折齒不怒曰謝他慈悲教誨

善報唐婁師德與李德同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侍者怒曰此何異田舍翁婁徐笑曰德不為田舍翁夫誰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公謂之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何以自全弟曰今後有唾弟面者但拭之庶不為兄憂公愀然曰人唾汝面怒汝也拭之乃逆其意而甚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受之公之謙遜如此故當女主虐焰之日竟保名位以壽令終

○宋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有一人指曰此子亦參政也公佯不聞



同列欲訪其姓名公不許曰恐知或不能忘不知爲愈

○富弼少時多被詬罵富概不問或告之富曰是罵他人曰明呼公名公曰或有同名姓者非罵我也其人大慙

○有李某者星家爲推某月日值難星有奇禍是日李外出遇負薪者誤勾大敝其衣李怒甚已而念星家言爲解顏慰之去負薪者歸是夜暴卒不能發端

○臨江胡秘較與客圍棋忽有村民惡聲甚厲公問欲何爲曰來筭簿公曰少頃其人進前推局大罵客不能堪公笑謂曰欲勾簿乎曰然取簿卽爲勾之仍與斗米卽時遣歸明日聞已死矣蓋以計服毒來無隙可乘而去也公能有容免禍後仕至二品

○長洲尤翁開典鋪歲終有人白手來取當司典者不允遂惡言詈罵翁徐諭之曰我知汝意不過爲新年計耳此小事何爭爲命檢原質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拜年用他非所急自可留也其人持衣默然而去是夜竟死于別家經訟數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翁富特來種禍旣不獲更移他家翁因語人曰凡非理相干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禍立至矣古云忍字敵災星若不能忍未有不受辱者故佛法以忍辱爲第一若夫忍耻辱余圖報復比又習謀之術耳豈修身砥行之心哉

○徐暉菴訓子曰吾人最好是逆字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往與順有盡來與逆無窮也今人處順境現成受享有何意味惟逆則艱難險阻中陶鍊得幾許不朽事業是以豪傑遇逆境便看得天心仁愛打起精神不肯當面錯過逆來順受四字當貼座右

**受寵若驚**

註寵榮寵也一切名位利祿皆是世間禍福相倚其機甚微若當受寵時此處便伏有禍機在故處盛滿之地慮其

難副局踏不安若驚也知驚則遇亢思退履盈防虧戒慎恐懼朝虔夕惕斯得矣

引經

**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又曰居寵思危罔不惟畏**

論楚孫叔敖遇孤丘丈人丈人曰僕聞有三利必有三害爵位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人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叔敖曰不然爵益高吾志益下官益大吾心益小祿益厚吾施益博可免于患丈人曰善哉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真能受寵者也善報王文正公旦歷官拜太尉兼侍中每陞官職家人出賀必止之曰遭逢如此愈增憂懼何賀為及朝命出使自禁中乘輅車出都門百官餞送稱公榮遇公曰吾何益于國但覺反側不安耳

○張定公詠拜吏部謂李畧曰蒙恩擢大官轉下而思則身必危轉



上而思則恐必敗慄慄有懼色二公後皆得自全

惡報楊誠齋當相諸子姓布列中外甚衆子慎復舉及第賀者畢至公頻蹙曰君知傀儡乎至曲終必盡出塲人家氣數有限盡洩不宜吾恐曲終時也公知持滿必覆諸子姓不預爲修省未幾公罷相慎戍滇洵以殺人抵大辟

○盧多遜初拜參政父愀然曰吾家一旦富貴至此苟不持謹必有天殃遜不念父言竟敗

箴蔡京入相喜動顏色童貫作樞密喜不成寐未幾一竄一誅此可爲盛滿不知驚者戒也處世讓一步爲高退步卽進步根本利人實利已階梯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受人之寵當思自全故儒者以恩愛承順爲灾疾佛氏以恭敬供養爲軟賊三教聖人言如一口人當得意時宜多一番謙謹乃可持久無敗

# 施恩不求報

註君子以濟人利物爲念豈可有望報之心如求報卽

施有功德否答曰無功德蓋有心求報名不淨施安能有功然施道有三在人隨分自盡有法施有財施有心施種種方便無施之名有施之實是謂法施損貨賑齊卑流雖顯市者不至有帝幸之

漆是謂財施。窘于財，困于法，但心念惻然，思欲濟之，慙慙懇懇，設身處地，無可如何，是謂心施。法施財施，必有財法，乃可。而心施則人人可爲也。

經引

禮記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

### 望其報

善報北魏李士謙好施，值歲荒，出粟千石貸鄉人。明年又荒，公對衆焚券，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不受。明年又大荒，公復粥賑濟，全活萬餘。或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如耳鳴，無有知者。今子已知，何爲有陰德？後謙壽百歲，子孫顯宦。

○宜興邵靈甫積穀數千石，或勸之糶。公曰：是圖利也。大饑，或勸賑粥。公曰：是沽名也。乃盡發所積，僱傭砌道，自縣至湖四十里，復浚蠡河，橫塘水道八十里。又通番畫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水陸又均得利。公幾百歲，世代科第三公。

○范文正公子純仁歸姑蘇，載麥舟次丹陽，遇故人石曼卿三喪未舉，留滯暴露。堯夫悉麥舟付之，單騎抵家。公曰：江東見故人否？荅曰：曼卿三喪未舉。公曰：當以麥舟助之。曰：付之矣。公悅。



○程夷伯年三十九，夢父曰：汝今歲當死，可問覺海僧詢之。曰：君年促，尚可延，取水呼氣令飲。曰：夜有吉夢，是夜夢至一宮府，左廊下見男婦衣冠齊備，皆相歡悅。右廊下枷鎖涕泣，左邊書是修橋造路人，右邊書是毀橋壞路人。任爾擇取。伯曰：寒士焉能捐貲修造？自是留心平治，力所逮者勉之，力不逮者憫之。後遇覺海曰：子陰功甚多，添壽且昌後矣。後九十四歲卒，歷世貴顯。

○張弼用心竭力，脫李大亮之死，及亮貴，欲報弼，求之不得。一日遇諸途，拉至家，悉以家產付之。弼堅拒。亮奏帝曰：臣得事陛下，張弼力也。願讓臣官爵付弼。叩請陛下。帝除弼代州中郎都督。後人謂亮能報德，弼不自伐，兩足多也。

○東漢梁商曰：多藏爲子孫累，俸錢及賞賜悉分昆仲，記貯年凶，致米錢遠近饑民悉賑之。

○梁嚴植之偶見病人臥地，黃姓，家荊州，傭工病篤，船主棄之。嚴爲載還，調經年，愈。黃請終身爲僕，嚴不受。厚資糧送回。

○朱重多買敝衣，請善縫者，成衣數百，當大寒凍，盡給貧乏。

○陸孟昭送客出門，有丐者于道熟視，令引入。語夫人曰：絕似吾少時友，詢其姓名，果然。公持其手曰：子貧至此，遂令沐浴更衣，與其

次食，旬餘友辭去。公親送，至一官曰：吾爲子置七，器用具備之。

石金十兩以此營生母浪費也

○宋景德中北界寇邊勢焰李居正以小官募丁壯平之洗其穴奪回男婦無數莫紀其功張忠定公詠密奏聞真宗大悅遷居正官詔候閣門莫知所自或告張公正急趨謝不得進托禮閣者傳刺公批曰公臨財廉臨難勇臨事勤臨民惠加之以謹畏報國大丈夫也謁謝近私終不得見居正佩服終身此皆不望報者究竟未嘗不報語云恩雖亂亂者不期而自會怨不可結恐窄路之遭逢

與人不追悔

註凡人臨事者不肯與即與亦有後悔悔則所與不惟無功而反得過矣若真樂施與不居德何悔之有但行

惡事悔之將來惡事漸止善事悔之將來善念不生也

經引

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孟子曰樂善不倦

論眉山蘇公仲輕財好施遇歲凶賣田施賑及冬豐人爭償之一無所受自是祖業耗散迫于饑寒而好施之心如故終無悔心生子老泉孫東坡穎濱俱宋名人○王命岳曰好施至貧人或悔之蘇公可謂安仁矣

○周惠化好施至困不輟一日志觀真人作為乞者試之周施舍如不及度化入華山遂得道



○劉白雲初不知修行事但家富樂施不俸後遇真君授道爲真人  
○陳天福素稱長者每年積米施鄉里一日有道人以錢百文糴米  
陳曰修行人何用錢卽施米五斗道人詩曰遠近皆稱陳長者典  
錢糴米頻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寵侍君王歡笑也題畢不見後  
果子孫登第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震召子公弼等問之荅曰此人  
瘋顛大人不必應之震怒曰爾必墮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柰  
何導吾吝惜財帛且此人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人也亦非凡事  
也命左右如數與之于是三川之士皆化樂施而習俗丕變爲醇  
風云

○吳江徐孝祥隱居好學布衣草鞋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  
一坎內有石甕啓視皆白金亟掩之人無知者二十年後大荒民  
皆餓莩祥曰是物當出世也啓穴口取金收糴以濟貧民全活無  
數銀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遣之于穴中物分文無犯子純夫  
以明經發解登第官翰林○徐公因取爲與雖有取之名而行與  
之實所謂取與無傷廉惠行藏自合中庸不又更高于不悔者乎  
○常熟瞿嗣興陰行善鹽工王氏大雪竈突無烟興憫之携錢二十  
簞詣及恣掠不令印名又歲飲貧人糴米衣不及徑受其錢五

百伴曰我受汝錢什百倍之粟凡負財者必多償其債家之性問之興曰彼胼胝手足求升合利吾忍與之較乎子孫屢代榮顯○天下無限不肖事皆從捨不得錢起天下無窮極好事皆從捨得錢做吳之魯肅唐之於頔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出手者自古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亦無捨得錢之不好人然立心要正當施恩不望報乃是好人如奸雄輩陳氏以厚施竊國豈修身砥行者所為哉此又與人者所當知也

### 所謂善人皆敬之

註此句是承上起下之詞自此至神仙可冀為一節言積善而天人交報之以福也上文言感

此下言應從是道則進起至此謂必能如此乃可謂善人善人二字所包者廣堯舜周孔孟大聖大賢皆是上文言人皆惡之此言人皆敬之好善惡惡人之公心於此可見

經引

### 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善報李文正公昉既致政因上元張燈宋太宗命安輿迎之坐御榻側帝手酌御樽選果桃珍者賜之曰如卿者真善人君子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功偉績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四者自謂允叶今



蒙聖上以善人君子見稱，汝曹當踐吾平日所行，益加修省，庶幾無忝其子宗諤守訓光前裕後。

○參政李公穆死，上卽臨喪慟哭。顧左右曰：「天不使善人爲朕輔，胡奪之速？」宗諤問文正曰：「從叔爲事何如？」能使聖上慟惜如此，公曰：「參政潔清簡亮，恬淡寡欲，直不忤物，曲不苟合，且學問該博，識量深粹，兼善與人交，敏於從事，真善人也。」

○司馬溫公赴闕，衛士見之，莫不以手加額。百姓復遮道告曰：「無歸，且留佐天子，活百姓。」遼人聞之，戒勿犯邊。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隙天下。田夫野女皆稱司馬相公。後公薨，京師罷市而弔，典衣以奠，四方會葬者數萬人。

○劉元城字器之，時人皆謂過南京，不見劉侍制，如到泗洲，不見大聖一般。及薨，耆老士女莫不持瓣香誦佛祝公，門壅塞不得入，設大爐門外受香，香爲騰貴。

○富文忠公嘗乘小簣過天津橋，往觀者市爲之空。

○徐孝節廬墓，城中人皆往敬香，市爲之空。

○申顏特立獨行，每過市肆，人皆起立。

○邵康節出遊，城中士大夫無不側履而迎。

○王恕爲吏部尚書罷歸，天下縉紳過三原者，必屏呵從走謁。

○陳獻章新會人嶺南有遊國學者北上必問曾造白沙先生門不

因以之爲輕重

○文徵明字衡山居吳四方入貢者造之不得也必望其居遙拜而

去○集美曰善人者天之精英國之元氣下文云天道祐之人安得不

敬

天道祐之註古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蓋善人行事與天心合故天祐之也或蒙難自全或履險克濟豈非天之默相哉

經引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善報劉器之已登第復歸從學每以漆雕開斯未能信反求自歉及拜諫官公忠敢言累抗疏論章惇小人不可用人皆縮頸及惇用事公遂遠竄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爲隣高竇雷化說着便怕凡此八州公歷其七雖盛暑鑒者不少寬假人皆謂公必死而竟無恙時有一貲郎揣合惇意求爲殺公卽擢爲本路運判飛騎將至公貶所只二十里夜半忽聞鐘聲如雷貲郎如有物擊嘔血暴死李忠文少有大志長肆力學問永樂時應詔陳十五事上允十四事未幾被讒下獄因東陽薦復官至洪熙時以時政違節條奏二



疎上怒命武士捶十八爪脇斷曳出下錦衣獄是夜斷骨復相接  
○西漢董永家貧無以葬父賣身傭工得錢營葬上帝憐之降織女  
爲妻日織一絹贖其身產一子織女昇去景帝時永舉孝廉爲中  
尉子仲舒以賢良對策第一仕至江都王太傅爲大儒  
○庾子與南陽新野人父域出守巴西卒子與扶櫬歸過瞿塘險灘  
秋水方壯舟人懼子與仰天大哭水爲退二十餘丈柩旣過水壯  
如初

○蘇州歸公大賓好施與親族未婚者婚之難嫁者嫁之未殯者殯  
之冬間施絮袍凡鬻瓦木等器悉與過值又多刻懺經兼愛惜物  
命多贖禽魚放生後爲泉州別駕署南同晉江三縣多出人于法  
遇凶歲平糶救饑善政洋溢偶遇火災衣冠拜禱火即反風熄滅  
後壽七十三子孫大貴

○成武馬默知登州宋制沙門島罪人誅赦其罪例定赦三百人多  
則取投海中默奏神宗言朝久旣貸其死今以溢額投海害傷皇  
仁乞詔發配年久者移登州上納之著爲例自此全活無數默無  
子一日正晝見絳幘雲被者挾男女自空而下曰我奉天符馬  
默活沙門島罪人俾續其嗣俄乘雲去遂生男女二人默任至都

○張氏年十八歸戌卒李午未幾午同從姪零出戌闔中別在冢事公姑甚孝舅姑病凡四割股療之及午死呼天祝曰天平妾夫何罪生不見父母沒不能歸葬死不得見妾妾安敢愛死乎天若許妾歸夫骨祈途中當無阻滯鄉人相率贈金大書其事于衣背以行抵閩零猶在問夫葬地已失所張慟幾絕夫忽附童子與張語生前事甚悉且示枯骨處如言得之持骨祝曰信吾夫骨者入口當融如冰雪粘如膠已而果然

**福祿隨之**

註隨之謂不求自得也善心所感嘉祥協應不思而至故吉慶有如影隨形之義

經引**詩曰福履綏之又曰百祿是荷**

善報甄百里治病心誠不厭煩苦一日上不豫或薦之一劑立愈寵冠宮禁數月之間積金二萬餘是福祿非不求而自得乎

○富鄭公爲諫官直言危論宰相不說因疏使金時歐陽文忠上書引盧杞薦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書入不報及公至金數言動之修好中國不用兵者百餘年使回屢高官不受踰月除樞密使又辭上益加寵眷每視朝必待公撤班乃坐禮絕羣臣此福祿寧待求乎



○幸叟曰、天地傾側、日月全虧、角齒不兩固、華實不並茂、缺陷所從來矣、或才高數奇、或遠駕軸折、或穎長忽萎、或望秋先零、或根深立稿、或都通顯而身陷危机、或享厚實而名隳末路、或朱門空鎖、廣抑遄歸、初服方回、薤歌隨促、或子孫不好筆墨、徒貽紈袴之訛、伉儷不克齊眉、致啓墨符之孽、甚者血徹中絕、螺贏之負堪憐、否則骨肉情傷、蕭牆之禍更慘、予也時命叨順、幼採芹、卽補餼、鄉試第一、廷試復第一、卯辰聯捷、傳臚擢冠、鼎甲、選翰林、爾時神祖盡攝、惟歌咏太平爲樂、亥子間、逆璫煽亂、善類一空、予竟免禍、乃未幾、以少詹起、南翰長、又未幾、以正詹陞、南京少宗伯、迨枚卜、命下、遂特簡致揆席矣、而二子弱冠躋青雲、諸長孫強記千言、幼亦眉目娟好、荆室白首相莊、不畜艷姬少婢、眷屬共結淨因、現身脫離欲界、復得壽藏于胥南、卜云其吉、凡此皆人生所願、邀于天而不必得、得之而不必全者、至于余、天獨無所憾惜焉、語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余生前多植風根、今世又行義無虧、且篤信因果、不敢爲害人殄物之事、故福祿乃隨之也、○閱此數言、方知爲善最樂、欲求福祿者、當三復之。

衆邪遠之

註、邪不勝正、妖不勝德、如太陽一照、冰雪自消、溥曰、妖由人興、人苟無繫、妖不自作、又曰、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魑魅魍魎莫能逢之

經引詩曰兩雪漙漙見覲曰消禮記曰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論武三思有妾素娥每宴朝士令娥出自誇其美一日狄仁傑至娥不肯出武怒呼之遂入堂隙中私與語曰妾本花月之妖狄公正人安敢見也

善報吳郡韓襄毅公雍少時讀書于府學尊經閣夜半突有儀衛至設席閣中邀韓公首坐見冠帶者五人侍從不類衙役行酒用金臺盞韓執其一至曉不釋手五人命撤席散去口中稱尚書韓爺韓公心疑次日以酒器訪于閭里有一富家女病是晚失金臺一副韓公造謁以所收者示之乃所失者韓公述夜來怪事富家述女病之由且云五郎神即日來娶女女將亡奈何公詢其女尚未聘曰汝以女許我爲配我能救之富翁欣從命韓公用硃砂寫韓雍之妻令貼在女臂又寫韓雍在此粘于門首越三日黃昏時候遠近見燈火轎傘至富家門倏然而返報曰韓尚書娶作夫人矣女病霍然後歸韓封二品夫人

○陳僖敏公微時有善行蘇州尊經閣素有妖鬼公避暑學道山中夜深月朗微見羣妖共飲一鬼嗅公曰此人骨香可作脯上坐者



叱曰行善相公也吾輩豈敢相犯卽散去

○晉陵城東顧成娶錢氏女歸寧時疫大行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斃者有巷不留人者令人神悸股慄病者親戚不敢過問顧成先得是疾父母家口共八人俱伏枕待命成婦聞信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媳曰夫之娶妻原爲公姑生死大事今翁姑俱篤不往一視與禽獸何異吾往卽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道翁聽鬼相語曰諸神皆迎接孝婦歸矣吾等不速避受譴不小八人俱得活此順治甲午三月事

○吳中陸慎行舉鄉薦制行正直受霑化令延師教子師性淳謹令甚重之師恒怏怏令問故師曰室女爲妖所憑令曰吾爲君除之令出示某日獵郊外某處令各獵戶俱帶鷹犬刻期赴縣是日遍閱獵戶有犬百餘每一犬配一燈籠用竹杆一根長丈餘又用二人持兵刀火炬輔行命師潛歸命獵戶潛伏師舍環繞數匝一更後炮响一齊舉火衆聽令去比至師家硃批封皮鈐印密封女室令與師對酌以候妖至忽狂風暴起空中呼叱而至令厲聲曰爾若有靈何不從戶而入空中卽擲泥土遍几席令曰朝廷命官泥土何爲乃令舉炮响百炬齊燃金鼓震天妖驚奔忙無處逃竄墮地爲犬所吃乃一雄狐也女病遂愈○夫邪不勝正妖之所以爲

陸君屈服者以正故也不然豈猶犬火光月能制哉

神靈衛之

註神靈隨在現身所欽者忠孝所敬者正直所重者陰功所尊者道德所眷者忠厚所報者良善數者名為善人神靈無不衛之古來積德之人或遇水火刀兵神靈皆為呵護也

引經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善報韓魏公移師中山將至汝河前驅報水暴至公曰業已至此亦不能避命速具舟既濟而波濤如山後騎未有渡者時徐濟之民皆見公渡時有神龍堰閘上流水為立淺

○梅公儀知滑州夜報河決公躬率官屬分役隨處填塞正窘惡間見白鬚老人載一舟楷程往來佐助意謂義民及天曉水定索之不見

○鄭義門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文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扁孝友堂乃建文皇上親筆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訪之使至前三日扁索朽墜地偶去無踪及發櫃惟見經文遂不發復命乃斬誣者李熿曰堂扁不墜誰與撤之十櫃盡發兵器見焉則鄭一門無遺種矣此見孝友之家鬼神呵護也彼誣者欲以禍鄭不知悉以自禍也然君子創業垂統可不慎歟積善子孫未必能



讀又積兵器若有不虞且貽子孫以危亡之路乃幸而得全總以見神所憑依將在德矣

○管寧自遼東歸渡海遇暴風自反無他咎惟一日科頭三晨晏起為罪已而他舡皆沒獨寧舟自若時夜晦暝舟莫知所向遠望有火光趨之得島併無居人人以為神光燭之也

所作必成

註凡人所作而不能成者多由善根淺善緣薄善念浮以致大願成虛陰功難滿若人事既合天心則天心豈避人願故下文云神仙可異況其他乎

引

禮記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

善報歙縣余永寧祖販木為業一日邑中議建石橋估費四千金余意獨任而貲本止四千又已市木在山因往彼急賣歸而舉事及至彼木價騰貴獲利數倍橋工告成其本如故其所作必成為何如乎

○金陵賈人楊章妻三十生子即與夫別處持齋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令合家皆持準提齋咒及將卒家人見童男女各持明燈香花幢幡寶蓋接引往生西方婦乃合掌念佛坐化而逝

神仙可冀

註人與道合可成神仙苟能靜而運氣持志一心不動動而利人濟物萬行無虧更何仙凡之分鍾離曰仙之求人

甚于人之求仙純陽亦云天涯到處人求我走遍天涯無一人孰謂神仙渺茫不可冀乎

經引

中庸曰故至誠如神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與四時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論王命岳曰後世秦皇漢武侈心海外求神仙一遇而不可得方術之士講求坎離留心鉛汞妄談神仙安能有成此冀之非其道耳世間惟大忠大孝濟人利物在凡已補諸仙籍及逝即迎登仙位如人間選銓先考某職然後掣簽領憑去到任耳何不可冀之有亦何可妄之有

論世人之登仙者如子房之忠吳猛之孝王進賢之不虧婦節蘭期之友于兄弟劉翊之損已分人趙素臺之濟窮恤死許真君之忠孝兼妙術濟人嚴君平之以善導人周伯持之收瘞遺骸李五郎之不欺斗斛陳安世之不殺物命李奚子之拯濟饑餓景相之酷好放生唐若山之性無忿怒楊敬直之間則凝神劉平阿本醫



人吳陸本縣吏鮑靚本市販賀生本屠兒丁約本兵卒李正玄本獵人朱狴本劫盜劉妍本妓女一日發回願心俱從實工夫皆證仙果又若晁迺爲靜居天王章文起爲司命真君王素爲玉京侍郎呂誨爲上帝司糾韓琦之主紫府富弼之司崑臺王叟掌翊聖鐵輪金三爲佐聖風伯張孝基主嵩山竇禹鈞洞天真人歐陽修主神清王安國主靈芝呂溱主羣玉石延年主芙蓉陳靖判司直田承幹主維揚何熙爲西岳點檢此皆生前忠孝死時卽得爲神昔漢武帝遇上元夫人謂之曰汝數招方士登山事神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舍于榮衛之間五臟之內若能舍爾五惡性反積諸善行作陰德濟死厄齊戒勤儉寶惜精液慎而行之其庶幾乎

改悔報桓闔事陶隱居日久一日有二青衣童子同白鶴從空而下迎桓先生上昇陶曰某行教修道亦甚勤至而淹留在世得無有過乎願爲訪之桓駕鶴去三月密降陶室告曰君陰德大矣所修本草以虫蛭水蛭爲藥引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淹留一紀陶乃更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另著本草三卷以贖其過後乃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註此一節總結上文

深明作善爲修真之本也功完行滿超昇洞天名曰天仙煉形在世長生不死名曰地仙立積也一千三百亦刻期成功之意孫真人曰養成自性可保延年若德行不充雖玉液金丹亦自無益斯言乃修仙秘要總之以立善積德爲主今人恣意世情不思以善爲本貪財則丹沙煉汞點金還生化庫之說進矣貪壽則彼家採補小飲藥酒延年之說進矣往往妄信異流高談玄妙以爲神仙捷徑多至喪身亡家惜乎

引經

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善報鍾離受丹于呂祖點鐵成金可以濟世呂祖問曰終有變乎曰五百年後返本還元祖愀然曰吾不願學此不忍害却五百年後人鍾離曰修仙要積陰德三千功八百行止此一言已滿足矣遂得度

慧安師往嵩嶽隋大業中發丁夫開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全活者衆煬帝徵師不赴貞觀中謁黃梅遂得心要武后徵至待以師禮春秋一百二十年命門人昇至林間自起火焚身得舍利



子八十五粒紫色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註自此至死亦及之是承上文其過大小有數百事來此二句先統言之以下條分

縷折示人儆戒皆言惡感則有惡應也義是當然之極則理是天理動是纔舉念頭行則見諸實事苟或二字示人不可玩忽凡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宜諦審思維凜然不可踰越有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意

引經論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論世人行動止是拋却理義忽忽枉過一生不知義理是吾人第一要緊事于性情即是良心于日用即是本分人能依良心守本分時刻向理義路上行走在朝爲真大夫在野爲好百姓久久純熟自然出狂入聖若謂理義爲不必行是喪良心失本分也良心喪是禽獸本分失是盜賊尚可列人數乎經中所列諸惡氣受其殘術濟以逆乘隙以恣欺罔矜勢以逞剝削可謂生梟窮于肘腋種棘棘于胸胃矣天地卽善貸斷不能雨露此輩帝王卽善赦必不能縱舍若曹生有謫戮之禍死有覆絕之慘自作自受孰口不宣然則理義之內安宅也福田也理義之外刻罰也大元也今之

世人一則棄之若遺一則行之如飡何其無良忍于斯盡也痛哉  
箴無錫陳公才博雅能文號名家駒弘治中應舉夢一道人入告  
曰子醉魁也陳公好酒以爲譴已道人曰子真當得魁聯第進士  
入諫官止中丞公喜而覺以告表弟華子虔虔曰今科未得舉醉  
乃辛酉二字當應來科至辛酉果鄉選會試不第歸過濟上有道  
人復如前夢中所見者引公至一大樹下坐公跪詢夢不盡應道  
人曰天數固有定分而轉移全在人心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况  
復冀有祥乎卽如天子寵一大臣厚予爵祿大臣苟不效忠尸位  
佯食天子能無奪其爵祿耶倘或恃寵矜肆刑戮隨之矣大抵天  
數國法聖經原無有二子卿舉後惡念百起而所行某事某事以  
致有田三百畝損德多矣安得復冀天之不奪汝福耶今後當依  
義而動循理而行或可保天年不然併奪汝壽矣公泣涕再拜道  
人不見歸遍告親族斷酒閉門不與外事後選訓導罷歸以貧壽  
終身然則非義背理而動行者哀哉惜哉

**以惡爲能**

註惡卽上文非義背理之事也如橫行用勢皆是以爲能  
者自負爲手段也眼前雖做得去究竟自作自受那討得

此便空安

見爲能



經引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

惡報正德己卯陳良謨北上會試至潮縣王家渡同泊數舟皆吾輩也俄聞舟人與土人毆及至乃其家僮也陳薄責家僮諭土人歸坐中同年新喻人忽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衆上我官船行劫反誣我舟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頭乞哀及晚去在坐者皆嘖嘖稱其能某亦揚揚自得語陳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才能智略爾人心天理四字俱用不着矣陳憮然不答其人後爲紹興推官惟憑胸臆肆虐百姓竟降爲汚丞疽發背洞胸而死且無子其家狼藉不忍聞矣

忍作殘害

註此句舊本端措殘害物命而言若端指物命則下文復有射飛逐走傷胎破卵等語及非禮烹宰諸條此句只當

以害人說天地之大德曰生不忍之心人皆有之若以忍爲心則無所不至將忍字推廣言之則人物俱在其中矣彼不能仁民者又安能愛物乎

經引論語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惡報正德己卯陳良謨北上會試至潮縣王家渡同泊數舟皆吾輩也俄聞舟人與土人毆及至乃其家僮也陳薄責家僮諭土人歸坐中同年新喻人忽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衆上我官船行劫反誣我舟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頭乞哀及晚去在坐者皆嘖嘖稱其能某亦揚揚自得語陳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才能智略爾人心天理四字俱用不着矣陳憮然不答其人後爲紹興推官惟憑胸臆肆虐百姓竟降爲汚丞疽發背洞胸而死且無子其家狼藉不忍聞矣

筏撈取貨物者見一女子身攀一筭浮沉而來將抵岸取其筭沉此女發筭見一庚帖乃其所聘妻也此人之忍豈知適以自害乎後漢董卓既爲太師淫慾縱恣無所不極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設幔帳荒飲誘降者數百人于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息杯案間會飲者戰慄至失七箸而卓飲啖自若也後爲呂布殺置屍於市卓素肥腩脂流於地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三晝夜後李傕郭汜殯葬之暴風電雨轟震漂棺納之復出如是者三漂沒不知其處

○來俊臣爲御史時自創造密羅織經又別造突地吼受其刑者輪轉於地須臾悶死赴鞠者多自誣服因此陞遷後斬於市

○明池州邵道充郡皂索取財物滿意則喜不滿意則大拳毆之官命行杖極力施刑立死杖下者不可勝紀後得異病遍身腫裂如板痕片片墜下痛極自大呼曰善惡終有報橋南看邵道卒至皮肉俱盡僅餘骨在床氣方絕

閩將吳某新鑄一劍禱於梨山神曰某願以此劍手戮千人其夕夢神謂曰人不可發惡願今吾佑汝不灰於他人之手後果將此劍自刎集美曰閩將止是空願不免以身受報所以然者惡其忍也由此推之至於微軀物命亦當以不忍存心豈可玩忽故意殘



害

○昔王愈忿鵲噪生斷其舌後以舌瘡歿

○張霖忿蛙鳴沃以熱灰後歿於滾湯

○周昂惡燕呢喃飼以蒺藜燕俱裂胸歿後生三子皆啞

○陸孝政欲收聚蜂不可得怒以熱湯潑歿卽被一巨蜂螫歿

○金華寺有栢樹生黃毛虫食葉僧秀榮惡之悉掃除瘞埋或棄積

薪俟炎日晒歿其徒秀仁取薪供爨未幾秀榮歿寺內有僧歿而

復甦還語其徒曰某到陰司見汝師荷鐵枷立烈日中毛虫億萬

匝咬秀仁懼越日亦發病歿

○大慈寺僧修準新開竹軒檻欄上蟻遍沿遶準怒盡掃蟻棄火中

翌日患瘡癰滿頭面醫曰此蟻漏瘡未幾歿

**陰賊善良**

註陰賊謂以陰謀賊害也譬如暗箭射人其心最毒難以

爲國之楨在鄉則爲民之望苟陰賊之必爲天地所不容矣莊子

曰爲不善於顯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者神得而誅之陳平

曰我平生多陰謀必當無後諺曰機深禍亦深今之地棍土豪衙

門權寵砌欵單送匿揭買窩訪下邪火用間計種種陰謀爲害不

少而徒禮佛修齋消除罪業豈知底奸黨惡鬼神所誅賊人利已

終當自賊天道好還不可不警也

〔經引〕

詩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又曰彼譖人者亦以太甚又曰如蠶如

髦我是用憂

〔箴〕士大夫才高一代智籠萬夫圖謀王霸施展經畧或不難內負本心外犯名義山河入手富貴薰天談佛法則斥爲渺茫說因果則目爲虛幻轉盼盛衰疾病呻吟妻孥哭泣生欲營乎萬禩歿不能延於頃刻平日抱歉在中心靈難昧歿期已至冤對在前如申生得請夷吾告殂魏灌爲厲田蚡乞命凌達作祟司馬據牀而訴哀簡文靈見桓温下車而搏顙此皆震世傑豪疇昔陰謀縱橫一朝無常來到罪業隨身雖欲懺悔禮拜修齋祈佛其可得乎

〔惡報〕唐李林甫欲構李適之乃謂曰華山有金採之可富國顧主上未之知也適之將其言從容奏帝帝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顧華山乃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由是帝忠林甫而疎適之甫陰險叵測常別創一宅名偃月臺每陰害人卽入此中構思殫慮而出其家卽破矣將敗見一物如人遍體毛如猪鋸牙鈎爪目出電光甫連叱不動遽命射之毛人跳入前堂



青衣遇而暴卒經于廐良馬亦歿未幾甫白日見鬼擒拏七孔流血而死死後其婿告甫陰魘咒詛詔發塚剖棺戮尸正罪諸子流嶺南籍役其家元和六年惠州雷震歿一媚脇下有朱書云林甫後身淳熙初漢州震歿一女亦有朱書云唐李林甫奸險不忠陰賊賢豪三世爲娼七世作牛後永淪水族初林甫未遇時在槐檀遇一道士戒之曰君前世多善名列仙籍縱不白日飛昇亦爲二十年太平宰相異時事權在手切勿有所陰賊林甫旣貴怙寵賊害道人復來夢中告曰君忘吾言今獲罪矣引至一處甫惟聞瀟瀟水風聲府署森整帳幔華美林甫喜曰居此亦自不惡道士笑曰此乃鱗介所居其間慘苦殊甚尚謂不惡耶甫駭汗而寤

○

宋秦檜密許金議和岳飛一意恢復金將棄汴檜恨之矯奏逮飛父子下獄欲殺未果偶於東牕下沉吟妻王氏問故檜以告妻妻曰擒虎容易放虎難檜意遂決飛歿獄中張憲岳雲俱棄市金人酌酒相賀後檜遊西湖忽得暈疾見巨人厲聲曰汝欺君誤國賊害忠良應歿矣未幾果歿子熺亦歿有方士入冥見熺荷鐵枷因問太師何在熺泣曰在豐都方士往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至理宗朝有考試官歸自荆湖暴歿復甦見陰司斷秦檜事檜已下無間地獄矣良善可陰賊乎

暗侮君親

註君親恩同天地此身皆君親所有所持以報恩者惟此心耳可暗侮乎暗侮君者非是違背乎君凡隱忍規避先私後公此心不可與君知即暗侮君也暗侮親者非是忤逆其親凡虛文粉飾奉養不誠此心不可以對親即暗侮親也

經引  
論語曰臣事君以忠又曰色難

論人臣不忠則逢迎奸諛肆其欺罔人子不孝則徒事虛文而不根心皆是暗侮處書有馨香之感詩有蓼莪之誠昔趙盾不討賊春秋以爲弑君許世子不嘗藥春秋以爲殺父又曰暗侮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此春秋誅意法也

善報尹和靖將赴經筵必沐浴端拱以明日所講書置案上朝衣再拜人問之公曰必欲以聖賢之言感悟君上安敢不盡誠敬

○曹武惠斌處私居宥密之地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歸私第必閉閣獨坐不敢通賓客五鼓即待漏禁如此八年無異後位極人臣虞潭母孫氏堅節潭幼母即訓以忠義後爲南康太守值杜弼構逆孫勉潭必死報國傾貲餉戰士潭遂克捷後蘇峻反潭假節勦峻孫戒潭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命報國勿以吾老爲慮盡發家僮佩服貨物以助軍資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



又謂潭曰府君遣兒從征汝何姑息渾卽以子楚護軍與允之合力峻平拜武昌侯孫加誥紫綬

○郭琮事母三十年不茹葷酒祈天增母壽母得壽一百四歲

○顧圻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腥不入口者十年每雞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室問所欲如此者五十年母年老目瞶圻日夕號哭祈天刺血寫金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壽九十終

○顧悌每得父書必拜跪讀之一句一應諾如對父面

○李熿曰推之夫婦昆弟朋友亦然如龐公夫妻相敬如賓此不侮於夫妻矣劉璉夜聞兄呼下床着衣正立然後應此不侮於兄弟矣米芾將書柬於友至頓首字必叩首者三此不侮於朋友矣至延師長所以教育子弟尤宜恭敬若吝財虧禮假貌虛文則非所以教子矣故太上於君親下遂以慢先生戒焉

○惡報楊素事隋文功高位尊特陰附煬帝暗侮隋文後於朝中忽見隋文持金斧劈中其腦時卽暴歿後子謀反滅族

○楊國忠相立宗欲實已言乃潛激安祿山反以致立宗播遷國忠歿後立宗發其棺鞭屍

○章惇欺君悞國欽宗盛暑北狩至檀州比斯縣村中遇大雷雨趨民舍避之雷電大震有數丈大火流帝前民舍二男一婦及小兒

俱擊死男婦皆有朱批不可識獨小兒朱篆賊臣章惇後身

○正德中琉球進玉脂燈盛油壹兩可燃十夜光焰焰人毫髮風雨塵埃皆不能侵行幸必携之駕幸香山寺劉瑾竊以自焰燈忽放花如人面目畢具瑾乃暗囑曰我成大事封汝爲天下光明大元帥燈火卽凋萎作咤噫聲飛越數丈濺瑾衣油氣如血腥瑾以金如意碎之未幾以謀逆誅

○龍游徐氏兄弟二人相距十餘里五日一輪供膳兄貧弟富兄供母膳不足輪內尚缺二日語母曰食乏且往弟家遲當補缺母往弟門弟不納曰兄供未滿母語以兄意堅執如初母聞飯熟乞少許充飢弟密令妻取甌於床覆以被母垂淚還未里許雷電交作有神自外入提甌擊之妻震死於門夫死於室

○臨川王四嘗毆父父忿詣縣四持錢二百攔途與之曰以是爲投狀費父行里許雷雨大作震四死前錢二百在四脇下皮肉內父探懷中錢已失矣

○大司農張晉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資子以爲盜撲殺取燭視乃父也吏議子殺父宜重刑實則拒盜不知爲父又不宜誅置爲疑獄晉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甚矣遂誅之



○長溪民某出贅妻家以漁爲業其母偶至民將所捕魚暗藏之俟母去始取出則魚皆化爲蛇中有一大蛇躍出纏捆其身嚙心穿喉而歿

○明太原沂州庠生王用予其友俞麟素稱孝友正統庚戌除父用予齋戒宿文昌行宮甫就枕夢帝君升殿用予起視見諸神抱策立柱前用予揖問何冊曰鄉試榜送帝君書押又問有王用予否曰無問有俞麟否帝君卽呼王用予入見帝曰功名至秘今汝積善至誠十餘年不怠乃明告汝汝註上榜鄉試因汝生平遇神佛求功名如意祝妻楊氏延壽白頭老母在堂併未祈祝一語以此罰兩科在下榜五十三名因叩問俞麟命查之云俞麟應得一科事親用腹誹法故斥之用予問何爲腹誹曰父母語言舉動麟必不以爲然但勉強承順性真日漓僞心相與視至親如路人因削其名子須慎之後俞麟果不第

○嘉靖初陳古崖知漳浦縣民婦衛氏三姉姪皆不孝忽雷震一聲三婦化爲牛羊犬三獸惟頭面不變雷神立空中矚視良久而後隱三物見人垂淚不能言陳乃鐫形以告四方

慢其先生

註其先生者我所親受業師也人生有三事之如一先是先生之尊與君親等也君親不可暗侮先生又可慢乎慢者

言詞不遜禮貌失常有心忽略之謂

引經禮記曰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越而進正位拱

手

善報宋游酢楊時事程伊川先生程一夕瞑坐游楊侍立門外夜雪淡三尺伊川睡覺謂曰二君尚在乎晚且休矣二人執恭愈謹至曙方去卒得程氏之傳爲世大儒

○興化李文定公諱春芳乃宋相忠定公裔拜相後告養親回里謁貢士丁師師辭意欲腰玉來見公如命拜畢師命坐云吾磨碎米麴作餅與子共餐夫婦躬理公拱立候磨完炊熟敬食兩完始別後具千金爲師壽師辭公托友伺旨師云但得營室蔽風雨足矣公復具千金爲師構宅公侍師謹厚如此後子孫科甲蟬聯至曾孫尤盛

○祭酒李時勉忤權璫王振枷於國學前炎暑三日不釋幾殆太學生石大用具疏請代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今時勉年已七十兼患風疾亡在旦夕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諡謁銀臺懼以法大用曰歿於義歿猶生也何懼之有若師果宜受大刑某願代疏入詔



下嘉其義竝釋之

○漢郭亮從學李固固忤梁冀被殺令有敢殮者罪同亮上書乞殮葬不許亮往守喪哭甚哀如喪父母太后聞而憐之乃許葬後亮爲大儒子孫貴顯

○廉范師博士薛漢漢爲楚王事坐誅范獨殮之顯宗大怒詔入詰責范叩頭曰臣愚慙以爲漢已伏誅殮葬以盡師生之情罪當萬死惟聽命焉帝怒解問曰卿廉頗後也故有此胆義釋之

○桓榮事九江朱普普卒榮卽奔喪負土成墳

○郭禹師郭荷荷卒曰五服之制師者重服遂服斬居廬

○陳希亮少從宋輔學後亮登第歸輔已歿妻子困甚亮感師恩以

白金贈之又以女妻其子贍養師母終身輔夢中見亮曰我妻子

受汝厚恩當在陰司祈祝已賜汝顯秩矣後亮官二品子孫科甲

○顧潤之素從學俞觀光光無子謂潤之曰吾嘗寢病汝侍湯藥情

同父子我若老以歿託後疾篤歸潤之卒于途潤之迎屍至家殮

殯衰經就位光友來弔者潤之反拜明年葬顧祖墳旁歲時祭祀

不缺或曰師死殯于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哭于寢又曰生于我

養死於我殯非家殮之委其尸於草莽乎聞者歎服

○李燾曰先生固不可慢矣然先生亦宜知謹惕以自處如王文康

公父訓蒙必盡心力每與同輩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三者並列童子一師事我則終身成敗邪正榮辱俱在于我若不盡心力誤人子弟與庸醫誤殺等罪又曰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如孝弟有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故樂爲童子講孝弟故事晚年生文康公此固凡爲師者所宜法也又有所宜知者吳下名士某語其妻曰我雖未大發幸處華館贍家足矣夜夢父呼痛責曰汝本科第中人只緣處館曠職文昌已削汝祿籍今止此終身教者當自頌吾儕享用東家供給束修倘誤子弟歲月其罪最大必每日聞時時謹惕稍有放縱則怠荒矣夫教者盡心學者盡力則功日茂而德日新不然悠忽過日悞人卽自悞凡設教者當三復斯言

○附延師論凡父兄擇師教訓子弟爲十年計方可有成旣得佳士須豐其溫飽隆以禮儀周旋無缺久而彌篤乃能使爲師者盡心教導否則醴酒不設穆生云欲求有益吾知藝蓀必不得穀也故座有嘉賓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雖盛吾知其必敗

○陳成卿曰古人五年以長則兄事之十年以長則父事之凡長于我者皆謂之先生俱不可慢

○惡報季某年命丙子丙申丙辰丙申支全申子辰而干全見丙此



玉霄寶鎖格也幼聰穎弱冠擅文名學于姚江余先生送歸季某父所贈束修盡以假銀易之余抵家銀不能用室人交謫驚悸憤恨而卒是日季某發狂大叫累日及愈不能復文矣遂坎圻終身

叛其所事

註所事謂以下事上如人臣之于君上屬吏之于官長卒

傳皆所事也叛不但顯然背逆凡貌飾心違存亡不顧貧困不周患難不恤皆名爲叛

經引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忠僕楊忠戴獻可僕也獻可家富命忠主之可卒于伯簡少費用無度濫交遊數年家破忠泣諫不聽一日伯簡與浪徒會飲設賭忠挺刃執其尤者勒至地數曰我郎君少汝等誘之蕩產將盡我今斷汝等首告官請死報主人于地下衆人屈服皆言後不敢復來矣忠揮淚謝伯簡曰郎君願改前非但聽僕盡心効力舊業可復不然僕願賜一死不忍見郎君饑寒貽門戶羞也伯簡慚泣從之數年舊業果復事伯簡彌謹

○徐氏僕名阿寄者年五十餘徐兄弟折產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寡婦得阿寄泣曰馬可乘牛可耕踉蹌老僕徒費藜羹寄歎曰主謂

我不牛馬若耶爰爲畫策營生寡婦悉簪珥共二十兩付寄八山買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母無憂富可致矣延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徐媳嫁三女婚二子嫁聘皆千金二子輸粟入太學寡婦產冠一邑寄雖老見徐族雖幼必盡禮見主母不敢睥視及病將死出二簿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發寄篋無分文寸絲一嫗一兒惟敝緼掩體以終身焉

○善報明邦幹其主黃佐禹幼失父老僕邦幹扶育之年十五携商于東粵之連州遇大盜欲將佐禹開刀祭神幹痛哭曰此子吾主翁一線脉也殺之則絕嗣必無已邦幹雖老頸血一耳神寧吐之盜疑老投筊卜之神不許邦幹向神哭甚慘盜首憐之更殺牲代邦幹禱乃得俞筊幹抱主泣慘動天地復向盜衆哀乞血本盜俱發慈心喜幹義將裝橐還禹以資路費盜首命卒送禹二十里留邦幹戒卒慎庇禹母爲他所獲以傷忠僕誠意禹行遂殺邦幹祭神禹歸續黃宗嗣皆幹身代之力也幹有二子里中三老謂幹忠貞泣鬼神馴盜賊賞延于世禹待其子異姓同胞均折箸

○周大夫字主父有義婢乃妻之媵也主父自衛仕于周二年方歸其妻淫于隣人恐主父覺淫者憂之妻曰無憂吾爲毒酒封以待之主父至妻曰子勞矣封酒以待婢取之婢知其毒竊計進之則



殺主父不義明之則殺主母不忠因佯仆覆酒主父怒笞之既已妻恐婢泄其事因以他事欲撲殺之婢已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以告主父主父驚免婢刑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婢曰汝知其事何以抵死不言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死則死耳豈可言哉主父高其義將納以爲妻婢辭曰主旣辱死而妾獨生是滅禮也乘危代處是逆理也無禮逆理有一爲亂今盡有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父憐而慰之乃厚幣嫁之

惡報魏咸陽王元徽初爲孝莊帝設計殺爾朱榮後爾朱兆入洛殺孝莊而元徽懼走投前洛陽令寇祖仁仁一門三刺史皆元徽所庇授因此投之齎金百斤馬五十疋仁利其財外雖容納私語子弟曰聞爾朱購咸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詒元徽曰官捕將至殺之他所使人殺于道送首于兆兆前夕夢元徽云我有金二百斤馬二百疋寄祖仁家君可取之卽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竭盡家資以輸猶未愜兆意竟誅祖仁一家

誑諸無識

誑欺也無識乃愚昧無知識之人也夫無知識之人正當隨事直言曉諭豈可以虛謬之辭使之終于迷誤王命

岳曰此句與謾驀愚人不同在慢其先生下謗諸同學上蓋切指教讀者如塾師欺不知書父兄誤子弟是也廣而論之悞嚴經云

眩惑無識疑誤衆生死後當墮無間地獄彼世僧尼以談空誑方士以丹藥誑師巫以鬼神誑醫卜以假詐誑不知行誑時早以爲鬼神察矣

引經禮記曰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

善報宋宋登爲塾師善誘掖交與以誠入其門者先規德行後課文藝酷暑嚴寒訓講不懈一時子弟學成名立者甚衆熙寧九年神宗方取進士時登長子綰業爲翰林學士侍立上前及唱名弟續及二孫皆一榜進士上顧而笑王恭從旁贊曰此其父至誠教授所致也上賜錦幣宮袍旌之

○王文康公父素貧教授自贍所授生徒皆村童公盡心訓導貧者更不計俸就學日衆公課法更精蒙童讀四書未半卽能逐字明大意中年無嗣心頗急晚生文康公登第拜相二孫官學士累世科甲不絕

惡報明萬曆間京口張姓者有文名試七次不進泮求夢文昌夢帝君怒視曰天罰至矣尚望泮乎爾十五年來富家相迎束脩殊厚汝所授不能償十之一凡五家皆爲改作文字欺父兄誤子弟今汝猶華館聚徒樗蒲爲師者當如是乎張不敢答遂覺因不出



戶圖改前非有友過訪叙話其徒洵迫報曰某生因賄而鬪被某打死張株連入獄刑辱不堪財盡悒悒而死

○昔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甚驗有驛吏欲傳其方普行救濟與數十金岑以假方授之治病不効後岑爲虎所食遺一小囊于道左吏過而得之乃治背真方也

○林都憲巡撫廣東每歲有一僧成道擇日將茶毘修齋大會男女聚衆施錢堆積無數林心疑其詐戒僧下火預報親詣拈香如期躬往僧坐柴顛方欲舉火林遽曰此架未善當易之僧下詰之但張目作涕泣狀口禁不能語林知中藥命擡至司以水沃之次日稍甦始言身乃丐者寺僧留養飲以濃酒遂啞林密命人圍寺擒僧無一脫者始知往歲茶毘皆丐也遂嚴鞫內有道行戒僧不與誑者赦之與誑者盡戮焉

○亳州太清宮道人每携小鑪老君殿下煉藥衆集必指老君像曰我乃其師也衆疑其說爭市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鑪中飛出遍體焚燒呼號良久面老君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已死

○會稽有壇號神叢焉巫祝托以興妖鳩工構祠香火日盛有惡年少不信入廟詆毀群巫請少者至家設席跪拜乞憐曰此事倘成當以錢十萬爲謝將來所得與若共之少年喜因謂之曰女翼曰

復入廟，詆詈如前。凡神前所供酒饌，汝盡啖之。少頃，僞爲受扭，仆俯伏乞哀狀。庶全吾事。今先賂汝以半。少年納錢，明日至廟，極詈罵。觀者踵至。方祭，賽多品。少年悉取酒餽啖之。俯伏告饒，如受繫狀。忽口湧黑血，九竅皆流，卽仆地死。遠近益靈神。巫所得不可勝計。越數月，分財不明，首于官。乃巫置毒藥酒中，以殺少年。捕治坐死。

○江右卜者張元一，善星學。然悉揣人意旨，推算不依理，或婚姻交易之事，往往受人密囑，妄其說，顛倒誤人，未幾嚼舌而死。

○陳蕃爲樂安太守，有趙宣親旣葬，不閉埏隧，因居其中。服喪二十餘年。鄉邑稱其孝。州郡皆以禮敦請。陳公訪之，見其五子皆服中產。因怒曰：「聖人制禮，不敢不及，亦不敢過。故祭不欲速，以其易續也。旣不改喪服，又服中生子，而孕育寤宿于塚壙中乎？異端惑衆，莫此爲甚。治罪允服，卽令封壙，回故居。」

**謗諸同學**

註：同學之友，情同兄弟，面當責善，而心存回護，謗是捏造虛言，以毀其德行也。

經引

**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又曰：忠告而善道之。**

善報：廬陵張千載，號一鶚，文山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



敗還吉州，千載潛出相見。文山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卽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櫃，文山盡命日卽藏其首，又爲火化拾骨，南歸付其家安葬。先一日，文山子夢父曰：「吾從毅甫還矣。」果至。後人謂死生交情，千載一鶚。

○趙安仁與宋元興同學。元興早逝，後裔伶仃。安仁旣貴，屢請俸濟之，又爲訓其諸子，手寫周易論語、老子、孝經，凡七子各授一帙，扶持成立。

○韓億少與李若谷同學，又同赴試，共一被一氈，每出謁互爲僕從。是年李登第，授許州長社簿，將之官。李自爲其妻控驢，韓從後爲負籠，旣至界所，惟餘錢八百，中分爲二，相與哭別。明年韓亦登第，後官皆至參政，世爲婚姻。

○嘉靖辛酉，廣東張連作亂，鎮海汪一清被獲，見一婦，是同學友人妻也。因誑賊曰：「此吾妹，請無污，以待贖，否則吾與妹俱碎首。」若曹奚利，賊因閉之空室，昏夕相對，匝月贖去。

○以上諸君皆以義勝者，而張千載尤奇焉。友誼如此，安有相謗事哉？處友者宜鑒此。

惡報漢魯國孔禧，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鄰學生上書，述崔駰毀謗先帝事，下有司，僖上書曰：「凡言毀謗者，謂實無是事。」

而虛誣之也。孝武皇帝政之美惡，昭在漢史，相與論辯，書傳非毀謗也。齊桓公自揚其先君之惡，以激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欲為十世武帝，遠諱實事，豈不大異桓公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隣學生愧甚，沮喪而死。

○昔郭尚書贊初作賦，有名同學生李勉，忌之，飛佈謗語。贊竟登第，後知貢舉，勉方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甚愧悔，然訕謗終不能掩人長，亦何損於人乎？

○宋三山蘓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偶與同經友言，友訴於監臨處，謂考官有私，及填榜，十一名果習易經。監臨携狀遍示考官，因抽一備卷更之。既折號，則備卷而中式者大璋也。中式改為備卷者，訴謀人也。然則謗人悉以自害耳。謗何可為哉？

**虛誣詐僞**

世曰僞合而言之皆不誠也此輩縱能欺人一時久必敗露

經引

**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惡報丁謂生平與人無真實語嘗曰人若真實諸事幹不出徒受人侮弄如此設心妄人莫能測乃當日咸目為五鬼



○永福薛敷專工虛捏狀詞能飾無理爲有理以此致富延道士鄭法林醮謝鄭伏而起曰玉帝批薛敷家付火司人付水司已而家產灰燼敷溺江死予以賊滅女爲娼

○楊州有牛驢某每圖賤貨老牛去其齒僞爲未老欺田家萬曆年間牛驢偶至金山雷擊之齒俱落尚能言寺僧以舟載之歸自言久擅此利不意遂干天怒言畢死

○太史陳嗣初家居客有求見者稱爲林逋十世孫以詩贊見嗣初與之坐少頃入內取和靖傳使讀之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嗣初吟曰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自是閒花柳不似孤山梅樹枝客慚而退

**攻訐宗親**  
註宗是一本九族親是五服三黨雖有遠近親疎之殊實皆吾身關切者當以親愛忠厚待之處忠誠恤患難賑困乏豈可攻訐乎攻訐者睚眦必報陰私必發之類

經引  
**詩曰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又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善報陳思進謂顧益卿曰我輩登第之日宗親交遊喜動顏色設使今日不能稍爲之地則向日之善何爲哉此言當領豈可攻訐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於族尤厚旣貴買良田數百畝爲義主齊貧

乏擇族人有德者至其出納族貧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及嫁娶喪葬皆有贍給嘗謂子弟曰吾宗族甚衆雖有親疎然自吾祖視之均是子孫且宗祖積德始發於吾得大官若獨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子純仁克紹厥志又廣義庄加意睦族

○陳恭愍公倣文正置田一百四十畝充祀先嗣助之用號思遠庄及卒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復私之是違命也人咸謂公有子

○徐溥入官卽分俸贍族在內閣置腴田千畝爲義莊以賑宗親又立石爲永久計

○石中允介躬耕營貲塋其族貧人不能舉喪者七十喪

○韓魏公合宗族百口衣食均同嫁族女四十餘人有諸姪一如已子五世祖塚皆加封植後生五子皆貴

○楊榮以丁艱歸里旣襄事有族喪悉塋之貧乏者收養嫁娶之因產致爭割已產解釋之

○楊溥凡皇恩賜賚皆奉親戚及族衆後受少傅厚俸盡奉祭祀給宗族之貧者

○莆田林氏用賓名觀者嘗厚待一異人示一佳地曰塋之公卿盛



如蔣栗但恐君福德未易當此奈何公曰吾德薄福淺此地願與族人其豈無一二足當之者異人嘆曰卽此一念福德固甚厚遂指穴授之公取族人二十四骸與其親偕葬焉後生子元美登進士孫瀚曾孫廷楫廷機玄孫熾官俱官保尚書公累贈光祿大夫蓋念祖宗光令緒篤愛一本全不以此爲異同仁孝感孚累世顯榮理有固然世有鄙吝之徒執某房利某房不利之說賄賂地師點穴定向損益彼此無所不爲嗟乎徒知有地理盍思有天理乎

○莆田林用賓得佳地與宗族共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園林堪輿謂當世世出公卿公恥獨居富貴遂奏其地爲學宮此二公者皆善與人同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其富貴綿遠宜矣以此爲法其福澤豈不與二公等倫哉

嘉靖間楚劉漫塘每月朔治湯餅會族人曰宗族不睦多起於情疎今日會飲善相勸過相規或心有牴牾者今日一見亦可相忘於盃酒間此會良有補益

○人生在世不知幾經培植累世積德方生一官宦兒孫豈是易得若能榮顯立祭田義田賑貧周困斷不可少一則以瞻宗親一則以報祖德思及此尙忍攻訐乎尙敢攻訐乎卽如身或貧賤亦必情誼藹洽尤當敦睦宗族和氣自然敢詳尙已攻訐則貽怨尤

難迷冥謫思之慎之

○袁氏世範曰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蓋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吾父母不甚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奉承服勞猶子之道與親子不甚相遠今人則不然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子又有因無父母欲兼其財而百計以擾害之者又有視兄弟如仇讐其子因父意遂不禮于伯父者殊不知已之兄弟卽父之諸子父之諸子卽彼之兄弟倘我處兄弟不和則諸子更相視傲能禁他日不乖戾乎子不禮伯叔則不孝于父亦其漸也故欲令諸子和睦須以吾處兄弟者示之欲令子孝我須以吾事伯叔者先之至于房族貧者隨吾力厚薄周贍如米鹽酒醋之類有求必應不至彼怨恨于我吾見世情澆漓同族之中不惟錙銖必較而且陰訐顯攻或恃勢力或造網羅或圖田產致彼身無立錐或訟官司令他抱頭鼠竄雖快一時之忿而天理滅絕良心盡喪其與禽獸何異三復斯言攻訐之心自化矣

○惡報晉臧成翰兄弟自相懷忌成翰以監司守制家居有同祖弟同翰爲待詔奏成翰居喪不法本落山濤判曰吳起忘母見絕于曾參楚直證羊受誅于孔子皆乖彝理並玷士林俱斥去

○雍滌弟源並娶梁氏女源夫婦事滌惟謹滌捶弟娣亦捶妹折箸



之日、滌擅其資、里人多不平、滌憂梓潼神、遣值事者剖其臂、滌仆地、臂折、婦亦疽發背、越日皆死、產盡歸源夫婦焉。

**剛強不仁**

註此為使氣者言、剛毅為孔子所取、至于理也、故近仁、剛強為太上所戒、動于氣也、故不仁、然世之剛強者、未必害人、先已自害、即高明之士、亦所不免、宜自醒悟。

引經

**書曰：疆弗友，剛克，禮記曰：狼毋求勝。**

惡報 晉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初到徐州、與郡守徐岐爭屋、便欲引節斬岐、岐奏于朝、範理屈坐罷、及知冀州、呂才為鎮北將軍、冀州轄鎮北範、以呂仕進在後、輕之、妻曰、君在徐州、欲引節斬岐、人皆謂君難為作下、今到冀州、又羞為呂屈、人必謂君難為作上、範忿其言、以刀環撞腹、妻墮胎死、後範坐附曹爽誅。

○張汝慶為提刑官、審囚、不論罪犯輕重、諸刑備施、名曰打一刷、又謂閻王椎倒、任滿歸夜、夢數百人、破頭折足、身無完膚者、截途呼其名曰、汝枉殺我等、當還我命、至家旬日、七孔流血死。

○昔商容張口問老子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齒亡乎、曰亡、老子曰、非

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天下事盡之矣、語云、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忍、國家滅人、臣剛忍、宗祀絕。

○王之垣曰：鴻飛冲天，鱗鱗得而加之；虎豹之猛，獵夫得而制之。人過剛忍，不免有傷。

**狼戾自用**

註：此為恃才任性者言也。凡人行事用人，則智自用則愚自用，且不可。況狼戾乎？每見古來攬權竊柄之人，平日儘

有見解，臨事亦多智能，究竟身名俱敗，貽禍更慘者，何故？總由一切執拗，自以為是，不肯下人，好友誰相親，善言誰忠告，致終身失誤。惡孽日深，自言不為惡，而陷大惡，不自知也。昔云：軟弱安身之本，剛強惹禍之胎。與世無爭是賢才，虧我些兒何害？但看齒牙先落，惟有舌根不壞。

（經引）

**論語曰：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易曰：君子用壯，小人用罔，貞厲，抵**

**羊觸藩羸其角**

善報：魯國有恭士，名汜，行年七十，恭愈謹。魯國君問曰：子年甚長，何不釋恭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名。小人學恭，以免刑。今譽人者少，憎人者多，汜年七十，恒恐斧斤之加，何敢釋恭？魯君甚尊禮之，歲賜錢萬貫。

○省身要錄曰：或問原吉夏公量可學乎？荅曰：子幼時有犯者，未嘗



是非不當

註此為處事者言天下事是非自有公論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即為不當在一人則關係臧否在一鄉則關係利害

在天下則關係安危率意毀譽何得無罪

經引詩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猷亦孔之邛

論唐王珪進見太宗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姬也帝指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能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娶其妻乃問是非何也對曰昔郭父老對齊桓公曰郭君善善而不能去惡惡而不能去陛下知惡而不能去也帝嘆美久之在竊謂陛下以為是若知其非是知惡而不能去也帝嘆美久之去廬姬此諷諫盡善真有當于是非者

惡報北齊尚書左丞盧裴巧伺致位台司時有楊翟太守張善荷虐貪饕惡聲流布御史魏輝儁奉詔治之罪狀皆實善乃行賂以輝儁持憲枉法給訴宣帝信之下裴覆驗裴見帝怒不為別白是非誣擬輝儁死罪而善倖免輝儁就刑語我冤裴所知為具紙筆棺中將白之陰府後一月善暴卒又一月裴詆毀魏史為魏收劾奉帝鳩殺之

○柳公綽節度山東行部至鄧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縣令謂公綽素持法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亡竟誅舞文者○舞文變亂是非誅允宜

**向背乖宜**

註此為處人者言人有邪正向正背邪謂之得宜向邪背正謂之乖宜仕途尤當熟省毫釐之差千里之謬

經引**大學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易**

**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論張九齡見朝士向楊國忠求官語人曰此輩皆向火乞兒一日火燼灰冷肌膚凍裂暴骨溝中矣

善報尹師魯與人談論是非無所隱避不苟從違惟務合道理而已將終預知其日先手書告別范文正公馳至公已沐浴衣冠端坐逝畢文正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求死生常理希文豈不知乎復逝

**虐下取功**

註功成報國固屬公心為賞圖功亦是恒情但虐下而取之或罷人力或剥人財或傷人命縱令成功豈能享受如考成全完功也乃不顧水旱凶荒催科逋賦下民受朴立斃公庭



以爲已之功名如緝盜全完功也乃不審真僞虛實以竊盜充強盜之數斬良民首詭稱于某處捕盜執械相拒卽行殺死以了盜案者諸如此類虐下多端也

經引  
**孟子曰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善報唐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朴汎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挽緯易于自爲引舟朴驚問故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桑惟易于無事可以代勞刺史乃騎去

○張詠知杭州歲歉民多鬻私鹽自給詠捕犯者數百悉寬宥之官屬與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患深矣

○嘉靖時御史王岫巡按三吳例獲盜至三百人者陞四品俸岫部中所獲至數千人按之多非實公盡釋之曰我不欲以殺人求進也後陞左都御史四子皆登進士

○許進爲都御史冒雪夜行二十里以緝哈密得遺種八百人將校以爲封侯可得進曰行師之道期緩安耳吾安忍以多馘爲功且此屬窮而請命殺之逆天逆天者無後八百人俱釋之公三子皆爵秩尙書

○北魏魏德深爲貴鄉長政清淨惟約束吏事未幾調館陶長貴鄉人傾城送之見館陶人欣然擁去號泣追隨乃問關詣闕乞留詔許之館陶人羣訴于郡會持節使者至兩縣共詣白爲斷歸貴鄉貴鄉人欣然擁去館陶人相望號泣遂有徙家而從者

○北齊宋世良有吏才嘗爲清和太守甚善會朝廷有大赦郡獄無一囚使者至率羣吏拜詔而已獄路生桃蓬蒿亦滿號曰神門已徵還傾城祖道有老人登金剛泣而前曰身年九十凡歷三十五政矣府君非惟善政且清廉如水今失賢主人何以濟俱攀轅出涕

○李燾曰居官或酒食犒迎或號泣追隨或攀轅出涕在當日爲盛事在今日爲美談其視虐下取功何如哉合紀之以備牧民長者觀法焉

惡報梁武帝欲起佛寺采訪佳木適曲阿富民姓弘載一棧長百丈材木壯麗殊甚過南津津尉孟少卿借此邀功指弘衣服過飾誣爲盜贓併造作踰制不道論死材木沒充寺用奏聞驟得陞擢弘臨刑囑妻子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後必訴冥官經月少卿端坐見弘來卿叩頭請罪遂嘔血死凡署奏此獄列名者以次喪沒寺尋燬



○宋王韶經畧熙河，殺人無數，收服有功，神宗嘉之，拜節度使。一日遊金山寺，以因果問僧。僧曰：王法殺人如舟壓蚌，自是無心。韶心未了，復問刁景純。純曰：但怕打不過自心。韶曰：何以知之？刁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不能答，而心悔。熙河之事未幾，疽發背，終日合眼。醫曰：病先看眼神色。公試開眼，韶曰：如許斷頭截足人在前，如何開眼？遂死。

○黃靖國至陰司，初至一處，見門戶各有防衛，問之吏曰：此唐酷吏獄也。又指一門曰：此唐奸臣獄。何錮之久也？曰：虐下之報，無有出期。

○王安石欲開淮河，併修河堤二百里。范子淵迎其意，自薦往，糜費百萬，溺死千百人，竟無成功。後論罪，流徙峽州。夫子淵意欲取功，乃反獲罪，功其可取乎？又可虐下取乎？

詔上希旨

是念未萌而揣意逢迎，委曲開導，以希求之，與前虐下取

功相對，則上乃君上，然當推廣之，如屬官迎合上司，遂致肆行夾打，妄擬賊罪，取其歡悅，以圖薦舉。又如吏胥趨奉本官，或因所惡故入重罪，或因所好私增賦斂，奸弊多端。又如豪僕奉承勢主，流毒鄰里，租佃又如婢妾取隣主翁母，良民風化，家不口口申。

士迎合官府顛倒是非委曲賄賂只圖信從諸如此類皆屬諂希若爲上者好諛喜佞使人乘間可入以致流毒無窮冤結未已寧逃陰譴乎故當明察燭奸自省而預防之

經引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孟子長君之惡其罪

### 小逢君之惡其罪大

善報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襖帝以爲踰制將斬之刑臣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斬綽綽曰寧斬綽不可殺亶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令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以綽誠直前後賞賜蓋以萬計此不妄殺諂上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敗兵支黨二十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生理不言且有累陛下欽恤至意表成復毀不能自定然此非其本惡註誤至此詔下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每日叩拜聲佛然後去此不濫殺諂上

○漢史弼爲平原相時詔下舉鉤黨諸郡皆望風承旨株連無數惟弼無一人使者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得獨無弼曰先



王分疆畫界風俗不齊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順上旨誣陷良善則平原之民戶皆可爲黨弼惟有死而已不敢爲也使臣怒奏弼欺隱值黨禁中解弼竟免罪此不虐民諂上

○宋陳洎爲開封府功曹時張獻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洎自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冤待我而伸柰何懼罪驗不以實乎爾曹勿憂吾當任咎乃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速馬入奏雖忤旨而公論歸之旣而太后原其族人洎亦不及罪後洎慶卒告曰陰司以公爲政公忠已註顯秩及與賢子孫後歷官臺省二孫皆貴此不枉法諂上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淮民沙田以助兵餉上喜業子昂爲相奏曰沙田乃江水出沒之地水東流西漲民于沙漲地田焉未可爲常也且兩淮田租兵興至今未徵况沙田乎此不苛徵希旨惡報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爲后召李勣于志寧長孫無忌褚遂良等議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不敢對李勣無言後數日帝密召勣復問對曰此陛下家事何與外人帝意遂決昭儀立殺唐子孫殆盡勣子敬業起兵誅武氏竟遭赤族發塚之禍

○趙普久病不愈解所珍雙魚犀帶遣吏請上普嘗獲雙魚犀帶

玄叩請幽都幽都神示以巨牌墨烟罩之彷彿見一美字道玄以告普普曰我知矣此秦王廷美也又見空中火一團羔羊轉其上普叩頭曰臣知罪即死

**受恩不感**

註君子不肯輕受人恩一飯之恩必報即無力心必懷感忘恩之人是禽獸不如程子曰受人恩而不忍忘者其爲

臣子必忠孝矣

經引

**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禮記曰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以德**

**報怨則寬身之仁也**

論三國時李信純家養一犬甚愛之一日信純飲酒城南醉卧荒草中太守出獵命火焚草犬曳信純衣搖之不醒旁有一溪犬乃入溪浸水將近其主數步內草盡拖濕火不能焚遂解主厄犬力傷疲甚遂死信純覺驚懼哭負犬歸具棺衾葬之太守聞而義之爲立牌曰義犬塚人若忘恩負義視此犬不如也

○九江戍校王成于淮上得病馬餵之極慇勤馬愈肥壯後亦惟成得乘焉成爲峒寇李元礪所殺馬悲鳴屍側賊將異而取之爲元礪弟所乘令犯永新柵我軍出迎馬見旗幟奔馳賊驚大呼勒攬



拌以鐵索馬跑哮飛入本營遂執斬之軍士爭先遂擒元礪馬力疲三日不殊死人常言圖犬馬之報此之謂也

善報漢張蒼以客從沛公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鑽身大肥白可愛王陵乃請沛公勿斬以爲常山相蒼德王陵以父事之陵死蒼爲丞相每上朝後卽請陵夫人上食然後歸家後久相以壽令終惡報僧夜光真通內典與僧慧達爲友時玄宗好仙釋夜光貧慧達以錢七十萬資其行至長安賂九仙公王左右得召見上悅之拜爲博士賜甲第金錢慧達遠訪之夜光意不悅以爲收債于已慧達卽告歸光慮其復來密書與薊門帥張廷珪曰慧達來京誣公繕甲兵將逆謀以公忠義未免流言良可畏也廷珪大怒立召慧達鞭殺之後數日光見達立庭下責曰我恩不報而寃至死何負我之深也言訖光暴死

○解普僑入京歡名妓李雲娘娘罄貲助之已授青龍尉乃娶雲娘歸普思家有婦奈何過汴江遂推雲娘墮水揚聲號救舟人亦莫覺數月與妻居官廨見雲娘入罵曰我給爾選資汝推我入江普引劍擊之痛罵且走後以公事舟行忽見水面出一手扯普入水衆共見之

○西王斯泛海風壞舟登山遇猩猩救入穴飼以菓實年餘有商舟

經其處猩猩送之附舟依依意不忍舍斯既登舟語舟人曰猩猩血  
染衣千年愈新可共捕之舟人怒曰彼獸人也汝人獸也其殺之  
○後唐同光時京畿有盜械繫最苦畿尉憐其呼冤哀甚且貌出眾  
令獄吏夜釋之後尉客遊一縣見尹貌似盜試謁之果然留中廳  
共寢食宰妻怪問之曰某受人活命恩未報妻曰大恩不報何不  
乘機宰遂欲謀殺之尉稍知急呼僕同走奔馳五十里衣裝盡棄  
投店喘息與僕理前說忽窓外一義士挾七首而前曰宰遣吾取  
君首頃聞君言乃宰負心當殺之以雪恨即走至二更呼曰宰首  
得矣辭去不通姓名○受恩反以惡報者鑒此可自悟矣

**念怨不休**

註受人之害彼時不能無怨過後便釋若念之不忘或他  
事入人罪或小忿謫人官或妒賢嫉能使終身無所建白

則相報豈有己

經引

**子曰以直報怨又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論怨有輕重大小以至公無私處之則施報得其平矣此孔子所  
謂直矣祁奚舉仇美談至今廉藺賈冠後先結好遜之不記仲淹  
之彈伊川罔究邪怨之毀往事已如行雲流水豈復藏裂背于嘻  
笑伏戈甲于樽俎哉故齊桓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秦襄公與



伐戎之師國風詠之蓋君父之仇義不共戴天者也至于不反兵  
不共國亦隨事報之以直而已若小忿末隙自可相忘何必芥蒂  
胸臆

○善報金誠籍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指揮使張姓者最無賴詎曰軍  
餘乃敢效儒生也褫其衣使芟草烈日中稍緩撻之誠涕曰讀書  
冀顯揚今虧體辱親張愈怒加笞辱永樂丁酉誠領解聯捷任刑  
部主事張殺人待罪一步九頓誠笑迎之言于堂官釋之張謁誠  
誠禮恭如昔日張感泣以女妻其子

○明徐晞由吏胥起家陞兵部郎中同官一主事每向吏胥謾罵意  
在辱晞晞能容受後主事死晞爲棺殮送歸後晞官至兵部尙書  
○徐晞卽上不欺暗室第三章兩夜不宿勾丁妻者  
○文彥博爲相唐介累劾其短仁宗怒介貶之後彥博薦介復知諫  
院

○史彌遠卒久忽魂靈白晝回家作詩自咎云早知泡影須臾事悔  
把冤讐抵死分閱此世事真如一夢凡行事卽當與人作方便又  
何必念怨貽死後之悔耶

○惡報王沂公暮年子嗣不續自反曰子行已無愧而獲此報蓋因  
一事抱恨子初知鄆州爲監司所輕後秉政陰遷本官累無寧歲

竟死道路予初以為報怨不知反受其報予之報彼者始亦無心致死不意竟死彼之報予者乃絕吾祀怨不可念如是也

輕蔑天民

註蚩蚩之民皆上帝之赤子故曰天民輕蔑者視之如草芥使之如牛馬也輕蔑小民即是輕蔑上帝凡居民上或

厚斂富國或非理酷刑或貪贓利已使民不聊生皆輕蔑也陰受天譴理必然矣

經引論語曰式負版者又曰使民如承大祭書曰王司敬民周禮獻民

數於王王拜受之

論唐太宗曰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剥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矣試思朝廷軍國大計夏稅秋糧每年數百萬金皆賴此荷鋤胼胝之民乃居官者逞勢作威嚴刑聚斂賤民如糞土平旦清明之際思維算計軍國之所最重者則輕之朝廷之所深恤者則蔑之顛倒悖謬一至于此此何心也此何故也

善報韓琦初為安撫使賑濟饑民活一百九十餘萬及鎮河北河決歲饑復多方濟活七百餘萬

○滕元法知鄆州適淮南京東饑公葺城外營房一千二百間處流



民活者五萬此賑饑救災重民

○郭文字文舉隱餘杭天柱山太和真人曾降其室授冲真之道馴虎如羊晉帝徵之詣闕問曰先生馴虎有術耶對曰自然耳人無害獸心獸無傷人意何必術爲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仇民猶虎也此愛民重民

○景泰時徐淮大饑死者相枕上命王竑巡撫竑至曲盡救荒諸術而河南山東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卽發廣運倉賑之近者設糜遠者給米流徙被鬻者贖還之全活數百萬死者爲叢塚塋之晝夜極盡心力隨上民饑疏上閱之驚愕又見竑請賑濟疏上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此救災傷重民

○林鎬工部給事中詔開陝岱以通運載鎬奏罷其事後謫龍泉縣丞中途傷寒氣絕被鬼攝至陰司見紫袍中坐令將林鎬善惡秤報旋見案前立一天平吏持善惡架上善案甚輕俄空中擲下黃卷善忽重吏報云此太上以林鎬有大善嘗罷大役蘇萬民此奏疏也中坐云入獄者某變畜者某林鎬放還註善籍鬼使引出鎬問中坐者爲誰曰宋參政范仲淹也驚悟此罷役重民

○曾鞏知洪州大疫公自州縣及市鎮里巷皆貯湯劑兵民有病無居者皆寓于官舍所活者數千

○蘓文忠公軾知杭州亦遇疫公出私囊作湯劑遣吏挾醫分方救治兼作病坊處病者所活數千此療疾病重民

○真德秀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勵僚友以正心修身勉士行遇水旱災荒貧困無依之民極力拯恤復立惠民倉積穀五萬石至凶荒時照原價出糶又積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立慈幼倉養老倉孤幼無依自十五歲以下年老無養自六十歲以上皆有賑給此勤教養重民

○凡爲士者太而砥柱王朝小而名登仕籍皆爲斯民屬望當自親親而仁民登兆庶于衽席老幼教養之災傷賑濟之疾病救療之至所好好之所惡惡之以無負上天生我之意思及此猶忍輕蔑云乎哉

〔惡報〕鄭清臣性慘刻爲槐里令蔑虐小民滿任歸小民遮道唾罵清臣以部民侮官長奏聞真宗曰爲政在得民民心如是爾政可知尙敢怨民瀆奏也遂坐貶

○王溫舒遷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者千餘家論死流血十餘里及爲中尉善事權要賊害善良後人告溫舒奸利事族其家兩弟及姻家亦各坐罪而族光祿徐自爲嘆曰溫舒同日滅五服由輕蔑天民得報也



擾亂國政

註國政者天下之公事非一己之私恩變更之是爲擾亂蓋祖宗成法有司久已奉行民亦安以爲便有一番更改

定有一番擾害小則爲害一時大則貽患數世稽古鑒今可不慎與

經引書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論溫亨曄曰擾亂有三奸篡之徒承隙設權思以易天下耳曰王莽井田之復是也妄庸男子大言矯俗希一時之進不顧國家安危張洞築臺之句是也刑名之儒暗時宜好是非今古以博辯濟雄才熙寧新法之議是也心術雖不同其禍國以自禍則一

○漢曹參沛人孝惠時爲齊相盡召父老問所以安集百姓言人人

殊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聘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

自定參乃避正堂舍蓋公用黃老術相齊齊民安集稱賢相蕭何

且死舉參代相事無變更一遵何約束惠帝怪其不治事參謝曰

陛下自察聖武孰愈高皇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

與蕭何孰優上曰君似不如參曰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今既

明陛下垂拱參等守而勿

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

賞及非義

註賞待有功所以示勸非義者不宜及而及之也長惡容

奸最干天怒故凡司爵賞之柄者俱當慎之胡嘉棟曰賞當則忠良勸罰當則奸宄懲今世黜陟舉劾等事不能悉心廉訪止憑傳聞揭帖讒口諛佞聽信其間此賞所以多非義潔已守正不善夤緣之士每多屈抑嗚呼賞既僭則罰必濫其何以治天下哉

經引

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曰于其所好德

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善報晉文公有賤臣從亡者請曰君行三賞不及臣敢請罪公曰導我以仁義勸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受成立此受中賞矢石之難汙馬之勞此受次賞若以力事我無補吾缺者三賞之後吾賞之今將及子矣晉人聞之皆悅公遂成霸業

惡報漢哀帝寵愛董賢詔爲大司馬役匠爲賢營第窮極技巧柱檻悉衣綈錦上方珍寶選物盡歸董氏下至僮僕皆受上賜甚至東園秘器珠珊玉柙無不具備帝崩太后詔貶賢賢即日自殺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珍視因埋獄中籍其家



○唐莊宗好優伶，因戰于胡柳，嬖伶周匝爲梁人所擄，後滅梁，周匝謁馬前，莊宗得之，賜以金帛。匝對曰：「身陷仇人，得不死，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力也。」願乞二州以報。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莊宗不聽。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後爲伶人所弑，焚以樂器。

# 刑及無辜

註：刑者，所以禁亂止暴，懲惡勸善也，不得已而用之，卽或有罪，亦當詳審，況可濫及乎？如濫刑以逞，報應響赴，可不慎歟！

〔論〕蓋上帝好生，下民莫不貪生爲政之人，事權在手，筆尖所至，死生惟我，上當畏天地鬼神，朝廷國法，下當念小民愚昧，無知入井事事留心，時時警懼，庶幾無過。後世長吏不能盡然者，譬如強盜刑之所宜加也，乃有司本欲諱盜，而失主喋喋不休，有司本欲諱強爲竊，而失主堅稱焚殺大戮，則必因強盜而刑及失主矣。又如衙役犯賊，刑所宜也，乃問官欲出犯人罪，而被害証之太堅，問官欲入犯人罪，而証見指之不力，則因蠹役而刑及被害矣。又如拖欠錢糧，止不過鞭朴枷檟而已，乃爲一已考成之故，那前補後，嚴刑酷朴，致死多命者，又有本人逃避，刑其父母妻子，併其親戚。

友以至株連里鄰其始原無殺之之心然捶楚之下往往致斃矣又如貧人犯法干累富民稍萌染指之心則因貧而刑富家無罪之人矣初無加刑之意乃受仇家之托或因勢賂之故奉上司之命又不敢不遵而刑及之矣又有甫入宦途未諳縣譜未通律例揣摩臆斷三木妄加負屈忍招抵死無辭矣又如官長不殺人而皂隸故打重板或打腿灣官不及察民命隨之矣又如酒後升堂別事煩惱忿怒未平此時審察冤屈多端苟非上智之人着意矜恤則刑罰之中必有錯悞矣且最可憐者上官圖安逸事多批審止據下吏招詳定罪或題或決一成難改後雖悔之不可贖矣又如上官不耐煩一應審解罪犯問亦躬親理問止云獄重初情威嚴之下犯人悉照原供胡蒙結案不知下司明廉公直者少有受賄而深刻立辭有闇昧而悞聽左右有偏拘而吏胥承順有限期迫促逼打成招有情面囑托故入人罪有微曲難明潦草塞責一時勒取口供便欲據爲鐵案每解上官覆審不許犯人改口官吏當堂囑之刑房私下又囑之禁子于出監之時又囑之原差捕役解子人等于上司掛審之日又囑之脇之以必不改口之威懼之以立時致死之語犯人一到法堂刑具在前虎牙在側惟將原問口供背誦如流以求稍緩須臾而已犯人如此上官不疑止須數



行看語，絞斬徒流凌遲，只在一筆間矣。大約筮仕之始，刑人未慣，乍然臨之，必有傷慘之情。久久習之，撻人如擊土石矣。又習慣焉，殺人如刈草菅矣。嗚呼！古人有言：刑官無後，可不慎哉！吾願握符秉軸者，究心折獄，有所平反，則受天之祐，奕世無疆矣。

經引

易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書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

# 寧失不經

善報：盛吉為廷尉，罪囚當斷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為朝廷執法，不可濫及罪人，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其稱平恕。後生三子，皆仕州郡。

○汝南袁安字邵公，拜楚郡守。楚王英叛，株連數千人，時明帝怒甚，吏治益急，多自誣死。安到郡，不入府，先往獄案其無實據者，奏上出之。府丞掾吏皆爭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當罪，不相及也。帝感悟，超生者數千餘人。官至司徒，子孫世顯。

○呂叔簡刑戒八章：一曰五不打，病不打，人打我不打，老不打，幼不打，衣食不給，不打；二曰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員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三日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

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未定勿就打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見不真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曰三莫又打已極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柳莫又打六曰三憐不打盛寒炎暑憐不打佳節令晨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打七曰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百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舖行該打爲修私衙及買辦自用物不打八曰三禁打禁重杖打禁佐貳非刑打禁從下打鄒公南臯曾將此戒刻石刑部人言刑官無後誠守此戒其後必昌

○陳繼儒曰生人之苦牢獄爲最其中污穢疫痢之苦暑月爲最仁人君子體上帝好生之心暑月無得濫受詞無得輕羈候凡重囚在繫者務遣的當幕官嚴督獄卒掃囹圄滌枷杻不時吊取監簿清問囚數多寡以爲治狀高下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間耳若輔臣不可必廷尉司寇得爲之廷尉司寇不可必撫按得爲之撫按不可必郡縣得爲之在在皆然普天悉甘露矣至十月刑決以後一陽初生陰氣尚肅饑寒交割尤爲可憫更得仁人君子憐而并請之俾天下照京師熱省例臘月各增寒審一次冬夏兩沾恩澤功德何可量



歟

〔惡報〕晉王濟侍者于暗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私之其人不從婢遂呼曰某人姦我濟令殺之侍者力辨濟不信侍者曰枉不可受報應甚速侍者就刑越日來取王濟曰前日以實告不聽吾得訴于天今同吾往濟婢俱死

○馬炳然正統間爲嘉魚令被盜發公帑或見渠魁長髯邊報團風舟載二十餘人可疑且有長髯者實非盜也馬捕之以獲盜聞盡殺之秩滿擢爲御史而真盜復爲他邑所獲馬往赴任舟泊團風夜爲流賊所掠盡室殲焉

殺人取財

〔註〕財有分定不可強求分中應有不求自至分中本無雖求何益况殺人求之乎愚按虐下取功至見殺加怒十八

句專指在位者言而殺人取財句是禦人于國門之外者亦叙列此內則知殺人取財特爲居官者示戒也居官者貪財受賂爲情掩法或以刑獄或以筆尖有殺人之權其取財也如探囊如挹注甚易易耳廣而論之劫盜取財殺人于晝夜富豪取財迫人于死喪庸醫取財乘人于危急諸如傾害人者事雖不同而致人于死地則一也自古及今皆墮惡報今各舉本句所引因果未及耑指居官亦雜引凡殺人者言姑錄之以示訓戒至于下文所云破人

之家取其財寶又云耗人貨財又曰擄掠致富又曰橫取人財又曰取非義之財皆泛指尋常黷貨者而言愈知殺人取財句實爲居官者發也居官者立凜此言而三復之則克昌厥後矣

經引  
**孟子引康誥曰殺人於貨慝不畏死**

惡報溧陽狄某任雲南定遠縣有富翁死遺數萬金妻掌家無子叔因控縣默囑官曰追出願與平分狄卽拘其嫂非刑拷訊鐵釘鎮足滾湯澆乳悉出所有四萬金狄果得二萬其婦恨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此婦手持一團魚掛床上條然不見未幾遍身生疽如團魚有頭手能動痛不可忍號泣死五子七孫皆生此疽相繼死只一孫作丐

○後唐秘瓊爲成德軍節度使其部內指揮使董溫被擄契丹瓊利其財滅其全家瘞之一穴晉高祖入唐以瓊爲齊州防禦使橐裝登程途經魏時范延光鎮魏利其財伏兵境上殺之以巡邏誤殺聞及延光反被赦高祖許以不死求居河陽挈帑以行時楊光遠守河南利其財遣兵追延光墮水死以延光自溺死聞後光遠亦反帝亦赦之許以不死後遣何延祚殺之以病卒于府聞歷觀其事雖非仇人相報然殺人被殺點滴不差鑒彼前車有位者居得



爲之勢當自醒悟勿蹈前轍可也

○中州金相携貲往金陵市綃舟人窺貲殺相投于江乃賣舟買屋住岸上遂成富室生一子甚鍾愛稍長謀殺其父至年二十殺機益急父不解故求神降乩詩曰八月西風何太惡楊子江心波浪作二十年前卽此人請君自把心頭摸此人心知其故乃以家事盡付于子自行丐他處

○夔人慕鄂州孀婦奩橐詐以無妻娶之歸其妻素悍佯與厚密取斷腸草置酒中飲孀婦以死後十七年復娶一妾妻妬如故有道士至其家曰冤家合一處矣人不解其言妾亦以前漬酒勸妻飲夫與同飲夫妻俱死妾與婢焚其居挈千金而逃道士乃言妾是孀婦後身年正十七

○蘭如賓居芝川店有茶客王蘭持金錢數百萬至店偶病如賓殺之取其財生一男名玉童愛甚及長博浪無所不至忽暴死如賓心痛瘞極厚每忘日必追薦偶有僧求食黨姓家其女子曰芝川店蘭某因亡子齋僧何不往僧曰何以知之女曰彼亡子是我前身僧駭異往告蘭家如賓同妻送蜀紅二十疋女收紅不出黨父男曰汝不見何以爲辭女曰但告曰汝子存亡所費王蘭財盡否彼聞此言自去矣父男以告如賓驚愕竟去父怪問女曰兒前身

茶客王蘭也有錢數百萬容其家因病殺我取財後訴上帝許爲彼子大耗其財今財已盡如實不久矣越月死

○山東有兩人一點一愚同夥各帶金往黠者詐愚者醉之刺其腹投海洋中忽風反流移尸沙上爲十人收埋黠誑其家曰彼往天津矣一日黠者弟婦忽爲厲鬼所附口稱云某與某夥某殺我得金埋床下號冤稱苦聲聞衆知愚夥之妻來探其狀婦復詳其說且泣訴聞于官鞫之告如初令取金金在索屍屍在爰斷成婦忽甦更不知前說何事

○漳郡丁姓遊燕遇一壯士結爲死友未幾壯士盜扳繫獄謂丁曰我有五百金藏某處君取來營救我死則葬我餘金任君取之丁賂獄卒斃之利其金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自叫曰我是某壯士大罵丁姓併述爲丁所害舟人禱曰丁自害君若殺丁舟中柰我輩何丁卽甦抵家仍述前言取鎚自落其齒自劈其胸又以指自抉其目流血死或問鬼報冤何待三年鬼曰向繫獄近得赦乃出報耳時隆慶改元大赦也然則朝廷大赦陰與陽同殺人者終有報人雖妄殺獨不怕陰譴乎

○康熙九年二月吉安府龍泉縣劉姓兄弟三人代汪本商撐排下江南灣泊習溪橋兄弟商議比晚推汪商下水其幼弟因言本商



遠客挈本圖利家中父母妻子盼望若溺之家後老幼倚靠何人  
二兄不聽必五鼓行事及至三更雷雨忽作一聲霹靂將二兄擊  
死弟與客安寢無恙

○以上殺人不一報應俱顯凡有起心欲殺人者鑒此能無戰慄乎  
周慶曾曰今之殺人取財者無過訟師勢宦二種人勢強說情顛  
倒是非訟師架詞以虛作實所謂以勢殺以威殺以計殺以筆殺  
以苛政殺更甚于以挺刃殺也近日縉紳之家代書之人利令智  
昏騙害人各受報應吾不謂之殺人直謂之自殺

**傾人取位**

註傾者陷害元始上帝曰一官一職各有義命義命當有

而不傾取之乎今人不顧義命惟切躁進或造謗而排沮或設計而  
傾殘或陽與而陰違或乘機而下石種種詭謀有之

經引

**易曰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詩曰捷捷幡幡謀**

**欲僭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論始皇併六國爲萬世計不知劉項已奪其魄曹操芟羣雄日夜  
伺鼎不知五馬已入其幕梁武滅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

生于漢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武后已在宮中冷看靜思雖智謀亦何益哉

惡報彌德趙見樞密曹彬望重誣以不軌于是彬罷德超拜樞密不數日趙普再秉政力為雪白帝即召彬德超遂竄

○盧多遜毀趙普其父戒曰汝毀元勳召禍匪輕不聽百計陷害普罷多遜相後事得白普復相多遜流竄朱崖

誅降戮服

兵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至于已降又從而誅戮之大

日殺降既不可今為將者視殺降尤甚寇至則殺人盈野寇退即斷彼殺者之首隱冒上功又或撲殺行旅洗掠村民充其級數此等慘毒受報不待言矣驗功者不直發罪亦同

經引

論語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書曰弗迓

克奔

善報高仁厚既破韓求十三寨皆降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者皆未食傳令運出資糧降者競炊得食然後焚之頌公仁德歡呼不絕後累世簪纓



○李愬雪夜入蔡州見吳元濟請罪三萬衆皆降愬不殺一人賊帳下厨廩廝役悉用其舊愬位極人臣子孫貴顯

○元廉希憲出師荆南下令軍中凡俘獲有殺者卽以故殺平民論罪後世享顯爵一弟六孫皆貴

○明徐達戰無不克令出不二財帛無所取婦女不一淫皂林之戰獲衆六萬不戮一人悉歸京師後封魏國公世襲

○元耶律楚材拜中書令舊制凡攻城對敵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

命克皆屠之汴梁將下楚材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復曰奇巧之工

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覆之將無所獲乃詔止時避兵居汴者

活百四十七萬人陰功大哉楚材又請赦天下囚徒時熒惑退舍

○元嚴實官尙書省從戴孫取彰德孫怒其反覆欲屠之實曰此舊

民偶爲所挾誅之何益戴從之一城俱活繼欲屠濮州實言百姓

未嘗敵我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不若留以供芻秣濮人免死者

數萬時大饑實命糜粥全活甚衆部卒有逃歸者後復獲實置不

問公卒奠者旬月不已封魯公子忠貞忠濟皆上大夫○旣降則

不可殺握兵符者當以斯篇作度人之慈航卽爲度已之津梁矣

惡報秦趙相距長平秦遮絕趙糧凡四十九日趙括計窮傳戲爲

惡報秦趙相距長平秦遮絕趙糧凡四十九日趙括計窮傳戲爲

東之等卒反周爲唐推功所自贈傑司空子孫世職

惡報陳後主時幸臣司馬申好排陷人一日卧尚書省忽有惡鳥集身啄其口吻流血死

○陶穀亦好陷害人死後塋昭覺寺忽雷雨大作劈開墓門震屍不知所在

凌孤逼寡

註孤寡最爲不幸矜恤不暇豈可凌逼乎世有險惡乘其無依百計騙害或侵占田產或爭奪家財或詭派差徭或恃勢恐嚇孤寡難堪無所控訴鬼神伺察代爲報應

經引

書曰不虐無告又曰不侮鰥寡

惡報昔劉君祥病將死一子幼謂弟君祺曰吾死子幼弟爲我扶養成立地下決不忘報君祥卒君祺設計逐此子盡得其產後五年其友張善祥遇君祥于途憂容可掬善祥問之荅曰吾子爲弟所害有書煩爲寄去戒勿復然善祥至家始悟其死以書付之君祺不信一日宴客忽大呼曰兄祥來也頓嘔血死

○吉水灘周杰占其孤姪地基造樓二間姪不敢爭惟焚香訴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忽大風雷移其樓于荒處空還地基不差尺寸杰跪基上不能言者七日後始言曰吾已知欺孤之罪矣越二



年竟惡疾死

○鞏固與富民周姓比隣周夫婦亡只遺一媪併十歲孫固置酒給  
媪曰爾孫單弱扶產自活非計曷盡鬻我我當養老撫孤媪喜立  
券價止償半固得券即逼他徙是夕夢周責曰汝謀我屋逐我孫  
我訴上帝明年爾闔門死固醒命方士禱謝夜半有怪聲自井中  
出旋遶其宅次年賊至鞏舉家殺死無一得免寇退周媪領孫復  
管舊業

○夫文王之仁先及無告孤寡可凌逼乎然世人多違太上明訓往  
往蹈凌逼故轍致膺天譴鑒此宜自悔悟

太上感應篇註解大全卷之一終

天部終

秦軍射殺趙卒四十萬盡降白起盡坑之僅遣少者二百四十六人歸趙秦王又欲伐趙白起諫不可王怒賜劍杜郵起憤曰我何罪至此良久曰我詐坑趙降卒四十萬是足以死遂自殺

○漢李廣為武帝將謂王朔曰漢擊匈奴皆廣力諸部校尉以軍功封者數十人廣終不得封豈吾相不當封耶朔曰將軍自念嘗有所恨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常反吾誘殺降者八百人獨恨此耳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將軍所以不侯也廣復北征失道遂自刎○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劫賊五百投順公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祀金陵疽發背命道士設醮禳令所親王琪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琪卒既而琪甦曰適到陰司王者責琪既為儒者乃敢代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琪曰皆居厚命意琪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鎖有二鬼持血一桶自頭澆灌居厚大呼左牽右掣其苦萬狀既甦復澆既澆復絕片時澆灌數次告琪曰子歸語夫人救我我只在此理會鄆州一事耳

**貶正排賢**

註正方正賢賢良放之遠方曰貶陷之失位曰排正人君子反加貶逐賢良有德力加排擠妨賢病國受報必慘

經引**大學秦誓曰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



善報房玄齡爲秦王記事所收人物輒置府幕引杜如晦爲兵曹參軍同心共政諸將有勇力智計者務與密結協力進忠登賢去不肖不欲令一物失所聞人善若已有絕媚忌使卑賤咸得以自盡後玄齡爵邢國公如晦蔡國公並爲唐元勳

○宋真宗時丁謂爲寇準所拔真宗遣言寇準李迪可大用謂忌之以朋黨誣準貶雷州司戶丁謂遣中使賫勅賜劍于準準神色自若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使不得已宣勅準得免後丁謂以擅移皇陵貶崖州道經雷州或以詩誚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謂至寇以蒸羊迎境上謂欲見寇寇不與見天道好還信然

○章惇蔡京用事元祐諸君子陷貶殆盡京猶未慊意命列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爲奸黨刻石殿門又自書大牌遍頌郡國長安石工王安民辭曰司馬公海內正人今謂之奸邪吾不忍刻也官欲加罪安民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至靖康中惇京俱竄死安民襲封子孫錄用

○狄仁傑相武后命舉尚書郎一人舉其子光嗣武后曰卿足以繼祈奚矣復薦張柬之爲相又薦姚崇桓彥範敬暉等皆爲名臣或謂之曰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仁傑已沒

